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七十四期

學

衡

桂辰村題

THE CRITICAL REVIEW

NO. 74

教育叢書

歐州新學校

實現之譯
一冊七角

想而富於實際經驗的教育家。本書乃其在歐的參觀記，內容凡十二章，每章記述一個學校。作者以銳利的目光，靈敏的手腕，將此十二校在教育所負的使命，所放的曙光，極明顯，極適當的表現出來。使讀者感到舊教育之不良，新光明之已臨，而作急起直追之想。

華本本是溫爾特加刺的創始者，他是有理

教育行政綱要

常導之著 二冊二元

本書分緒論、教育行政機關組織、學校系統、教職人員、視導制度、教育經費各卷，未附中小學之課程及教師分等制。每卷均充分析我國現制，次虛列各國狀況，末則就本國現制與各國狀況加以比較，從中發見所包合之原理及問題，並加以簡要之解釋。著者在本書內企圖將教育行政上所有重要法理、事實、及原理綜合貫通，使從事教育事業者，瞭然于教育行政問題之所在；及其解決所可遵循之途徑。內容取材及編製，力求便於高中師範科及大學教育科用作教本；兼供教育行政人員參考之用。

比較教育

全一冊一元

常導之編著

本書分論俄、意、奧、土耳其、丹麥、日本、瑞士、比利時、八國之最近教育狀況，多為不經見之材料。對於各國之教育行政機關組織，視導制度，中小學師範學校等各節，尤為注重。並附有各國教育行政系統圖，學校系統圖多幅；各國各種學校課程表及各項統計表，亦皆擇要列入。

小學普通教學法

謝恩皇編 一冊七角

本書分八章：(一)緒論，(二)教學思潮，(三)教學原理，(四)學習法則，(五)教授方法，(六)教材組織，(七)教室管理，(八)結論。舉凡教學上之重要材料，靡不搜羅，目的在介紹教學上應有之學識，引起學者研究教學技術之興趣；并指示其研究之途徑。曾經前江蘇省立第八師範，及中央大學，國立淮陰中學師範科作一度試用，成績極佳。為適供高中師範科，鄉村師範科，以及各種師範學校參考或教科之用。

中華書局發行

學
衡

THE CRITICAL REVIEW

學
衡

A Monthly Journal in Chinese

Devoted to Literature, Philosophy, History, and Art.

Mi Wu, Editor

Published by THE CRITICAL REVIEW ASSOCIATION
c/o Tsing-Hua-Yuan Post Office
Peking, China.

Printed and sold by THE CHUNG HWA BOOK CO.
Honan Road, Shanghai, China, and all its
Branches in the Provinces and Abroad.

Subscription Rates:—Single Copy, 30 cents (Chinese Currency); One Year (6 Issues), \$1.80. Postage Included

Advertisement Rates:—(See the Table elsewhere in the book).

THE CRITICAL REVIEW strives to perform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 (1) To interpret the spirit, and to systematise the materials, of Chinese culture
- (2) To introduce and assimilate the standard works and best ideas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 (3) To discus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ese life, thought and education, with a sound, intelligent and critical attitude.
- (4) To create a modern Chinese prose style, capable of expressing new ideas and sentiments, yet retaining the traditional usage and inherent beauty of the language.

Contents of The 74th Issue, March 1930.

FRONTPIECE ILLUSTRATIONS:— (1) "D. H. Lawrence;" (2) "Conan Doyle."

Louis J.-A. Mercier "W. C. Brownell and our Neo-Barbarism,"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Y. C. Chiao
Montgomery Belgion "Julien Benda: A Man of Ide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 Wu
Irving Babbitt "Benda and French Ide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 Wu
Pierre Lassere "Le destin de Bergso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Mi Wu
Wyndham Lewis "The Art of Being Ruled," Summarized by ...	Mi Wu
Wyndham Lewis "Time and Western Man," summarized by	Mi Wu
Discours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II) History	C. Y. Kuo
Shakespeare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etc.,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verse by	C. N. Hsu

ESSAYS, LETTERS, POEMS.

學衡第七十四期目錄

插畫

最近逝世之英國小說家 勞倫斯像 D. H. Lawrence (1885—1930)

最近逝世之英國小說家 柯南道爾像 Conan Doyle (1859—1930)

通論

布朗乃爾與美國之新野蠻主義

班達論智識階級之罪惡

白璧德論班達與法國思想

拉塞爾論柏格森之哲學

路易斯論治術

路易斯論西人與時間之觀念

述學

四部通講卷二

目錄

喬友忠譯

吳宓譯

張蔭麟譯

吳宓譯

吳宓譯

吳宓譯

郭倬瑩

一

文苑

文錄

與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者書(張爾田) 培風樓詩存自序(邵祖平) 敦煌劫餘錄序(陳寅恪) 馮著中國哲學史
審查報告(陳寅恪)

詩錄

庚午上巳日本榊禊集分韻得花字(李景莖) 舊曆歲除感賦(葉恭綽) 浣花曲(吳芳吉) 送培德中學第二班
諸生卒業(繆鉞) 春感(覃壽荪) 感懷二首(吳宓) 題陸丹林紅樹室時賢書畫集(陳三立)

譯詩

莎士比亞招隱詞(徐震堦譯) 擺倫晚歌曲(徐震堦譯) 靡雅感舊(徐震堦譯)

中國歷代生計政策批評

中國歷代生計政策批評

馬君武著 一冊 四角

本書將中國歷代國民生計政策自周代井田制度迄清代鐵路事業，逐一加以簡要之敘述與批評，為治中國經濟制度史與中國經濟思想史者必備之參考書。

工業政策綱要

▼黃通編
▼一冊 六角半

本書計分九章，三十餘節，行文簡潔，內容豐富。對於近代工業之本質，國家應採之政策；以及世界各國關於勞工之立法等等，無不廣為搜羅，甚合大專學校及專科學校政治經濟各系教科之用。

土地

問題

黃通編
一冊 四角

本書搜集中外對於土地問題之各種學說，附以中山先生平均地權辦法，簡賅編成。全書雖只數萬言，但於土地問題的意義、沿革、理論、政策等等，皆已概括無遺。閱者可知土地問題之梗概。

菲里波維著

馬君武譯

農業政策

一冊 八角

工業政策

一冊 一元

商業政策

二冊 各四角

交通政策

一冊 五角

收入及卹貧政策

一冊 八角

中華書局發行

社會科學叢書之一

社會學概論

本書分爲四篇：第一編爲緒論，於社會學之意義、地位、歷史以及研究社會學之困難與方法；而尤注重用科學方法研究社會學。第二編爲社會生活的基礎，分章說明社會生活之物質的、生物的、心理的與文化的四大基礎，使學者明瞭社會生活之造因出於多元，而非一元。第三編爲社會生活的形態，於社會生活與個人，社會制度，社會標準與控制，均詳加分析，使學者瞭解社會的生活構成之形態，乃集團重於個人。第四編爲社會生活的進化，於社會進化的階段與趨勢，社會進化與革命，均有扼要之衡論。全書取材宏富，立論精審，著者曾將原稿試教於大學及高中，均認爲社會學教科之善本；亦爲研究社會科學者必備之參考書也。

陳翊林著 一冊 七角

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

希爾麥著 全二冊 一元
周佛海譯

本書係周佛海先生譯自美國希爾麥氏的原著。全書於社會主義的理論及其在各國實際上的發展，敘述至爲扼要，批評亦極公允，係純粹談學理及事實之作，非普通宣傳書可比。欲明社會主義之真象及其過去之歷史者，殊有一讀之必要。

中華書局發行

社會問題總覽

李達 三冊 一元二角
周佛海 二冊 八角

社會學要旨

常乃惠 一冊 四角
孫官剛 一冊 三角

地 圖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教育部審定

最近增訂 中華民國大地圖

丁督憲 葛綏成編 彩印一大幅 一元二角
 是國採最新之調查、最詳之考本、係以公私各家之著述、審慎精核、各料精新、全圖彩色精印一大幅、欲瞭然於中華民國之形勢者、不可不懸諸座右也、

教育部審定

增訂 世界改造大地圖

丁督憲 葛綏成編 彩印一大幅 一元六角
 根據歷來各種條約、凡最近各國疆域之變更、悉經調查、繪列詳明、全圖彩色精印一大幅、附圖四幅、尤便檢查、為世界改造後唯一最新地圖、

新中華小學本國地圖

丁督憲 葛綏成編 彩印一冊 六角
 是國於中國行省、依照最新區劃、分別繪列、凡新成鐵路、新開商埠、以及各地名稱之改置、新設者、極為注重、又凡關於孫中山先生之遺蹟、或特附插圖、或註明地名、均資詳備、內容完備、彩色鮮明、翻閱簡便、洵為善本、

新中華小學世界地圖

編者丁督憲 重訂者葛綏成 彩印一冊 六角
 是國於世界形勢、分國繪列、凡最近各國疆域之變遷、地名之增改、悉據最新調查、分別編制、內容簡要明顯、極合小學高級地理教學之用、

小初適用 最新本國地圖

編製者葛綏成編 彩印一冊 一元六角
 本國分劃之單位、係就實際行政區域、以合自然形勢區域、俾一級之下、可得聯絡比較之便利、其中所列地名、凡於科上所需者、及最近行政區域上之新會、及將來之新建設者、無不應有盡有、一索即得、又重要都市及外交關係地、均附詳細插圖、洵為新時代的青少年所必備之地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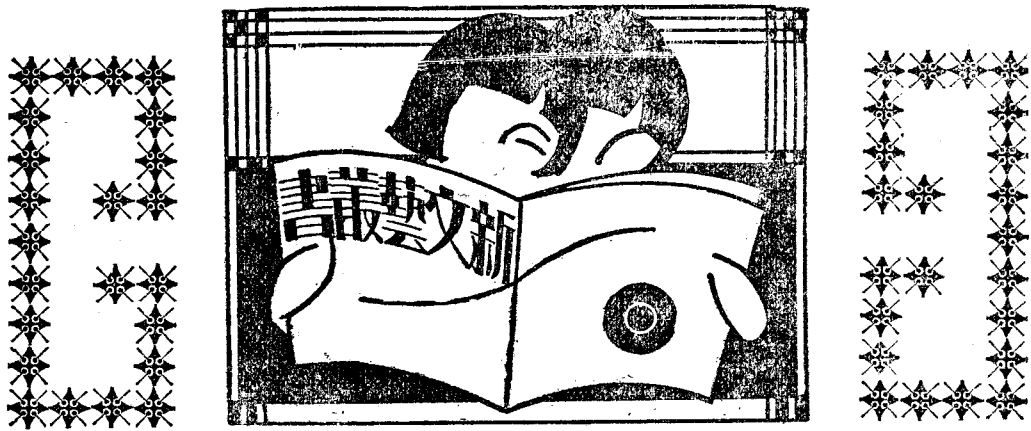
新中華中等本國地圖

丁督憲 葛綏成編 彩印一冊 一元四角
 本圖依照我國最近區劃、並參考東西各種最新圖籍繪、如孫中山先生之計畫畫港、以及各地名稱之改置、新設者、均詳、為繪列、他如鑛產鐵道邊防名勝以及國恥所存之地、尤三致意、繁簡適宜、彩色鮮明、洵為中等地理教學之善本、

新中華中等世界地圖

丁督憲 葛綏成編 彩印一冊 一元四角
 是國按照中等程度編制、凡世界形勢之遷移、各國疆域之變遷、概依據歐戰後以迄最近各種和約、並東西最新圖籍、編繪而成、內容精新、彩色鮮明、極合中等地理教學之用、

- 袖珍最新上海地圖 彩印布裱 八角
- 最新上海全埠地圖 彩印一幅 四角
- 南京最新地圖 彩印一幅 五角
- 杭州西湖全圖 彩印一幅 三角
- 最新北平全圖 彩印一幅 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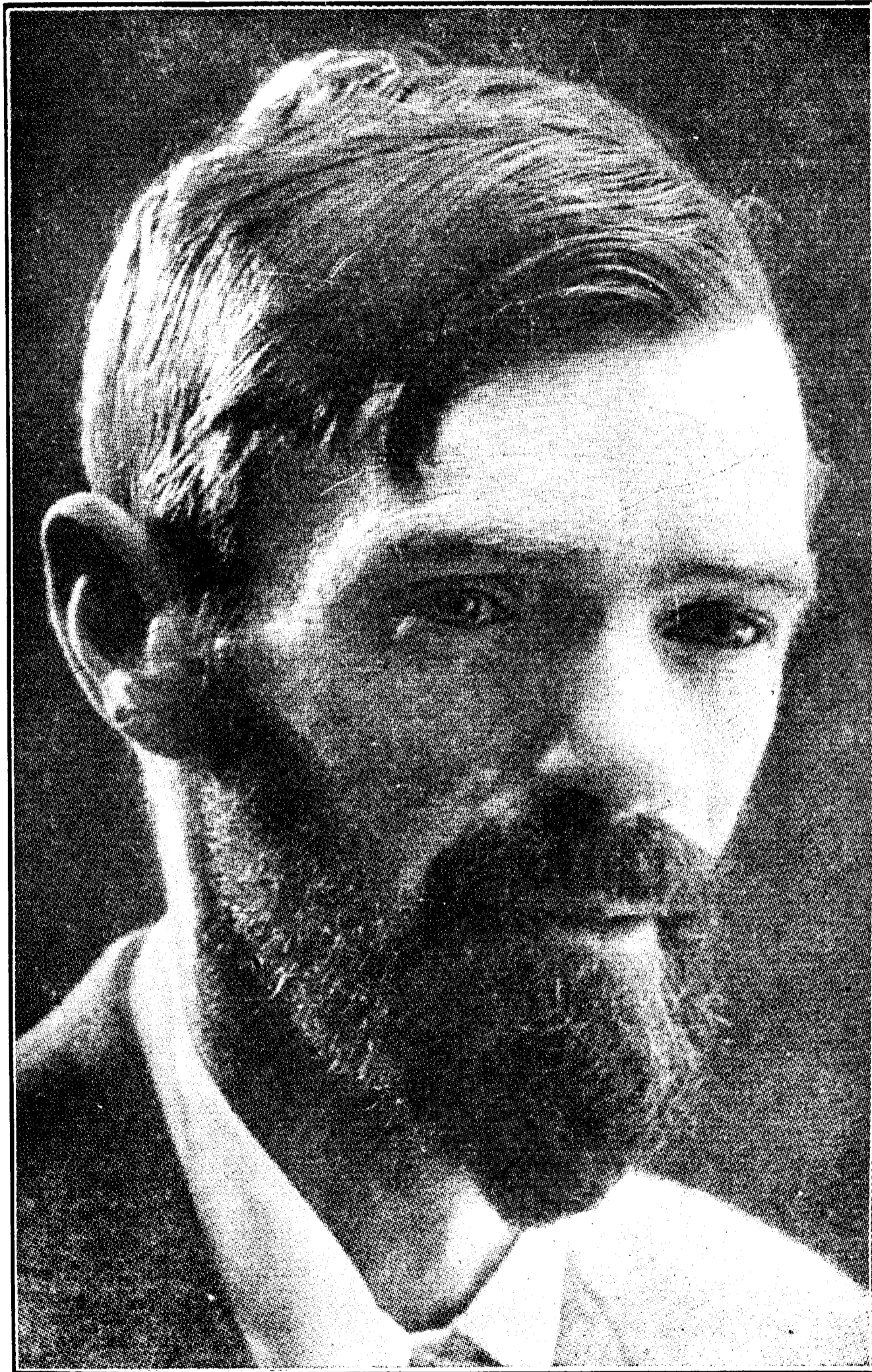


本叢書由
徐志摩先
生主編，所
選各稿，無
論譯述與
創作，均經
過徐先生
詳細的校
閱；取材嚴
格，文字優
美。其主旨
在供給一
般愛好文
藝的人們
一種良好
的讀物。

金 絲 籠	幻 醉 及 其 他	少 女 書 簡	一 個 女 人	口 供	休 息	珊 拿 的 邪 教 從	波 多 萊 爾 散 文 詩	輪 盤	一 幕 悲 劇 的 寫 實	結 婚 集	日 本 現 代 名 家 小 說 集	旅 店 及 其 他
陳楚淮著 一冊七角	謝冰季著 一冊七角	夏忠道著 一冊三角半	丁玲女士著 一冊三角半	郭子雄著 一冊三角半	王實味著 一冊二角半	王實味譯 一冊五角	邢鵬舉譯 一冊六角	徐志摩著 一冊六角	胡也頻著 一冊五角	梁實秋譯 一冊五角	查士元譯 第一輯五角 第二輯六角	沈從文著 一冊五角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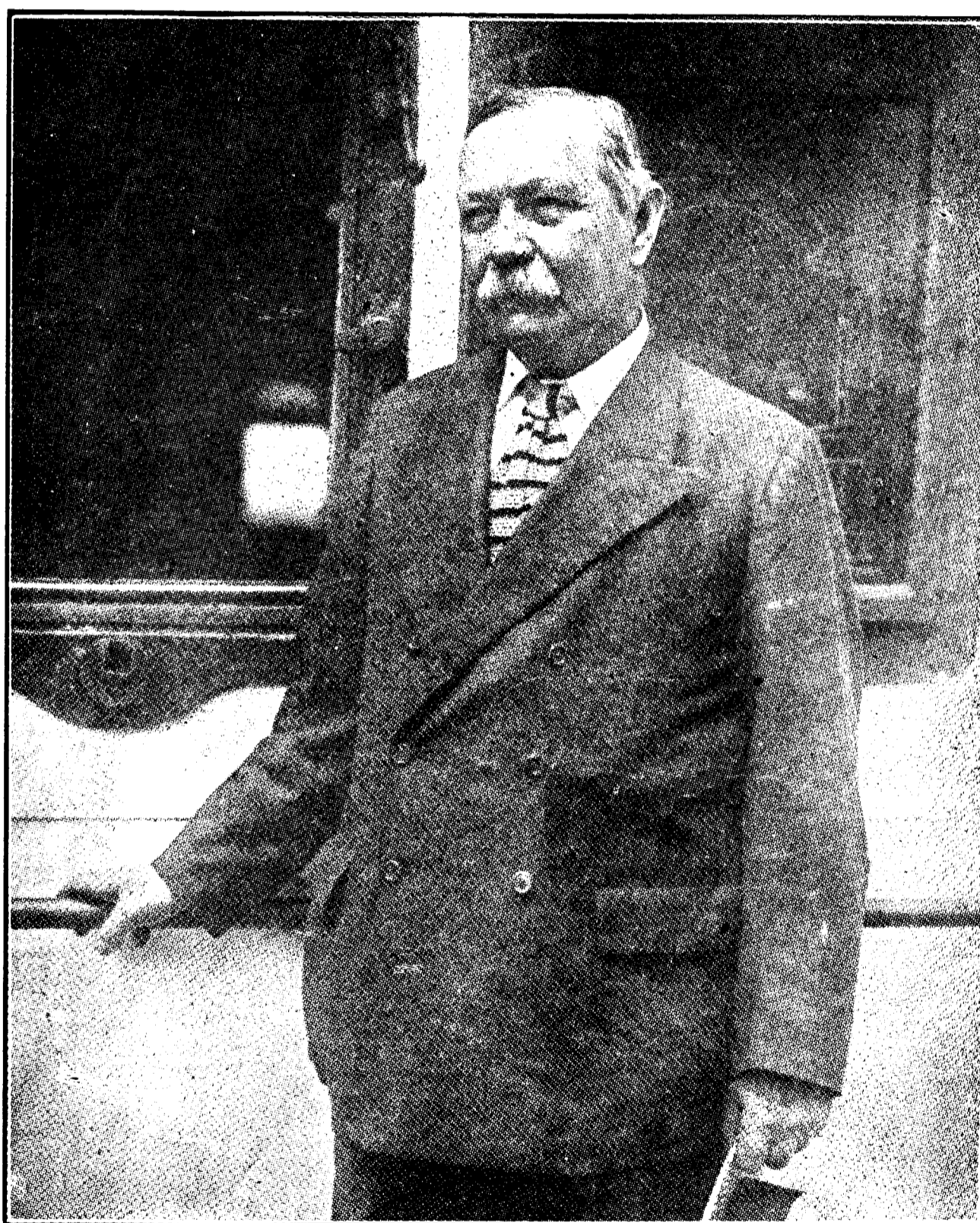
英國小說家勞倫斯像
一九三〇年三月三日逝世



(此像爲一九二九年所攝)

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



英國小說家
小柯南道爾像

一九三〇年七月七日逝世

Sir 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

通論

布朗乃爾與美國之新野蠻主義

喬友忠譯

按美國之新人文主義。近年勢力日大。推行益廣。本誌已迭有紀述。本篇作者馬西爾 Louis L. A. Mercier 君。法國人。任美國哈佛大學法文教授。距今約十年前。曾撰「白壁德之實踐人文主義」一文。載法國「星期雜誌」。以白壁德先生之學說。撮要陳述於法國人之前。譯文見本誌第十九期。一九二八年。馬西爾君又著「美國人文主義之運動」Le Mouvement Humaniste aux Etats-Unis 一書。將此運動爲詳細及其具體之介紹。該書所敘列美國人文主義之大師及此運動之領袖凡三人。(一)布朗乃爾 William Gary Brownell (1851-1929) 先生。(二)白壁德先生。(三)穆爾先生。該書之第一章題曰「獨立之人文主義者布朗乃爾及批評家之責任」。可與今篇互相發明。又譯布朗乃爾所撰「愛瑪生論」爲法文。入附錄中。乃馬西爾君之書甫出版。而布朗乃爾先生遽於去年溘逝。馬君遂以英文撰 W. C. Brownell and our Neo-Barbarism 一文。刊登美國「論壇」雜誌 (The Forum) 第八十一卷第六號。一九二九年六月份即茲所譯者是也。此篇可謂爲布朗乃爾先生之簡略評傳。餘俟另詳。編者識。

第一節

「當代文學批評家之巨擘已溘逝矣。」此華頓女士 Edith Wharton 最近論布朗乃爾之言也。碩學之士。必多同情女士之言。然布朗乃爾著述之要旨。則吾人尙未能盡領會也。

布朗乃爾生時。在斯克勒 (Charles Scribners) 書店潛心工作。凡四十餘年。卒時年七十七。幼年曾於愛

瑪生 (Ineson) 門下聽講。其論愛瑪生之言，適可形容其自身。「愛瑪生絕對屬於吾人，完全屬於吾人，彼縱非全體美國人之代表，至少亦表現美國人之特性。其他國家，決不能產生之。」布朗乃爾死前二年之中，與余通信十數次，此實余之大幸。信中所言，均與余所編「美國人文主義之運動」一書有關。余擬選彼之文，譯入此書，彼乃指定所著「愛瑪生論」命余譯之。

布朗乃爾篤信美國民治之將來。此實與愛瑪生極相關連。彼生平無時不與羣衆同情，然此決非與村俗蠻野卑瑣妥協之謂。亦猶愛瑪生此種同情，乃以其信仰爲基礎。布朗乃爾以思想之高超，得有其卓越之位置，實則有志上進之士，均能達此位置也。蓋謂凡人皆有爲聖賢之資，然聖賢決不同於凡人。編者註。

布朗乃爾承愛瑪生之說，繼而前進，探求美國理智生活之合理發展。美國與歐洲文化之一切遺傳關係，非恢復不可，否則必將陷於野蠻。而美國理智終不免幼稚。愛

布 朗 乃 爾 遺 像



W. C. Brownell

瑪生已將德國之理想主義 (German transcendentalism) 輸入美國。然彼之哲學，宗於直覺，無批評之精神。布朗乃爾則過此而前進。愛瑪生得直覺「純樸之質」，而其門人所得，乃其空幻之質。自亞里士多德點明直覺須經判斷以來，利用直覺範圍之廣，無有過於愛瑪生者。」是故布朗乃爾雖尊此名賢，然於愛瑪生之

過信直覺，則頗不謂然。

布朗乃爾生前未至德國留學，而至法國，誠爲幸事。法國文學批評之精神甚富，對於人性，則研究不已。最堪注目者，乃十九世紀法國之批評家，均爲理智生活之開山祖師，罕有能與對立者。而此種理智生活，包羅廣狹，又甚適中。無論希臘羅馬中世近世各傳說，彼等均知之甚審。人生態度，能爲人類採取者，或已爲人類所採取者，亦均在彼等經驗之中，故決無誤以退步爲進步之謬舉。彼等乃人類思想之可靠橋梁。布朗乃爾，即發現此橋梁，獻與美國。彼且不斷的利用之。彼吸收安諾德，同時亦吸收聖伯甫之學說及精神。

法國批評爲思想界之橋梁，而法國亦猶一橋梁。文化由地中海經此以達北方諸地，即歐洲歷史，亦可於此重新窺得其真象。布朗乃爾一八八〇年到法國時，即已認清此點。其所著「法國人之特性」(French Traits)一書，乃一深入法國人靈魂之研究，難得其匹。然此書之價值，尙不止此。其喚醒美國人自覺其歐洲遺傳之處，始其不朽之處也。

布朗乃爾認明一真實之社會，存於法國國民之間。一共同之性格，合此國民爲一體。一至高無上之權力，統轄之成一理想。此種權力，使個人與社會相融洽，團體精神得發展，真純友愛之情得滋生。蓋人人信仰相同，而又羣策羣力，以期與外在標準相合也。此共同標準，實由法國之中世，與其四百年中所受

羅馬文化之影響而產生了解個人國家以及人類生長之途程。布朗乃爾於此得其關鍵。吾人紛爭不已之一切問題，其癥結卽在此。無論其屬於美學社會道德宗教，試問人之本身以外，有無一定之標準。人類不能達此標準，能否滿足其生存之律。社會團體不能達此標準，能否盡其功用，使其生存合理。藝術表現不能達此標準，能否成爲表現美與真之適宜工具。凡此皆應深長思者也。

西方文化已往之發展卽採取外在標準之哲學。個人必依此標準衡其生活以期及於開化之塗。此乃歷史事實，無可爭論。古人暗中摸索，得此哲學，所歷甚苦。柏拉圖得之以直覺，亞里士多德得之以理智。而希伯來思想，使直覺發展，或真得一神之默示，或真得超越之心志，以爲其正義之標準。惟一來源，則更章而顯矣。此外在標準，或外在鵠的之哲學，自耶穌降世以後，益甚顯著。蓋凡人依神意盡其所能，卽能達到此標準或鵠的也。此種哲學，初以柏拉圖之學說組成之，繼以亞里士多德學說分析之。最後在羅馬帝國之行政組織中，立爲宗教。當古代之末與中世之始，天主教會中之主教，皆誠信不疑，認定此宗教乃遲候野蠻民族之來者。而其結果，遂構成所謂近世文化。卽希臘羅馬文化與耶教文化之集合體也。

法國爲歐洲西部之橋梁，既如斯確切，則研究法國歷史，卽可知其經過狀況。法國土地實乃三派思想會集之點。三派者：(一)曰地中海諸派哲學。(二)曰耶教建立外在標準以爲人類奮力卽達之目的。(

三) 曰北方野人未被征服之無政府個人主義佛蘭克(Kuno Francke)氏分析北方野人之性格描寫其克服羅馬時如何需要文化之陶鎔筆致極佳茲錄如下。

激動野人活動之最強外因似爲一種初民對強權之愛一種難以抑壓之生存慾一種奢望過甚之野心此至少可由其領袖中窺得之初民時期之編年史貪婪欺詐頑強之事滿紙充斥吾人讀此記載即可領悟此時人之普通性格個人絲毫不受社會之約束而人皆充滿獸性生命之力與獸性之感受性腦聰目敏毫無道德觀念任一時衝動所支配己身以外更無再高之理想至破壞之心則無時或已。

但組織完滿之耶教卒使此頑強之個人主義者承認外在標準而近世文化得以前進無阻克魯維(Olovis)王遇聖萊米(St. Remi)於萊姆斯(Rhems)遇聖吉尼維夫(St. Genevieve)於魯得西亞(Lutetia)塞納河(Seine)旁之一山上王不能克制身中諸慾然終悅服外在標準之哲學聖萊米以焚化所愛之請以試其志而王則俯首承諾且應聖吉尼維夫之請建修道院於山上。

布朗乃爾重新發現此承認標準得由野蠻進於文明之真蹟常人誤解黑暗時代之實況或將中世二字用之失當遂多不能窺得此中變化之真際者布朗乃爾分析其所發現意趣橫生以最精細之觀察力探得羅馬帝國與天主教會之雙重遺傳在法國國民性格上之影響法國國民早已具有共同性格而承認切於實用之共同標準復使之成一真正民治國家此標準之承認歷千百年之久使之成一有

機。社。會。而。一。共。同。之。潛。意。識。復。能。和。諧。表。現。之。法。國。社。會。固。有。等。級。之。分。然。耶。教。大。同。之。愛。與。國。人。之。合。作。精。神。使。諸。階。級。連。爲。一。體。農。民。工。匠。中。產。階。級。與。貴。族。均。一。致。承。認。聯。合。諸。階。級。爲。全。體。而。努。力。始。能。各。盡。職。責。自。中。世。之。初。法。國。國。基。卽。已。逐。漸。奠。定。法。國。革。命。與。俄。羅。斯。革。命。亦。不。相。同。乃。法。國。歷。史。久。遠。之。合。理。演。進。之。最。高。表。現。也。

布朗乃爾目中之法國到處均有輕快之表現，蓋其儀禮恭而不苛，其思想博而不迂，其情感富而不激，且嚴肅之中充滿理智也。簡言之，個人努力均以社會利益爲鵠的，而鑑別力佳，常識充足，又使個人與社會相趨一致，規矩與合宜之感，覺無人無之。此均承認標準約束個人，不致永爲野蠻而成開化人之良好影響。法國藝術輝映千古，布朗乃爾認爲卽此和諧生活之表現。至若巴黎之建築，配置合宜，斑駁陸離之中，見輝煌秀雅之致，尙不過其悅目奪魂之象徵耳。論法國此類事實者，以布朗乃爾所著「法國人之特性」一書爲最佳，鮮有能及之者也。

第二節

布朗乃爾既由歐洲歸國，居紐約，乃不禁一驚，社會之中，絕無接受外在標準者，共同本能，因而不能產生。巴黎社會每一階級，均如交響樂中之節段，互相連屬，而紐約社會，則人人相抵，追尋新奇，拒斥古舊，怪異之見解，每足動衆，離奇之思想，常受歡迎。布朗乃爾早於法國與英德兩國之間，窺見此種分別，此

乃極爲重要。彼曾有言：「信奉耶穌新教之人。去法國時。無論取道荷蘭英吉利或法國東北部。必能覺察法國與新教國家之間。有一最明顯之分別。此卽有無一致的社會本能是。」宗教改革所持奉之原則。乃個人對宗教標準之反抗。此實非出於偶然。蓋新教之興。可謂一種新哲學之興。禁止以標準加於個人者也。此均有歷史事實。可資憑證。宗教改革以前。由公共教會定標準。使個人遵守之。歐洲遂成一統一之耶教國家。宗教改革之後。歐洲四分五裂。各成獨立團體。此諸多團體。雖假宗教信仰力求統一。終以私人判斷。即思想自由之原則與離心之力過強。致每團體之信仰愈形分歧。莫衷一是。而布朗乃爾在一八八零年所召示吾人者。尙不過此種影響之未來勢力。今則反抗之風大熾。一切標準。無有不遭摧毀者矣。

幸哉。文藝復興。重起古學向心之力。否則反抗標準之普遍革命之起。必更早。文藝復興不但恢復古代之文章藝術。抑並恢復古代之抑制哲學。而誤認文藝復興爲重新解放人類者。至今尙不乏人。近世之人有種種成見。其結論乃甚奇。以爲中世「快樂之英格蘭」與快樂之法蘭西。均被威權所壓。伏致無生氣。實則卽以宗教論。耶教諸國中之精神生活。亦以中世爲最自由。近世所遠不及者。至藝術表現。則英雄神勇之詩。宮廷狂樂之曲。以及中等階級之詼諧劇。非但未遭抑壓。中世之創造力。實乃甚強。例如「薔薇豔史」中所寫大將 Lancelot 與王后 Guinevere 之愛。與愛神麾下之軍。倘見於文藝復興。

時代拉白雷 (Rabelais) 書中所描敘之塞雷瑪寺 (Abbaye de Thelème) 中，亦將爲寺中人目爲醜事矣。當時藝術雖已趨重理想，漸守古典之法，然宗教劇之富麗，峨特式建築之輝煌，中世之享受，仍極廣多。夫歐洲古典的標準，至孟德恩 (Montaigne) 以後始成立，而嚴肅之斯多噶主義之再興，後來合於英國清教及法國冉森教派 (Jansenism) 者，其爲時更遲，尙不論也。

然日耳曼宗教改革之原理，並非永存不朽。十七世紀之末，各派信徒紛爭不已，結果，英國之自然神教者 (Deists) 起，且以「自由思想」代「個人判斷」，此亦必然之勢。夫十八世紀之開明時代，又曰啟蒙運動，猶一野火。自然神教之徒，競奪取乃祖乃父所虔誦之聖經，投此火中。福祿特爾乃以冷酷之意，欣然大笑於其旁。由斯而後，此野火燃燒之勢，焰日烈，浪漫主義卒乃以文藝復興之標準，亦投入火中。科學時代，自謂理足，更以耶教最後辯辭亦納入焚之無餘。吾人至今猶錯怨歐戰，以爲各國之人忽視標準，致使目前西土文化淪於危境，乃歐戰之咎。此均不諳歷史真蹟而生之誤解。夫歐戰本身，乃耶教之統一破裂以後，不負責之個人主義而代之，以及國家主義囂張無度之自然結果也。是故欲明目前之大勢，非先知數世紀前之歷史真象不可矣。

布朗乃爾既由法國得此歷史真象，美國之病根遂瞭然可見。標準問題，乃目前之急切問題。布朗乃爾歐洲之遊，對於歐洲歷史得一實際觀察，因而確信除耶教標準外，他種標準均無歷史證其真價。惟此

耶。教。標。準。能。直。接。感。動。吾。人。意。志。能。使。北。方。野。人。知。有。文。化。理。想。高。超。如。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尚。不。能。拯。救。古。代。野。蠻。世。界。至。斯。多。噶。主。義。更。勿。論。矣。吾。人。既。將。耶。教。漸。次。拒。斥。吾。人。處。境。實。甚。危。險。因。人。乃。生。而。野。蠻。遺。傳。並。無。補。益。非。每。人。均。受。教。育。不。得。開。化。非。如。此。教。育。之。必。將。永。為。野。人。至。其。子。子。孫。孫。不。知。文。化。為。何。物。也。

第三節

是以標準之哲學必須於此時尋一新基礎。如其宗教基礎已傾陷其新古典的依憑已毀滅則此問題須由根本重新審察之。布朗乃爾於一九一七年著「標準論」(Standards)一書題名甚為切實其所探討即此問題。

雖然此時布朗乃爾已非孤立獨存。彼「自然派」之黨徒恆擊鼓揮斧以彼之名與其他學者相接連。布朗乃爾之心得實與此諸學者之心得相合。布朗乃爾本其「法國人之特性」欲求一挽回標準之方。深思不已。當此之時。白璧德(Irving Babbitt)與穆爾(Paul Elmer More)兩先生已將所集東西經驗著作成書。且指告世人欲求外在批評標準細察此所收集之經驗即可知外在標準歷史上早已有之。而反對之者殊為無稽也。

此諸學者與思想家已闡明真理乃客觀的真理在吾人身外且高於吾人。宇宙依定律而行動。然愛瑪

生之言則尤精到。謂宇宙之間有「人律」與「物律」存焉。超越物質之元素與選擇指導之能力。本爲人類所具有。且賴此以區別價值。定生活努力之方向。組織其生活。鑄造其環境。使與外在標準更相調諧。此卽宗教所斷爲神旨。而柏拉圖所期求之「概念」是也。夫人生乃一大探險。而目的卽在求此真理。默示已將神意之一部。啟示吾人。上帝願以彼之恩惠。使吾人心願與彼相合。凡此種種。吾人信之與否。並無關係。吾人之目的則永遠不變。卽不爲「暫時之衝動」所左右。具有「高於自身之理想」。以求「人律」與「物律」。

如斯宗教科學與人文主義。未嘗不可趨於一致。蓋三者乃殊途而同歸。均以求達到客觀真理也。須知三者之發現。乃相依爲用。有此發現。吾人始能得真自由。亦惟此發現。能使吾人真自由。蓋尋求標準。對於人類經驗誠意信服。不但無奴隸原則存於其間。且以解放爲原則也。愚昧之個人主義。與合作之精神分。吾人因永淪野蠻狀態之中。衰頹不振。常處於空幻虛構乖僻無理之境。

布朗乃爾之「標準論」小冊。研求今日刻不容緩之問題。與白璧德穆爾之著作相較。範圍實乃甚狹。然其書之見解甚高。又皆中肯。此書乃集全力於此問題之中心。就其最要部分下手。時代不同。風俗習慣固應不同。然事之重要者。乃分別習慣真理與客觀真理也。客觀真理。方爲永久價值之標準。例如國際交往。無一定之標準以防戰爭。則人類必將自相殘殺以至滅絕。此乃甚顯。吾人卽但求苟安不死。亦

不可無標準。因吾人倘屏除切於實用之舊有行爲，必不免有生活混亂與不負責之瘋狂狀態也。理性生活乃惟一之出路。實驗的行爲，必須受理智之判斷。

吾人卽不再期求上蒼以一倫理標準，默示吾人，而欲求沈淪下降，低於禽獸，亦必不可得。鮑德萊爾（Baudelaire）謂人之所以高於禽獸者，在其有犯罪之能力。此言甚是。蓋禽獸並無猥褻主義（Sadism），只於盲目之中，盡其天職。而人不但能逆其理性，且可悖其低下本能。吾人卽無具有組織之德行，仍必有具有規則之罪惡。不論吾人愛之惡之，吾人絕不能無標準。吾人所須研究者，乃此標準之原質，若何能使吾人享受人生，抑奴隸吾人，使之沉淪滅亡也。是以成立標準雖難，然吾人不可畏難而退。

第四節

標準如何始可成立乎？吾人所需要乃一完善之批評方法。此甚明顯。布朗乃爾已在其所著「批評論」[Criticism] 一九一四年出版中，答此問甚詳。「法國人之特性」出版以後，布朗乃爾因比較舊法國與新美國，深諳文化發達之歷程。其所著書均顯示其思想已成熟，而其學說已可於其所著「法國藝術論」[French Art] 一九一二年出版，「維多利亞時代之散文家」[Victorian Prose Masters] 一九〇一年出版，「美國之散文家」[American Prose Masters] 一九〇一年出版，諸書中，窺得端倪。「批評論」與「標準論」同，並非巨製。然對其欲解答之問題，所論均極精深。

欲在創作潮流之上，建立標準之「批評」與「評論」，決不相同。所謂評論，不過記錄創作潮流即足。批評則不可無判斷。何為判斷之對象？曰藝術家所欲表現者之價值及其表現之成功如何均為判斷之對象。批評家不可越此範圍。如藝術家所選之技術，彼即無權議論之。然此技術是否適宜，藝術家之表現是否如其心願，批評家均應加以審察。而對於藝術家之所召示，尤應本該藝術已經成立之價值，加以判斷。

職是之故，已往之傳說、普通史、社會史、各類藝術之審美學，以及過去之理想，批評家均應爛知而尤應具有一標準。此標準應何似乎？曰非個人之印象，非個人之嗜好，因其易出於一時之謬見，或竟無根據也。批評家之標準，乃所以判定個人印象及嗜好之是否正確，則其應高於個人印象與個人嗜好可知。此標準應合於理性而批評又須為理性考驗之應用。鑒賞與傳說、真寫實主義與偽寫實主義、虛幻與理想，均有分別。然惟理性方能辨識無誤。直覺能達更為高超之境，此固理性所承認，然理性決不放棄其分析直覺之權。直覺為永久不變之真理者，暗示歟，抑無規則之想像入於非非者歟，此理性所欲分辨之也。

健全之批評，由於理性之細心應用，故能確乎不拔。吾人今已有落入新野蠻主義之危險。健全之批評能拯救吾人出此險而重建標準。布朗乃爾默息七年之後，乃於一九二四年出其「作風之精神」。

The Genius of Style 一書以問世，亦使人趨於健全之作也。

個人、社會團體、以及藝術表現，所以異於野蠻混沌者，以其具有「作風」也。布芳 (Button) 曾有作風之定義，謂「作風即其人」。誤解此定義之人甚多，亟應匡正。實則作風之真義，正非其人。初民必須苦心經營，始得達於人境，獲得秩序。此秩序者，即建立「作風」之本。布芳另有一作風之定義，較為確切，謂作風乃「思想表現中所見之次序與節奏」。可知作風絕非個性之自然表現，乃和諧之智慧與和諧之意。志以形式加於內容之上者，作風乃組織之義。文章各部以全篇為主，使之成一調諧之單位。憑技巧及天才，均不能產生作風。非模倣各派名家之作，而苦心練習，不可也。

作風之抽象的特性，確能受個性之渲染。惟此乃「筆法」並非「作風」。新野蠻主義特徵之一，即將此兩者混而不分。而此混淆，遂使(1)普遍方面之次序及節奏所謂作風與(2)特殊方面之個人表現，二者常畸輕畸重，不得平衡。在此新情形之下，無拘無束之個性，可自由發露，至其思想及表現之有無次序，或勻稱與否，則置之不顧。於是村俗愚蠢之思想，則習見不怪。非法兇暴之行爲，則目爲普通。怪誕不經，違理悖性之事，與粗俗之物質主義，卑下無節制之自然發洩，相率而來。旋即朽腐衰敗，更不諧和之虛幻，遂油然而生焉。夫個人表現，欲得客觀價值，必先使自身確有表現之價值，且能適當表現之。惜乎今之新野蠻人，不知此也。

此所言並非破壞原則，用以沮抑天才者，實乃本諸人文標準，集天才而利用之。薛爾曼 (Stuart P. Shuman) 曾以布朗乃爾之名，置於「自然派」與「人文派」之間，以爲鈎聯二派之人。因布朗乃爾之著述，給予藝術一適當的進步公式故也。藝術家欲免陳舊雷同之病，非審知一切傳說，不可。只以機械方法利用傳說，又不可。因得力於傳說而滿足，必須視傳說猶資本，向之借取，不已。且以個人天才所生之直覺，加於其上。無論關於已往或現代，應使全體合於新時代之環境與要求也。如斯乃可由古舊之中，生無數新鮮可貴之作品。菲底亞斯 Phidias 丹那德羅 Donatello 與羅丹 Rodin 均如斯而成功。布朗乃爾卽以此法解決「古今學派」無窮之爭。青年作家，不但無見彼生畏之必要，且應對其高深之見解，予以相當之注意也。

第五節

布朗乃爾之理想，承受者方日見增加，而彼卽亡，未得目睹其盛。此蓋先知先覺之通運，發現新理，或以更深遠之眼光，重見古有之真理，欲其完全爲人承受，實乃大需時日。然先知先覺之工作，經時愈久，則愈新穎，是又並非杳無酬報矣。社會之拒斥，以至盲俗之誤解，均不能搖布朗乃爾之志。倘吾人能於布朗乃爾之末年，與之相處，則可對其清高恬靜之致，得一親切之了解。此實罕有之經驗。布朗乃爾曾苦心孤詣，自明其作風確有抽象過分，難以匡正之勢。蓋彼常極力欲將其深奧精微之思想，表達清晰，惟

恐不及，故而致此。然亦不屑自爲辯解。至布朗乃爾初未嘗以領袖自居。彼乃兢兢自持，對己之工作，不時表示謙讓之意。彌可敬也。

更可稱者，乃其通信之中，對於未來，篤信不疑。一種英氣勃勃，不可動搖之意態，充溢其間。布朗乃爾覺己之工作行將告終，然深知少年作者必將繼彼而起，希望無窮。薛爾曼離學者隱遁之生活而入新聞界，布朗乃爾引爲深憂，然亦表同情。布朗乃爾常謂今世作家天才雖富，然「皆主革命而不主進化」，故甚輕視之。然對薛爾曼之專作「有生氣之文」則亦頗贊許。彼以晚歲所著「美國民治之特性」Democratic Distinction in America 一書獻與薛爾曼，以紀其死，職是故也。而其對於美國民治之文化的將來，具有長遠之信仰，於此亦可得見。布朗乃爾之意，擬以此書作其身後遺言，今則已成事實矣。或謂布朗乃爾似太樂觀，彼對於眞純美國文化之發展，分析其進步要因，曾斷言曰：「吾國文學之平均基礎，雖因人種複雜，不能與他國比。吾國之文化成就，雖較他國爲低。然吾國之普通文化，其普及之程度，似較他國均高。證之各方，則將來必更爲普及，且有提高之希望。」然布朗乃爾之結論，終乃得一知音，卽法國學院 (French Academy) 之謝韋朗 (André Chevrillon) 是。此法國批評家，早卽認清布朗乃爾之價值。謝韋朗昔曾來美國，最近復來遊，相距已三十年。此次謝韋朗乃覺察「一種趨勢，向有機與和諧之途發展，趨向作風，乃其直接結果。美國最近建築，卽一實例。」此卓越之法國批評家，乃引用

布朗乃爾分析進步之言，以表達布朗乃爾之希望。生平之努力，已有成功，誠堪驚喜也。

或以美國人種複雜，難言道德精神之諧和，故未可樂觀者。然苟讀吾美國批評家之領袖布朗乃爾先生，於其天年將盡之時，苦心奮力，所著成最後之一書，亦當欣慰。書中謂吾一生所辛勤提倡之「和諧及向心力」，今在美國漸能戰勝彼新野蠻主義。又謂吾自遊法歸來，居於紐約，吾之惟一目的，即欲將在法國所得之理想，實現於美國。彼法國民族之精神統一，循久已發達而衆所共尊之標準，同向真美之途而趨。今日者，吾美國亦已漸進於此境，此實吾所深喜者也。

關於標準問題，布朗乃爾分析固已精細。然青年作家欲求範圍較廣之討論，及人類經驗與此問題有關者，則非研讀白璧德與穆爾兩先生之書，不可以。兩先生之學力較深，而其根據尤可憑也。雖然，由愛瑪生至現代，止布朗乃爾在美國文學史上，必自有其地位。薛爾曼曾明言，愛瑪生以後，追求光明之美國學者，必須求之於歐洲之安諾德、聖伯甫，但因（Taine）、羅斯金（Ruskin）、裴德（Pater）直至布朗乃爾，方可於本國有所取資也。美國篤信個人發展之可能，此原則乃使美國今日富強無比，世界各國之注意，因而集中美國。自昔日美國鄙處一隅，至今日美國為世界中心，此其間之進步，悉可於布朗乃爾之一身尋出線索。布朗乃爾得其信仰於愛瑪生，加以法國之遊，使其所信愈堅，且沈靜勇敢，終生努力，以求實現此信仰。布朗乃爾不但為美國文化努力，且以己身證明美國文化可進於精美。布朗乃爾

不但以優越之道教世人，且能以身作則。美國縱不免有其新野蠻人，然能產生如布朗乃爾者，寧非可喜之事耶。

最新銀行論

徐鈞溪著 一冊 七角

本書將歐洲大戰後，各國銀行及內容，各國發鈔制度之比較，言之極詳；并列舉各國銀行業務之例證，以爲吾國銀行之參照。內容豐富，條理分明，可供研究銀行學者之參考，亦可供大學及專門學校銀行學課本之用。

美國聯合準備銀行制度

童致楨譯

一冊 三角半

本書爲美國柯謀博士所著，對於美國舊制銀行之弊病，聯合準備救濟之方法；以及聯合準備制成立之原因，和組織之概況，敘述甚詳。譯筆文字簡明，條理清晰，爲研究吾國金融制度之參考善本。

各種簿記學

中華書局發行

新式銀行簿記及實務

楊汝梅著 一冊二元

銀行簿記之改革，日新月異。湖北楊汝梅先生，久主是科講席；並歷任財政審計各職，學識經驗，無待贅言。是書著萃東西最近出版之名著，參以吾國固有之習慣，搜羅豐富，井井有條，允稱善本。用作各學校簿記學及銀行學之參考書最宜。

新式商業簿記

楊汝梅編 一冊八角

是書將商業簿記之原理與方法，擷取精華，並與吾國社會事實融會貫通，多設例題使知實習及應用；敘述顯明，淺深有序，可爲研究會計學者入門之善本。

複式商業簿記

章祖源編 一冊七角

全書分二編：第一編爲總說。第二編爲複式簿記。要目如下：
 (一)簿記之意義及種類 (二)商業簿記 (三)複式原理
 (四)會計科目 (五)帳簿及記帳法 (六)結算
 (七)支票滙票期票 (八)特種會計科目

高級商業簿記

章傳中編 一冊一元

著者章傳中先生爲國民政府註冊會計師，主任上海浦東電氣公司會計，曾任江蘇公立商業專門學校暨中華商業學校商科教授有年；是書本其經驗；參酌我國商業實情，採用美國最新方式，編輯而成。全書分五編，專論複式簿記，由淺入深，學理新穎，方式詳備，用作高級中學及職業學校等教授簿記最宜。

班達論智識階級之罪惡

吳 宓譯

按法國著名文人班達氏 (Julien Benda) 於一九二八年春間著「智識階級之罪惡」(La Trahison des Clercs) 一書立論精奇震驚一時。書係巴黎 Grasset 書店出版。售價十二佛郎。其英文譯本出與丁頓君 (Richard Aldington) 之手。在英國出版者書名題曰「溺職之大者」(The Great Betrayal)。而在美國出版者則題曰「智識階級之罪惡」(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紐約 William Morrow 書店發行。定價美金二圓五角。此英譯本出版後。時在一九二八年冬。美國貝爾江君 (Montgomery Belton) 曾爲文評之。題曰「今世之一思想家」(A Man of Ideas)。登載紐約星期六文學評論 (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第五卷第十四期。述班達所著各書及其學說之大概。即今所譯者是也。白璧德先生亦有評論班達一文。並譯登本期。讀者可參閱。班達「智識階級之罪惡」書中大意謂昔日各國政治之施設。乃以政治之理想運用之。而今則純爲政治之感情所操縱。此種變遷固由積漸而來。然以入二十世紀後爲最著。感情奮張。則盲於事理。不察實情。於是從事政治者。所行專趨暴烈偏激。但以鼓吹宣傳。煽起各國各族各黨派各階級互相忌嫉仇恨之心。以求達其政治之目的。於是危機四伏。國際之戰爭。社會之騷亂。益不可免。推原其故。則所號稱智識階級之人士不能辭其責。蓋智識階級本以獨立自尊。擁護理性。研究學問。主張義理爲天職。而今之智識階級則多醉心實利。於是紛紛違反一己之理性。含棄其平日之所學。而發爲種種離奇謬妄之議論。以迎合當政者之心理。助者聳張目。彼利用人類之弱點。以感情操縱政治者。乃得取智識階級之學說及言論爲其行事之根據及辯護之資料。所謂智

識階級之罪惡者此也。若法國之哲學家柏格森、英國之詩人吉百齡、美國已故哲學家詹姆士等，皆在其列。爲今之計，智識階級亟宜反省，應專以虛空之義理及純粹之思想爲己事，勿再參與政治，勿多討論實際之問題，庶可免耳云云。

評此書者曰：班達君所觀察者，固是矣。而其所主張者，則非也。今使智識階級均束身自好，緘口無言，專心學問，不談實事，則政治社會之前途不更黑暗乎？不更完全沈溺於感情乎？此所謂因噎而廢食也。古今聖哲，莫不以政治與道德合一，莫不主張以理性運用政治，而莫不熱心行道救人治國濟世。政治固書生學者所有事也。惟是智識階級之主張，應本於一己之良心及理性，以是非真僞爲歸，而不以己身之成敗榮枯爲意。然後竭力推廣，希望己之學說理想能得實現，而決不可遷就一己，修改學說，以媚人而求容，或阿諛以圖利。此中界限及所趨之方向，固須明白劃分也。

班達氏又著「自誓」(Mon Premier Testament)一書，出版於一九一〇年，而讀者不多。近因「智識階級之罪惡」風行一時，巴黎「法國新評論」社，乃將「自誓」重印發售，定價六佛郎。班達生平立說之大旨，於此書中早已確定。大意謂：人世爲感情所宰制，而理性不足，重輕常人對於宗教及政治之主張，既不緣推理論證，更不計利害得失，只以感情之趨向爲依歸。特爲之者不自知耳。卽如法國人之虐待猶太種人，非由研究猶太人之性質及其國家之往史而覺其可憎厭，實緣常人之感情中必需有所嫉惡，姑以猶太人爲嫉惡之目標而已。是故凡政治上之信仰及行事，皆感情所使，非由理性。彼極端保守，主張復辟，以及極端趨新，主張革命者，同爲感情之奴隸也。至其所以致是，蓋由私人生活中常有不滿意之事，如婚姻配偶之失宜，金錢事業之虧折，名譽志願之阻挫，身體精神之衰弱等，皆足以刺激其感情，使之暴厲憤張，無所發洩，乃用之於政治中焉。試觀吾人日常與人相處

爲仇爲友相爭相愛。行爲飄忽。豈緣理性。嗚呼。吾今乃恍然大悟。而今後。吾不更望彼恨我者能以公平之心認識我之長處。亦不復憂彼愛我者懼蹈阿私之譏而遂不頌譽我至於溢量。蓋恨者自恨。愛者終愛。皆不求體察我之真相也。以上爲原書之上編。其下編分析各種感情足以支配人之行事主張者。如仇恨同情驕傲等等。班達氏新作之定義曰。「驕傲者。察見我與人之不同而所起之驚異之感情也。」其結論有云。由上所言。支配敵對之黨派及相反之政見者。乃同一之感情。初無二種。反對天主教會與反對猶太人。迷信基督教與迷信革命。服從軍閥之命令與服從教會之信條。汎愛民衆與仇視智識階級。提倡全民平等與鼓吹無政府主義。事雖相反。所以激動之情。則一。吾之揭明此理。初非於實際政治社會中某方面有所偏袒。或譏刺也。云云。

班達氏最近又著「永久之終極」(La Fin d'Éternel)一書。此篇未及敘述。容後另詳譯者識。

距今數月前。白璧德先生 Irving Tabbitt 發表一文。題曰批評家與美國之生活 The Critic and American Life 登載論壇雜誌 (Forum) 第七十九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二月出版。謂美國於浴盆之製造及衛生水管汽管之裝置。常能有所創造發明。使歐洲人咸來取法。而於文學及藝術之風尚及格調。則恆步歐洲人之後塵。新見於歐洲者。必經過五年乃至四十年之久。方能傳至美國云云。又曰「現今法國文學及批評思想中。有一極新之運動。雖尙未十分顯明。然其所主張。乃與十八世紀以來之主要思潮相反。而就某方面論之。直與文藝復興以來之主要思潮相反。而謀所以變革之解救。之此新運動。吾美人今尙未悉。不久或當聞知之也。」據白璧德先生所舉。此新運動之最著名人物凡五。(一)馬呂丹

Maintain (一)毛拉 Maurras (二)拉塞爾 Lasserre (四)塞里爾 Seillière (五)班達 Julien Benda

是也。按關於拉塞爾。所參閱本期「拉塞爾論柏格森之哲學」篇。餘人容後一一介紹。然則班達與其著作之重要。亦可知矣。

班達氏「智識階級之罪惡」一書。雖係虛空說理。又係忤時直言。乃出版後在法國大為風行。人爭取讀。迄今尙未滿一年。其英文譯本已出現於美國。可見班達之重要。實如白璧德先生之所推崇。而白璧德先生美國思想較法國落後五年乃至四十年之久之說。則殊嫌過刻。此次幸而言不中矣。雖然。班達氏今年六十有一。昔當一九一〇年。班達氏始著成其第一部書。名曰「自誓」*Mon Premier Testament* 為裴達 Charles Péguy 之書店所印售之禁書五十種之一。該書店設於巴黎城中國立大學路八號。頗有名。班達由是得以筆墨與世人相見。時班達氏思想業已成熟。前此不輕著作。至是一鳴驚人。他人為著作而勉求思想。彼則以具有思想故不得不從事著作。谿徑固異。彼頗以此自豪云。

使班達不得不深思而放言者。厥為十九世紀最末數年中法國之兩大事件。(一)為杜萊夫少尉 *Dreyfus* 審理受屈案。(二)為柏格森被選入法蘭西學會是也。班達氏贊成批評家 *Renouvier* 氏而反對柏格森之學說。班達氏與杜萊夫少尉同為猶太種人。因此案益感種族上法律待遇之不平等。遂斷定普通人之行事。不由理想。而由感情。其堅抱深信某種政治或宗教上之見解主張者。並非信其理之真。乃取其與己之情感適合而已。即如世人之卑視虐待猶太種人。豈緣歷史之研究或個人之經驗使彼

深知猶太人之爲卑劣耶。蓋因仇恨欺凌乃生人之本性。此類感情必須有發洩之機會。猶太人不過偶然相遭，遂作無辜之犧牲而已。是故思想非理性之結果，乃感情之產物。感情每欲藉理性以自圓其說。故專造作或攫取合於此種感情之思想。猶太人之到處見嫉，職是故耳。班達續謂現今所有之各種政治宗教思想，可視其與某種感情爲緣，而分爲三類：（一）第一類爲由於仇恨嫌疑者；（二）第二類爲由於驕傲心及佔有慾者；（三）第三類爲由於人心之好奇而喜變者。此三類皆班達所反對者也。

以上乃班達「自誓」書中之大旨。閱二年^{一九一一年}其所著「柏格森主義又曰動之哲學」Le Bergsonisme on Une Philosophie de la Mobilité 一書出版。其結論謂柏格森主義不外以嗜好爲理想，以感情代理智而已。前書謂一般世人以合於己之感情者尊爲理想，柏格森學說則將理想完全消滅，但留感情使其橫行而無忌。故此一般世人尤爲錯誤云。

班達氏次撰「柏格森主義之成功論」Sur le succès du Personnisme。細究柏格森之學說，何故爲法人崇拜歡迎，至於此極。其答案曰：蓋由今日法國之人，專尚感情，其他皆非所重故耳。歐戰甫畢，班達氏乃著「惡魔」Belphégor 一書，痛詆法國社會。指統治階級，即有學問而閒暇之人，非指一般人。美術標準之墮落，謂法國人士

既厭惡一切合乎理性者，又具有一種專喜神秘奇詭之感情，其實玩藝術作品，非爲求理智上之快樂，只求感情之激動與奮興而已。今之藝術家，競欲本其純粹之愛之藝術之心，競欲以其良知與同情來

直接表現事物之本真。謂藝術應與事物合為一體。藝術應攬得事物活動及生命之原理。不但藝術為然。即哲學科學^{生物}文學批評歷史等皆當如此。班達氏以為法國上流人士態度之驟變者。乃(1)由一般文化程度低降之故。(2)由今日文藝心智之事均操諸婦女之手。而婦女對於男性精神之態度。頓改昔常尊敬此精神。今則卑視之。所以有異云。按。男性精神指陽剛正直莊嚴偉大諸德。其源出於意志及理智。女性精神則以同情及了解為主。其源出於感情。法人 Jean

Carrière 會著一書名曰 Les Mauvais Maitres 一九二一年出版有英文譯本名 Degeneration in the Great French Masters 一九二二年出版。大意謂近百年中法國文學之衰降。即由男性精神衰而女性精神盛之故。與此處互相發明。可參閱。

「惡魔」Belphégor 一書出。甚受歡迎。熱心信從班達氏之說者。頗有其人。班達氏遂為今世著作思想界之一名人。其影響且及於外邦焉。伊略脫君 T. S. Eliot 美國人而久居英國。現為 The Monthly Orienton 雜誌總編輯。此乃今日以英文印行之雜誌中之最有

價值。不可不讀者。

謂班達君所言法國社會衰敗墮落之情形。英國正復相同。即美國亦不異。是蓋今日世界之

通病也。外國作者之受班達氏之影響最深者。莫如英人路易斯。其「西方人與時間之觀念」書中 閱參

本 固已言之不諱矣。

由上所述。可進窺班達氏悉心結撰之「智識階級之罪惡」一書之內容。此書之譯名易滋誤解。蓋所謂罪惡者。只不過責任未盡之意。而犯此過失者。亦非盡世之所謂智識階級。班達氏謂政治感情之偏激。今比昔日為甚。今日每一個人對其所隸屬之團體（種族階級國家）悉為宗教式之熱烈崇拜。實則妄視自己之感情為神聖耳。近頃政治感情表見於外之尤激烈者。舉例如下：(一)猶太人之國家主

義(一)柏格森主義(二)法西斯主義一譯義且事之尤關重要者每一個人對於其所隸屬之政治運動必以學理爲之解釋辯護或曰循進化之正途或曰由歷史之啟示其說不一各極動聽云次論政治之感情可分二種(甲)爲求得某種利益(乙)爲求滿足個人之虛榮心實乃各人自謀實在生存之欲望之兩方面耳故今日政治之感情趨於激烈同時則全人類皆欲爲自己求得實在或實際之生存異於無私心或玄學上之存在易言之即視本國本縣本階級爲神聖而不信有上帝(理想價值之結晶)之存在焉班達氏謂普通大多數俗人如工人如市民如帝王如宰相如政客等總之以此世中之事業利益爲重之人自昔常如斯固無足怪惟此外有所謂智識階級 *Intellectuels* 者焉不以實際之利益爲目的而由藝術科學或玄想中求得無上之快樂及安慰此智識階級昔亦有之而在距今約五十年前則歸蕩滅無存此階級所奉之旨訓可借取耶穌基督「我國不屬乎世」之言新約福音書第十章第三十六節以有此階級之故二千年來世人雖爲惡而尙能志於善對善事常加尊敬乃至十九世紀之末情形頓變所謂智識階級者乃亦不甘寂靜出而與世合汚同流周旋於政治之感情之中智識階級忽自拋棄其超離現世之種種理想價值此智識階級不能盡其責任之處此即智識階級之罪惡也

白璧德先生所以稱班達氏等人之見解主張「與十八世紀甚或文藝復興以來之主要潮流相反」者蓋以其注重超離現世之理想價值耳許穆(T. F. Hulme)氏於其 *Speculations* 書中謂中世之

人深信(1)有超乎人類之上之絕對的價值。(2)人性終非完美。此二者視爲事實。不視爲理想。至文藝復興而大變。衆共信(1)萬事無一定之標準。隨人而異。(2)價值均在現實世界中。外此無之。此二者亦均視爲事實。不視爲理想。至十八世紀而又變。有所謂「高貴之野蠻人」出。而人之欲望本能乃成爲評判一切之標準矣。附言者。白璧德先生似謂美國之理想均須取自法國者。予殊疑之。卽如超離現實世界之價值。英國唯實派哲學之復興運動實提倡之。而美國哈佛大學哲學教授 G. F. Moore 亦尙有學生熱心信從之者。故知此事不必專求之法國矣。白璧德先生所舉五人中。惟馬呂丹及班達二人攻詆文藝復興以來之思潮。餘三人則僅不贊成十八世紀以後之新說耳。馬呂丹崇奉聖妥瑪聖即亞規之學說。欲恢宏而重興之。班達則不以爲然。謂彼仍是太偏於特殊。謂欲求切實而分明。固仍是今人力圖實在生存之欲望之表現耳。班達謂馬呂丹君雖以存在與變化相對立。但僅以其新妥瑪派之一黨爲存在之代表。此猶號於衆曰「我等數人爲人。餘人皆猪狗耳。」不亦太一偏而狹隘乎。白璧德先生論究人文主義與人道主義之區別。至極明晰。班達之說與之相合。班達氏固係反對人道主義而提倡人文主義者。願以爲毛拉及拉塞爾二氏所倡之人文主義則不足取。以其不以超離現實世界之理想價值爲基礎(有若白璧德先生之所持)而反謂理想價值本來無有。不營私不求利者世無其人。祇可以威權壓抑一切管理一切。以圖世界之治理耳。此主張則班達氏與白璧德先生皆所不許者。

也。

此書譯筆極佳。雖小有缺略。不足爲病。惟原書所引論者多法國之著作。吾美國人皆不甚知曉。苟吾國有能細讀班達氏之書而融會貫通。於是自爲專書。述其大旨。爲美國人說法。則比之翻譯原書。裨益讀者當較大也。雖然。今之西洋。今之世界。文化精神之問題。同一而普遍。歐美彼此休戚相關。不能以此書原爲法國人士而作。遂乃漠視之也。班達氏書中曾論及詹姆斯杜威之實驗主義。惟在美國。其情形殊奇異。蓋近三十年中。理想知與實行行互易其地位。在昔年清教之教旨盛行全國之時。衆謂世人共知某事爲惡。則決無一人爲之者。其實絕非如此。常此惡者多乃自欺而僞善之說也。易言之。知之而不能行。理想高而實踐不能。上比理想是也。若今。則大相反。今日者。不但美國之人。皆明目張膽爲自私自利之行事。爲求貨利。於手段方法無所擇。且一種新道德口吻或論業已成立。逕謂凡此惡行爲均屬正當。不但行惡且且強說此乃害心蔑理之言。而人人奉行之。易言之。既不能行。又不能知。行爲卑劣。又強抑理想。使下降於卑劣以求。所謂知行合一。此則實驗主義之爲害也。是故歐洲與美國今日。其道德之墮落。風俗之敗壞。同而原因有異。在美國。則由於實驗主義之哲學。此層班達氏似未能詳確言之。故爲補充如右。按此處所

言情形。在中國亦同。而杜威一派實驗主義之哲學。在中國亦因提倡有人。盛爲流行。讀者試就此而深思細考。或可略知學術與人心風俗政治社會之關係。而不以曉曉辯究學說道理者。爲日爲無益之事。爲不愛國。爲不熱心世局乎。是則譯者之微意已。

史學叢書
國史通略

張震南著

一冊一元二角

本書上起太古，下迄現代，挾治繁要，綜為四事：曰政術，曰國際，曰生計，曰學術，仍以通史方法，按照時代將四事貫穿而成。總三十二章，敘述全部，為提綱挈領之說明，而隨事綴以精要之史實，一掃板重敘述之弊，可供國民通覽史事及學校教科之用。

陸王哲學辨微

胡哲敷著 一冊 六角

本書分八章：(一)導言(

- (二)陸王傳述，(三)陸王哲學源流(四)陸王宇宙觀，(五)陸王論心，(六)陸王論學，(七)陸王論工夫，(八)結論。於陸王哲學源委及時代背景，言之甚詳，為研究宋明哲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附年譜年表 修正再出版書

胡適序文 張孝若著述

四開一本厚冊 精裝三元 並裝二元四角

張季直先生為一代文豪，建設大家。傳記係創作之體例，發行以來，膾炙人口，在語體文中，別具作風。初版係在南通印刷，字句標點，均有錯誤。現經著者一一修正；并增入新發現之材料，凡季直先生之文件詩詞，均經摘錄入書，較之初版，益見精備。凡從事實業、教育、水利、及地方建設事業；或注意近代政治史實及崇拜季直先生者，皆宜人手一編，幸速惠購！

中華書局發行

白璧德論班達與法國思想

張蔭麟譯

按此篇乃白璧德先生所撰。原題曰 *Banda and French Ideas*。登載紐約星期六文學評論 (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第五卷第三十五期。以其列敘現今法國思想之各派極爲清晰。又可見白璧德先生新人文主義之大旨。故譯登之。參閱本期

識階級之
罪惡篇 編者識

現今法國文學蓋當非常紛亂之時。吾人苟欲於此混沌之情形中自尋條理。第一步或可區分法國作家爲兩派。其一派隸於近世運動。其一派則與之相反。此近世運動就其最重要之一方面而論。乃爲「初民主義的」(Primitivistic)。盧梭以其抑智力而揚本能之不自覺的助力。雖非倡初民主義之第一人。而實爲其最有勢力之一人也。

當代初民主義之對敵。其較著者當推塞里爾 (Ernest Sillière) 氏。彼著書多種。立說謂盧梭之性善主義。在理論上雖崇博愛。而實際上結果適流爲反理性之雄霸主義。又有毛拉 (Charles Maurras) 氏及法國動作報 (L'action Française) 一派。以盧梭主義爲法國故範之敵寇。而思欲恢復此古典的、天主教的正教的及君主國故範。一如其存在於路易第十四時代者焉。可注意者。彼等之崇尚古典主義及宗教。非爲其本身。實因此二者乃彼等所稱爲「完整國家主義」所必需之柱石也。復次。則有新經院派 (Neo-

-Scholasticists) 其中以馬呂丹 Jaques Maritain 氏爲最有才氣。此派與近世運動分道揚鑣，不僅自其對於十八世紀之觀念始，而自其對於文藝復興之觀念始。馬呂丹氏在其所著「三改革家」書中，對於路德、笛卡兒、與盧梭同施攻擊。蓋聖亞規那 (Thomas Aquinas) 「神學大全」而外，無足爲其精神之下礎所者矣。

最後，以種種根據反對近世運動者中，班達實爲最有趣之一人。在現今法國之思想戰爭中，彼爲一孤立之人物，彼不獨與近代運動抗，且與許多近代運動之敵人抗。彼以爲新經院派之性氣過於狹隘，一若惟己儕乃爲真「人」，而在其正統之外者悉爲狗彘焉。班達又發現毛拉氏之於理智，未免附以浪漫的原素，而以爲法國動作報一派所倡之「完整國家主義」未嘗符合真正之天主正教或古典精神。使盧梭復生，觀此情形，對於彼自承爲盧梭學說之反動者流，當可用愛瑪生 (Emerson) 言諷之曰：「當彼曹縱我飛時，我便是羽翼矣。」

班達之所最關心者，非舊式之初民主義運動，而爲最近三四十一年內之新式初民主義運動。彼所最反對者，爲此運動所取新形式之表現於柏格森哲學者。爲此學派之反智力的趨勢，爲其以精神的幻象眩世，而其本質上不過盧梭之非非想，而加以精飾耳。如是將幻想裝起，遂成爲「與萬物本體之神秘的結合」。班達舉其一例，見於 Edouard Le Roy

柏格森之子，並爲其法蘭西學院之繼位者。

著作中者如下。

差別已泯。名辭無復何等價值。恍聞自覺之源在神秘中湧起。有如活水。自苔鋪之幽洞。點滴暗流而不可見。吾已融化於成長（*Becoming*）之樂中。此身正付與一種歡欣。因吾已成爲流動不息之實在。吾不復知吾是見香、吸聲、或味色……矣。

此種觀點與當代法國號稱「超實在主義者」*Surrealists* 之一派（此派欲沒入理性而下之深處以求創造的活力）相關。而超實在主義者又與英美一班放任於「自覺之流」之作者，多相同之處。班達、尤、究、心、柏、格、森、主、義、在、法、國、雅、人、社、會、中、所、致、之、殃。此種社會其傳統上之功用，在維持閒暇之原理者也。婦女在此種社會中之影響恆極顯著。然亦有變異。在舊日法國社會中猶有閒暇之男子爲主倡之人，而婦女隨從之者。惟在今日工業社會中，男子漸專心於商務及賺錢之事。同時復有以助長女子之自信其視男子爲富於一種直覺之能力。此種直覺，即柏格森所尊於理智之上者也。因是女子漸輕視男性之觀點。而至少就美術及文學而論，男子亦大都承認女子之有此種優勝。班達之言曰：「予所知有某數人，皆爲大企業之首領，而傭工人以千數者。其企業改變許多實業界之全體，而換世界之面目者。其妻室及午始起，能於鋼琴奏幾闕蘇曼 *Schumann* 之曲。遂自視勝於丈夫萬萬。不獨妻意如此，彼其丈夫亦贊成此判斷唯唯。」若此之圖畫，不難於美國求一對偶。美國之男子，其沉迷於樂利之追求，視法國爲甚。且更樂於舉一切文明之標準（過去諸偉大文化所最注重者）附諸婦女之手。吾上引一段所從出之「惡魔」一書，雖繼續班達氏對於柏格森主義之攻擊，而其範圍則較廣。此書

所攻擊之主、重感情之趨勢。至晚可溯至十八世紀之「感傷主義者」(Sentimentalists)。例如葛德之當浮士德宣言「感是一切」之時，彼實一方面總括盧梭之要旨，一方面預示「當前的滿足之渴求」。

「後者即「惡魔」一書之論點也。此種渴求之影響使傳統之教範破滅。視初期之初民主義者爲尤甚。爲感覺及感情本身之故而趨求之。其結果可以桑達衍那之辭狀之曰「紅熱之反理性」。

班達爲猶太人。而以其所描寫之衰敗現象，歸咎於猶太人之影響。惟彼又謂猶太人有兩類。一爲在古代崇奉惡魔者。一爲崇奉耶和華者。前者之近例，彼舉柏格森。後者彼舉斯賓挪莎。復次，苟非歐西人之精神抵抗力大有減損，當不致如是深中猶太人之毒害。抵抗力減損之一因，班達以爲係「古典」研究之式微。由此或當推得一法，以衛教化階級，免使盲目降伏於感情。此法即提倡人文主義之教育是也。惟班達已無回復於人文的美德之希望。彼預料將來之情形當更劣於現在。只見反理性之無限進步。

然班達之預言或未免過於悲觀。班達對於感情的過度之分析之允當，衆已皆承認。是故「惡魔主義」一名，竟成爲法國之流行語。此實爲使人興望之偉兆。吾人可受班達之分析之益，而不必取其命定論。彼見乎種種信爲惡劣而不可抵抗之趨勢。有時頗流於痛惡人類。而此對於人類之痛惡，源於其理性者少而源於其感情者多。故批評家乃有於班達之著作中，發現「惡魔的」色彩者焉。

然就理論上言之。班達不獨始終一致。爲理性張目。且以蘇格拉底式之辯證法維護之。柏格森謂。吾人若欲逃脫機械主義而同時成爲生機的活動的。只有反求諸直覺。於是進而合直觀的。本能的。與理性而下的爲一。然班達反駁之曰。機械主義的人生觀所根據之理性之抽象範式。非其惟一之範式也。理性亦可爲直觀的。例如聖伯甫卽具直觀的理性。彼在其「月曜談」一書中論及作家之絕技。而以極端文采上之優美出之。此類之直覺。迥不同於柏格森之所謂理想的直覺行爲。卽雖雖啄破卵殼而出之類。

吾人固欽佩班達氏分辨之明澈。然試問但以任何意義之理性。與理性而下之直覺說及其說所生之惡魔主義對抗。便算充足否。依伯格森之說。法國哲學有兩種故範。其一主重直覺。源於巴斯喀爾（Pascal）其一主重理性。源於笛卡兒。柏格森自稱爲繼承巴斯喀爾之緒。不知班達視之何如。當巴斯喀爾離理智而訴諸於彼所稱爲「情感」「本能」或「心」者時。此諸名詞之意義是否與盧梭及感傷主義派以來所用者相同。吾人於此亦願聞班達之意見。實則此諸名詞乃指一種超理智之意志的性質。卽天志是也。自傳統宗教衰微以來。大受削弱者卽此意志的性質也。依巴斯喀爾之見。信仰爲更高之意志。所以嚴制自然人之三慾。何謂三慾。（一）智識慾（二）感情慾（三）權力慾是也。

自肅穆之耶穌教徒觀之。最譎詐之危機。厥由於智識慾。班達爲徹底唯智之人。自不覺此危機。更不至

陷入耶教徒之棄智絕學主義。彼蓋從未自質以鈕曼教長（Cardinal Newman）所視爲最根本之問題。「彼鏽蝕一切、崩解一切之理智能力。孰爲其面對面之讐敵以阻擋之而擊潰之耶。」至於感情之慾、則凡讀「惡魔」一書者當不致責班達防之不謹。彼在其近著「智識階級之罪惡」書中又指陳權力慾之若干近代的表现之危機。此書之卷頭語、用康德弟子 Renouvier 之言曰、「衆生受苦、乃由缺乏對於超經驗之真理之信仰。」吾之讀此、不禁問是否。僅訴。理性。即能獲得對於超經驗之真理之信仰。是否。真正之超經驗。須肯定一更高之意志。無論其取耶教或其他之形式。要之。班達立說之歸結。任何文化皆需要一班「教士」。

此所謂教士。乃指智識階級之優秀分子。包括思想家著作家及藝術家。

益及動物嗜欲之上之事服役。

在過去之時代及文化中、蓋曾有無數「教士」焉、忠於其高尚之職業、雖因之受凌辱及刑迫而不悔。然今日之「教士」輩已犯一賣身通敵之大罪。彼輩自身之性氣已成爲世俗化。其結果不惟不抵抗俗人之自私的情欲、反安而從之。彼已漸加入離心之勢力。加入造成人與人敵、階級與階級敵、且最後國與國敵之勢力。彼等特別獎勵一種國家主義。此主義除供惡魔借題放恣外、更刺激權力之欲求、而終造成類似塞里爾氏之反理性的雄霸主義。有如班達所描寫者。使彼教士輩而忠誠不叛、則彼等當不助長離異而奮起捍衛彼化除國界而擽人類於一共同中心之教範。班達預測教士叛道之結果、將

爲滅絕人類之爭戰，如動物之殘殺吞嚙。雖然，彼又承認另一可能性，將來人之洩其征服之狂欲，或不於他人而於物質界。彼將第二種可能性放大，頗有類於斯威夫脫 *Gulliver's Travels* 之言曰：

於是結合而爲一大軍隊，一大工廠……賤視任何自由而無利之活動。現實世界之外，不信有善者在……則人類之於物質的環境將獲得至大之管制力，而蘇格拉底及耶穌爲彼人類而死之事將爲歷史所笑。

班達之著作，就其大綱而論，可稱爲一近代人對於近代主義者之凌厲控狀。至少就此限度而論，彼拒絕與其他反動者聯合。苟不能顯示其主張之有建設性，其近代人之地位終必不能維持。而班達之最不饜人望者，即在建設方面。或難之曰：彼所懸想之「教士」過於高超。去人世太遠。雖然，冥想之生活自有其存在價值。尤有進者，彼亦未嘗不欲其教士之武力之偶及於世間法。

真正困難之所在，乃班達於其教士之武力所根據之主義與教範，未嘗予人以完備之觀念。冥想之生活，苟非爲「象牙之塔」內之退避，則當從事於某種努力。此又班達所未遑及者也。若以班達爲哲學家而論之，其弱點在不能確認理性而下之對敵，非僅爲理性而爲超理性者。而此超理性超經驗之原素，乃爲一種意志的性質。惟此意志的性質，足以單獨對抗諸慾（此中包括感情之慾，由於放任人之自然意志之結果者）。班達對於意志未嘗有充分之應付。此與其流於命定論及對於人類之厭惡有密切之關係。惟不以獨斷或神學之根據，而以心理學上根據，肯定更高意志者，其庶幾足以爲建設的。

近。世。人。乎。同。時。適。當。之。建。設。有。必。需。之。先。着。即。現。有。罪。惡。之。診。斷。吾。人。之。所。當。謝。班。達。者。即。在。此。即。在。其。爲。近。世。人。心。及。其。病。症。之。診。斷。家。吾。人。所。發。現。於。班。達。者。爲。敏。銳。之。分。析。合。以。誠。實。及。勇。敢。此。固。今。世。之。所。希。有。或。亦。任。何。世。之。所。罕。見。者。也。

拉塞爾論柏格森之哲學

吳 宓譯

拉塞爾 Pierre Lasserre 爲現今法國著名之文人。著述甚多。而以「法國浪漫主義」Le Romanisme Français (1907) 等書爲最重要。蓋氏於二十餘年前。卽極言浪漫主義之流弊。詆斥盧梭甚力。在今日已爲衆口之常談。在當時則爲異俗之創見也。拉塞爾氏近頃撰一文。題曰柏格森之運命 (L' destin de Bergson) 載登「法國文學新聞」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茲譯之如左。此篇可與本期英人路易斯論柏格森者合看也。譯者識。

二十世紀開幕之十五年中。世人莫不盛道柏格森之哲學。柏格森像見本誌第三十八期插畫「生力」élan vital「創化」l' evolution creatrice 等名詞騰於衆口。亦猶十七世紀之喜言笛卡兒之哲學。常用渦動之微體 (tourbillons) 靈火 (esprits animaux) 等名詞而不求甚解也。其時之名媛貴婦尤好言渦動之微體。此乃由論理分析及機械力學推衍而出。細密艱深。若輩固亦不解。但覺此精妙而渺茫之新名詞新學說。滋可喜耳。柏格森之「生力」原係玄學上之名詞。而今之智識界之婦女。震驚其名。日日言「生力」。恐於玄學亦未深造也。然而「生力」「生力」以柏格森氏設詞之妙。文筆之工。又孰能不信其說乎。不特婦女爲然。今之文學家、藝術家、道德學家。甚至神學家、政治家、軍事家。亦莫不爲「生力」之說所迷惑。於其思想製作。均主頓悟。而不屑用深思密察循序漸進之舊工夫。以「生活」(La Vie) 爲標準。爲

原動力。輕視慎重之籌思及理智之批判。輕視經驗及觀察。輕視一切舊說成法。而惟趨從「生活」之所召示。按生活之說。則舊有之規矩悉當破除。凡哲學家所謂已有之價值均不承認。蓋柏格森曾云創造新物。永永不休。是乃生活之特性也。由是而種種便宜之學說。遂生。無論在何方面均贊許一種昏亂輕剽之行事。大性臨事而御。奸謀而成之義。使知識及理性均大受損。又由是而文人及著作家以思想新穎及自由表現爲口實。於結構及技術絲毫不下工夫。論者以此種種均歸罪於柏格森。雖不無過當之處。而言非無據也。

此事實顯而易見。生存之作者不必言。卽如已故之 Peabody 及 Sorel 二氏。皆極端信仰柏格森之學說。雖不能謂爲茫乎不解。然以二氏才性之美。其著作中推崇柏格森之處。乃多疵瑕。反而害之。以其多屬感情作用而欠節制。文筆雖尙矜鍊。而於思想及立意。則惟以「譽之至於極地」爲能事。至謂「生力」之說如是之美。固無須以平常之邏輯步勘證之也云云。然此豈其師謂柏格森所教者乎。柏格森潛心十餘載。著書乃成。精勤籌備。至爲費力。今讀其書。逐字逐句。皆可見其苦思精心。慘澹經營。下至意旨之連絡。詞語之表達。無不求其明顯正確。位置得宜。是可知柏格森之弟子。率爾著作之法。去其師遠矣。雖然。若輩所闡「生力」之說。又豈其師之所教者乎。

柏格森固以「生力」爲第一原則。爲諸種生活之創製者。然此原則。非柏格森以一己活動之能力所獨

創。乃由發見一種障礙。於是竭力攻擊之。窮治之。卒乃戰勝之。苟無此障礙。則柏格森活動之能力亦將消失而無所成功也。此障礙者何。物質是已。「生力」與混沌之物質相遇相衝。乃能灼之使熱。驅之使動。又以一己所含之思想範之成形。嗣後彼物質之動作（即此思想之表現）受其限制焉。惟此種物質之改變。並非處處成功。其所造之程度有深有淺。大率視自然之阻力大小如何而定。「生力」之進於物質而瀰漫充塞之程度不同。以此不同。故所造之生物亦有高下之等差。由極下等植物進至最上為人類。彼「生力」既與混沌之物質衝擊搏戰。驅除無窮之障礙。略得成功。於是經驗漸增。遂益專注其力量於較高等之物質。視為難敵者。而就吾人今日知識所及者言之。則彼「生力」最高之思想最大。成功。厥為人類。蓋以智慧論。人為萬物之靈。故為生物之首長也。是故凡百生物之中。惟人之智慧最高。惟人自保其生命之能力最大。能驅役自然以為己用。又能在各方面進步不息。而在創造之際。亦惟人為最艱難。為最耗費。「生力」所成結果有失原意。而以逐漸積累之經驗始成勉強成此者也。昔者拉辛（Racine）既受巴魯（Boileau）之教。最美妙之詩句。即讀之最覺其圓轉流利者。作出乃實最難。「生力」之創造亦猶是耳。按國內讀者可參讀張東蓀譯柏格森之「進化論」商務印書館出版。

是故柏格森之行事與其學說。均未教人以率爾成事。任性性之所趨而為之也。世謂柏格森主「直覺」之說。用此直覺。則人類所能知之最深最貴之真理。可以一種神秘之啟示。忽然發現。忽然領悟。豈不妙

哉。又謂直覺既與思慮相反。故最不用思慮工夫之人。亦最多憑直覺而得真理之希望云云。然而柏格森氏之意。則大異於是。蓋柏格森氏所尊重之直覺。乃辛苦爲學及思慮之結果。及報酬決難不勞而獲。惟已潛心細究各種已有之問題。事物而按定法思慮推考者。始能有頓悟之望。非所語於常人。譬猶植物潛生土中。吸收肥料。爲日已久。一旦開花結果。美麗動人。其所由來者漸矣。

按明心見性。原係格物致知之結果。相連並存。而不能廢。

程朱陸王。門戶紛爭。如此判決。一語得真。今古東西學說流弊。有同慨也。

爲柏格森真正之學說之榮光計。吾人今者亟應剷除時世流行之僞柏格森學說。卽喧騰衆口。飾以詞藻（柏格森氏自身亦常犯此病）奉爲神奇。自欺欺人。而未能了解其中所含之科學思想者是也。今之愚夫及妄自尊大者流。動謂柏格森之學說業已風靡全世。吾人則曰未也。從今去僞崇真。則柏格森學說始有推行之望耳。近頃一般人於柏格森學說不更信口雌黃。而研究柏格森學說之少數人士似皆具研究之資格。此實好現象。前此之浮囂閎動。不足道也。

柏格森之著作（尙有數種已見出版預告吾人惟拭目俟之）已列於古今大哲家之林。夫取柏格森書中之各細節。而詳爲評論。採柏格森自身所用之分析方法。而佐之以今日所未能預窺之實際及發見。此事雖有待於異日。而在人類思想史上。柏格森終必占一位置。則決無可疑者。此本篇之大旨也。上文所詆斥之宣傳柏格森之學者。失於一偏。吾人今者亦不當陷於他一偏。而評判過嚴也。柏格森心

中所最注意者。非虛空之玄學問題。非超乎實際使衆人畏難却沮之辯論方法問題。蓋柏格森視玄學論理與人生最重大之問題了無關係。所謂人生最重大之問題者。如(1)人類之起原。(2)人類最終之運命(假設人類有其終極)及(3)人死後之情況等是也。此類問題非柏格森氏所樂於研究。彼之所願治者乃較小較狹之專門問題。如(1)意識中之已知條件。(2)記憶之性質及作用。(3)身與心之關係。(4)由有機體至能羣之動物之進化等是耳。柏格森於其所樂治之問題。均能言之深中肯綮。且明顯確切。其銳利之分析。似已直指吾人心性源頭深處。柏格森於此類專門事項。所以曉示吾人者。至爲精詳。如謂人之記憶中之材料。決不能悉存於人之腦中是也。吾人頗欲由此等事項進而推繹心性道德之要理。斯爲吾人所最痛切關心而欲得知之者。顧柏格森氏以其證明忠實之態度。則逕止而弗爲也。證明忠實之態度。乃柏格森氏所以見信於人之處。氏亦自知之也。柏格森氏可謂毫無執拗之偏見。其推求真理。一以事物之梗概及現象之網絡爲指歸。氏非理論家。氏乃描敘實況而能直指深處者。讀其書者。謂柏格森氏關於某點某件之敘述。亦有失真或勉強之處。然於外此各部分則皆信之無疑也。讀柏格森書所得之最大益處。卽能開拓吾人之心胸是也。柏格森氏初不造成一種思想系統。氏謂凡哲學系統均屬錯誤。古之大哲學家。如笛卡兒及萊布尼慈之流。其造爲哲學系統。皆欲舉其所得之一部分之實證之真理。以概全體。使成爲真理之大結構。萬事萬物悉鈎連布置於其中。此烏可爲。

徒見其心勞日拙耳。是故武斷派與懷疑派並屬錯誤。其間無所高下。不容抉擇。觀柏格森一己之態度。乃教人中立於此二者之間。保持心性之自由。容納各種之影響。不肯故步自封。亦不肯強勉造成一定之德性而以此自見也。

柏格森之哲學中。尚有一點。苟非其方法之嚴密與言詞之明顯。則此點意旨不清。將成爲聚訟紛紜之地。此爲何。卽世人常謂柏格森氏重興「精神主義」是也。「精神主義」一字意思主爲模糊晦昧。凡真正之哲學家。悉不喜道此名詞。今舍其詞而質言其義。則可曰。宇宙人生有諸多之現象。召示吾人。使吾人確信。世間有超過人生而擴展個人之運命。使底於無限者。此可名之爲精神之實證。所惜實驗派之哲學及康德派之批判。亦已毀壞此精神之實證。其爲害不減於武斷派及客觀之哲學也。然苟細究吾人最高尚而又自然之行事之動機及最高貴之情感。則人各能於一己之心性中發見上帝之存在。此吾所深信而不疑者也。此種內心靈機之啟示。乃柏格森哲學中所未具者。故可謂柏格森之哲學爲未來哲學在人心發見上帝者之預備。譬之以鑰啟閫。宣洩河水。能使今後精確而靈智之玄學成其大功。俾不必返於前古。不必依託舊說。而人類仍可沐上帝之眞惠而成其高尚之德性。苟能及此。則柏格森之哲學亦未始無益於人世也。

路易斯論治術

吳 宓述

英國文學批評家兼小說家溫丹穆路易斯 W. Y. W. Lewis 於一九二六年著一書曰「治術」(The Art of Being Ruled) 係 Harpers 書店出版。倫敦 Chatto & Windus 書店代售。定價十八先令。又於一九二七年著一書曰「西人與時間之觀念」(Time and Western Man) 倫敦 Chatto & Windus 書店出版。定價二十一先令。路易斯尙著有小說 The Wild Body 及關於莎士比亞之研究及 The Lion and the Fox 等。茲暫不論及。一書體大思精。論究近今西洋之政治社會生活及哲學思想。綜括各種事象道理。而爲精密深刻之分析。獨具隻眼。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故其書出。震動一時。評議紛起。立成爲當世最重要之著作。顧吾國人知之者尙鮮。吾國人今欲改良百度。舉措得宜。則不可不多讀書。對於西洋。亦應知古知今。而欲通知現今之西洋。則非僅恃翻閱供人消遣娛樂之雜誌或搜集專門事項之統計報告章程等所可奏功。必當多讀深思密察。見解精到。論究社會生活政治文化之根本精神之書。如茲所舉者是。蓋吾國人於西洋之歷史能詳知者已不多。而近頃西洋思想生活之變化尤速且驟。十年之間。全異故轍。苟不精詳考察。但以昔視今。則有時在國內盛炫以爲新奇佳妙者。在西洋已成過去。而歷經修正改良矣。今國人喜以時代之落伍者及思想陳腐譏人。且倡言打倒。然究之孰爲時代之不落伍者及何種思想乃非陳腐。則當審辨。吾人愚見以爲。

多。讀。精。要。之。書。籍。力。求。廣。博。之。知。識。實。爲。今。日。吾。國。人。士。之。第。一。要。務。而。若。路。易。斯。所。著。二。書。則。斷。乎。在。應。讀。之。列。也。

路。易。斯。之。第。一。書「治。術」分。析。近。今。西。洋。政。治。社。會。之。組。織。其。第。二。書「西。人。與。時。間。之。觀。念」則。論。究。現。今。流。行。之。哲。學。及。思。想。二。書。互。相。關。連。而。其。所。用。之。方。法。亦。相。同。即。搜。集。目。前。所。見。之。各。種。事。物。現。象。而。究。其。實。在。之。意。義。終。乃。以。一。貫。之。原。理。解。釋。之。此。種。方。法。之。長。處。在。能。使。紛。紜。淆。雜。之。事。象。頓。成。明。晰。其。間。有。理。路。可。尋。關。係。可。求。而。提。要。鉤。元。從。大。處。着。眼。於。是。思。想。潮。流。之。真。正。趨。勢。時。代。之。大。癥。結。各。種。問。題。解。決。之。要。着。均。由。是。獲。得。焉。此。種。方。法。之。短。處。在。其。結。論。終。不。免。偏。於。武。斷。而。人。事。過。繁。世。界。甚。大。今。來。歸。納。綜。合。以。一。種。公。式。一。種。原。理。解。釋。一。切。涵。蓋。一。切。實。屬。勉。強。即。使。大。處。不。誤。亦。多。削。足。適。履。之。嫌。況。若。強。詞。奪。理。而。爲。之。則。由。任。何。之。一。點。立。說。皆。可。解。釋。全。世。之。事。象。烏。見。其。必。有。當。耶。是。故。此。種。方。法。利。弊。維。均。而。一。書。之。價。值。終。繫。乎。作。者。之。知。識。與。辨。析。工。夫。爲。如。何。今。路。易。斯。之。二。書。吾。人。認。爲。大。體。不。誤。堪。資。啟。發。以。下。不。更。着。吾。人。之。意。見。但。撮。述。二。書。之。內。容。待。讀。者。自。下。評。判。可。耳。本。篇。述「治。術」餘。一。書。於。次。篇。述。之。

「治。術」一。書。之。內。容。略。謂。政。治。之。基。礎。在。於。威。權。威。權。與。自。由。實。相。維。相。輔。以。統。治。者。具。有。威。權。乃。能。保。障。被。治。者。相。當。之。自。由。

此。所。謂。統。治。被。治。與。君。主。民。主。政。體。無。關。民。主。政。府。亦。係。統。治。者。也。

昔。之。政。治。以。個。人。爲。本。位。而。注。重。人。格。之。觀。念。

卽統治者之才德威望。被治者之禍福苦樂權利義務。爲政治設施之標準也。迨十八世紀中盧梭等人以其學說倡。而政治之根本觀念大變。積漸以成今日之現象。蓋自科學發達。人多夢想未來之黃金世界。謂進步爲可期。以變革爲能事。故自十八世紀以迄今日。政治之根本觀念爲「革命」。在此革命政治。觀念之下。個人廢人格。滅而以虛空之人類全體奉爲標幟。人道博愛平等之說。盛倡而權利義務之界限漸不明。蓋所謂全體人類者。本爲空洞模糊之物。徒存諸想象中而已。今乃奉爲偶像而尊祀之。其實在之結果。徒使每一個人成爲不足重輕。其才德功業受種種限制摧抑。充平等之說。將使人類日趨於下。以求彼此相同。而威權之說。統治之道。無人敢言矣。昔人崇拜英雄。崇拜偉人。以才德超羣爲尙。今人則恥爲英雄。不敢爲偉人。以才德資望不出於衆爲榮。昔人勉爲「大人」。今人求爲「小人」。爲大人縱或有功於社會及文明。而其實苦爲小人。則雖只謀一己之利益及舒適。而其事固樂。故今日可謂爲小人時代。普通人皆願爲小人。實則皆藏身衆中以圖其私利。願爲被治者而不願爲統治之人。卽有具功名野心。願爲偉人或領袖者。亦力自掩飾。矯襲小人之言談衣飾動作。貌若不屑。而暗地行事。無取明目張膽。開誠布公。願自負責任而爲真正之偉人領袖者。此統治之術之所以不能講。而世局之久亂也。

此種崇拜「小人」之心理。實普及於一般社會。而於各種風俗習尚。衣飾中均可表見之。茲但舉一例。

今人因崇拜小人故進而崇拜小兒。學爲幼稚。文學中則歌頌小兒之天真。教育中則注重小兒之自由。如斯坦因女士 Gertrude Stein 之流。其作詩作文。則故做效小兒談話呢喃其詞而意思斷續迂迴不清之神態及語法。以此享大名。又如新式婦女。剪髮作男裝。實則做效小兒之裝束。常見年逾四十之婦人。亦作十四五歲少女之粧扮。又如電影中賈波林 (Charlie Chaplin) 之受世人如此歡迎。亦以其身體短小。形貌本類小兒。而又扮演詼諧激鬧之事。無知頑童之行爲。適合於衆人之心理耳。此外凡事亦皆以小爲尙云。

革命心理與崇拜「小人」之心理合而爲一。其結果乃引起社會中之各種鬪爭。衆人不究心於統治之術。謀各箇人與全體之幸福。而但無的放矢。呼號擾攘。爲各部分各階級各團體各黨派間之紛爭。久而不息。此誠世事之大可哀者也。蓋世人常以爲強者肆威。弱者受欺。於是競起推倒威權。援助弱者。而社會遂因之基礎搖動而秩序紊亂。就事論事。亦盡非弱者之利焉。於是(1)有種與種之爭。(2)有國與國之爭。此不必論矣。(3)有階級鬪爭。不但爲勞工與資本家之爭。不但爲貧與富之爭。且爲無產階級之爭。其爭無極。其亂彌甚。甚至(4)家庭中且有男女之爭。卽所謂婦女運動是也。婦女運動亦爲今世政治現象之一部。蓋男女性本不同。男大女小。男強女弱。男以力。女以美。男主智。女主情。在家庭政治中。男夙爲統治者。而女爲被治者。近今潮流所向。婦女運動自不可免。男女夫婦之間。成爲敵國。其實婦

女運動倡自男子。其始也。一部分男子。本戀愛崇拜之心。以義俠公正爲尙。遂起而倡導女權。迨其後。相爭既烈。男固苦而女亦不樂。或謂男女間之自然關係。有非此運動所可破壞者。彼美麗可愛之女子。必常受男子之親依崇拜。不知世有所謂婦女運動。彼熱心婦女運動者。蓋皆婚姻不得意。或欲嫁不能。或本身不適於配偶之競爭者也。今以婦女運動之結果。視男子若仇讎。以不嫁爲主義。於是男女之關係益漓。而異日不得配偶之女子。將較今更多。統計報告。實爲可驚。此種運動。獎勵之而利用之者。實大有人在。彼資本家之陰險者。由是可得女工女員。所需薪金。備值較男工爲少。故以金錢津貼報館。而鼓吹此舉。正猶美國資本家之贊成禁酒。乃望其工廠中之工人。每日作事較多。獲利較豐。故寧甘以汽車香烟酬獎。不飲酒之工人。而實則利用之也。世事複雜。未可以其浮表妄爲推斷。此其一例耳。總之。即使無婦女運動。而以近世生活之急迫。人事之繁忙。工業制度之推廣。男女夫婦之間。亦不得不常相分離。各自作事。決不能再如昔日之朝夕聚處。煦沫偃依。喁喁情話。婦女運動徒爲之推波助瀾。益使男女分。愛情衰。家庭破。而大多數之婦女。反以自苦耳。社會中其他鬪爭。皆有類是者。鬪爭決非改良社會。增進幸福之正道。而鬪爭之所以日多者。則革命哲學與崇拜小人心理爲之也。

此外又有(5)打倒智識階級之運動。以彼有智識之人士。在昔亦爲威權之所寄也。然而真有智識之人士。必崇尚真理。而堅持思想自由。自言其所見。不畏不怯。不媚世。不苟同。故最不宜於結黨。三五友朋。

猶難合爲實際之團體。況階級耶。故世間本無所謂智識階級。倡言打倒實屬多事。然而有智識之人士。允宜受社會之崇拜。而不當受其鄙夷。彼有智識之人士。亦當自愛自尊。而不必學爲鄉愿。強謂人曰「我並無智識。」是自放棄其權利與責任也。

由上所言。欲促世界之改良。謀人羣之福利。今社會中之各種鬪爭運動。實屬南轅北轍。而欲圖良善政治之實現。則首當樹立威權之觀念。有威權乃有政治。藉威權以得自由。而此威權必寄託於一國中智識最高之人士。使爲實際上之統治者。作者此處所言。乃一極平正之理想。類乎昔之所謂賢人政治。至若意大利西斯黨。以一黨專政。又非皆才德優秀之人。決非作者所主張者。讀者幸

明辨昔 Sorel 著書。謂凡革命皆爲思想革命。又謂凡革命皆有二時期。在其前期。則有種種激烈之動作及改革。一切騷亂。至其次期。則衆心厭倦。但望安居樂業。而革命領袖亦自知一偏主張之不可行。過度希望之不能達。於是盡棄之。轉而爲實事求是之政治。按部就班之改革。見解迥異於前。而結果乃或勝之云云。今者世界之革命時代亦已長且久矣。思想轉變。此其樞機。勿更忻慕小人。勿更蔑視威權。認明政治之真諦。而尊崇各種價值。則世界之前途庶有豸乎。

以上撮述「治術」一書之內容。未必切當。讀者可取觀原書。又路易斯君自言。此二書分析歐西社會生活思想。僅係敘述現狀。譬猶醫生之脈案。尙非藥方。至其一己之信仰及主張。應俟另著專書。詳爲論列。

云。書中屢引莊子齊物論。而以莊子寫作 Wang Yang Ming 亦一小疵也。

路易斯論西人與時間之觀念

吳 宓述

茲述路易斯所著第二書「西人與時間之觀念」之內容如下。

試考究近今西洋流行之哲學及其文化之各方面。則可見其中所注重之事實及一貫之原理。厥爲時間之觀念。此時間之觀念瀰漫一切。支配一切。無人不受其影響。無事不受其影響。所謂現今時代之精神。實卽時間之觀念而已。由是觀察立論。思過半矣。

時間乃與空間對待而言。大率（1）注重空間之觀念者。主靜。主定。主一。主絕對。主整。主精詳之分析。主認明事物之關係。主形式與結構。主澄明之理性與堅定之意志。主價值之分等與保存。主積累。主建設。主重視現今而根據歷史。其終極之印象爲實在而切近。而（2）注重時間之觀念者。主動。主變。主多。主相對。主雜。主浮泛之歸納。主窮溯先後之遞嬗。主變遷與進化。主激蕩之感情與冥漠之想象。主潮流之方向與速率。主改革。主破壞。主蔑斥現今而夢想未來。其終極之印象爲虛幻而昏迷。此其大較也。每一個人之性行。及一時代中主要之趨勢。有偏於（1）者。有偏於（2）者。若近今之西洋。則注重時間之觀念。其中大多數人皆受時間觀念之影響。故以變遷爲哲學。以革命爲政治。以進化論及相對論爲科學。以創造新奇及摹倣兒童爲文學。以未來派等爲藝術。以改革及進步爲信仰。以「生活」「動作」爲口頭

禪。以擴張及發展爲職志。以無限爲終極。其重視時間。觀念之甚。不但事。事。賤。視。前。古。而。尊。仰。未。來。且。常。以。去。來。今。三。者。混。於。一。處。淆。亂。而。不。可。分。連。續。而。不。得。斷。迴。旋。而。不。能。定。如。乘。氣。球。方。向。都。失。如。夢。黃。梁。久。暫。莫。辨。蓋。時。間。觀。念。之。於。西。人。直。如。醇。酒。與。麻。藥。飲。服。過。多。而。中。其。害。深。矣。

更細論此書之內容。則分上下二卷。上卷敘述現今社會生活文化藝術之各種事實現象。甚爲詳備。以明此種種新奇謬妄之風尚及運動。均爲過於注重時間。觀念之結果。下卷評論現今流行之時間哲學。細爲推勘。以正其缺失。最主要者爲柏格森 Bergson 亞歷山大 B. Alexander 惠德海 A. N. Whirthead 等數人。而相對論家愛因斯坦與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亦附見焉。上卷題曰「愚蠢之革命家」(The Revolutionary Simpleton)。下卷題曰「時間哲學之分析」。上卷爲普通人而作。下卷則爲專門學術性質。上卷羅列事實。下卷辨析思想。茲分述之。

上卷。謂。今。日。乃。革。命。時。代。人。人。講。革。命。事。事。須。革。命。昔。之。革。命。限。於。政。權。之。轉。移。爲。一。時。不。得。已。之。舉。今。之。革。命。則。普。遍。而。永。久。革。命。已。成。爲。最。時。髦。之。風。尚。及。最。正。當。之。事。業。人。心。之。陷。溺。於。革。命。者。已。深。由。今。以。往。革。命。將。無。已。時。高。尙。之。理。想。價。值。及。真。正。之。自。由。民。治。咸。有。傾。覆。之。憂。社。會。中。人。莫。不。自。命。爲。某。一。事。之。革。命。家。而。究。其。所。提。倡。所。實。行。者。極。不。合。理。且。非。必。要。不。過。趨。從。風。氣。肆。言。變。革。而。已。故。今。日。社。會。中。之。普。通。人。均。可。加。以「愚蠢之革命家」之徽號。此名稱指全體之人而言。非專指奔走政治者也。

若窮究此種風氣之起。原則由於所謂時間哲學。今世流行之學術思想皆以是爲本。愛因斯坦之信徒 Moszkowski 氏嘗著書謂「今世政治中之絕對主義統法權在上而集中既經推翻。相對主義自必應之而起。爲支配宇宙人生之通則。愛因斯坦之相對論。不過此通則之見於數學物理學者耳。Max Planck 氏之能子論 (Quantum Theory) 亦然。柏格森之時間哲學亦符此例。柏格森之直覺與愛因斯坦之發見無殊。蓋皆受時勢潮流之驅使而不自知也」云云。是故今世事之大不幸者。卽所謂純粹玄虛之思想家及學者。亦皆受政治之影響太深。此等人雖自號爲哲學家或科學家杜威羅素一流皆是。然其心智乃爲實際的及應用的。以其製造臆息。裝訂書籍。改良衛生。經營投資之心理。來治學術思想。因之其所倡之學術思想。遂多一偏而失真。物理數學猶且如此。他何論焉。

此時間哲學對於實際生活之影響。厥爲使人人成爲時間之奴隸。趨從風氣。惟恐稍遲。驚新好奇。惟恐不力。夫衣飾服用求合於時尚。可也。今則學術思想事業無不求合時尚。不信有良心。不知有真理。其極乃如中風走狂。捕風捉影。惴惴焉慮以落後見譏。亦可憐哉。

時間觀念中於社會之第一徵象。卽衆皆喜言浪漫生活是也。夫昔之所謂浪漫事業者。英雄兒女而已。易言之。戰爭與戀愛而已。今人既不崇拜英雄。又解放婦女。摧殘愛情。且處此分工定制。印板生活之工業社會之中。更安得有浪漫之可言。然今世之男女老少。乃皆以浪漫自詡。半效時髦。半屬自欺。苟細

究之則(1)大多數人姝姝焉。習見今之電影小說藝術教育宣傳廣告等等不以爲忤而悅之喜之。以極平凡醜惡者認爲奇美。而自得其所謂浪漫。(2)少數人夢想昔日封建貴族社會之文藝生活而今已不可復睹者。以虛幻非真爲浪漫。由是推之。柏格森不承認有去來今之連續。而另倡所謂心理上之時間。觀久暫之感而乃虛幻而違反實在。故可稱之爲浪漫哲學。噫嘻。此柏格森之所以爲今人所重歟。時間觀念中於社會之第一徵象。卽廣告術之盛行是也。今之廣告術不僅用於商業。凡事無不藉廣告與宣傳之助。廣告之秘訣及效用。在以無爲有。以假爲真。以虛爲實。自廣告術盛行。而價值與標準盡失。是非優劣莫能辨矣。美國詹姆士 Wm James 所倡之實驗主義之哲學。謂凡事以功用爲斷。我信以爲有則有。我信以爲真則真。此說實廣告術之基礎。而與郭威 (Dr. Emile Coue) 博士之催眠術絲毫無異者也。又柏格森之變之哲學。推重每一剎那間之感覺。而不承認有絕對普遍之價值。亦爲廣告術推波助瀾。蓋既不認時間爲連續的。而以感覺興奮爲尙。於是普通人之生活乃只顧目前。今日不計明日。無全局之眼光。無思想評判之能力。近今廣告之術日精。而文學藝術教育等等益成腐敗庸劣矣。時間觀念中於社會之第二徵象。卽以羣衆爲藝術之標準是也。歷來思想及藝術上之發明創造。悉皆少數天才之事業。且皆離羣獨處冥心孤行者之所爲。今則不然。既以趨時爲能。遂又以從衆爲尙。於是藝術大受其害。蓋衆人之智識賞鑒必不高。使藝術之標準日低。一也。所謂羣衆者本屬渺茫。猾黠者

善用廣告術。遂得託名羣衆。二也。將文學藝術分爲若干派別主義。於作者之作品不加審察。逕武斷歸納之於某派某主義。因是攻訐之或崇奉之。而作者苟不加入一派。或標明某主義。附屬於一旗幟之下。藉其援引。則雖創爲極精之作。亦不能見知於世。三也。

時間觀念中於社會之第(四)徵象。卽崇尚古昔原始社會之生活文化藝術是也。蓋今人既不承認時間爲有定。蔑視歷史。又一意好奇趨新求變。不知世事有窮。乃至變無可變。今之所謂新者古亦有之。其結果。彼自謂革新者實乃復古。初不自覺。但以別異於近今之文明社會爲目的。則惟有返於古之猿猴野蠻。舍此無他途矣。名曰進步。其實退化。今之所謂最新最上之某事某物者。實皆猿猴野蠻時代之舊俗耳。如噍殺蟲厲之音樂 (Jazz) 白話自由詩及方言俗語之引入文學。皆是也。

時間觀念中於社會之第(五)徵象。卽崇拜兒童是也。此與上條崇拜古昔原始社會實爲一事。就政治言。家庭中兒童之暴恣乃推倒父權之表徵。固革命家所最歡迎者。彼電影明星賈波林之大成功。亦由其身材矮小。善效頑童。而得婦女觀衆之同情也。其在文學。則有如斯坦因女士 (Gertrude Stein) 之作文方法。迂迴繚繞。意思晦昧不清。蓋意在摹倣無知小兒說話不清喃喃學語之神態句法。一若此兒有事往奔訴於其母。而言之急遽無緒者。又其散文中常多叶韻而類似詩句之處。亦摹倣小兒無意識歌唱之習慣也。若魯思女士 (Anita Loos) 則係步武斯坦因女士而能大售其術者。斯坦因女士趨

時之念過重。其書中時間之關係反致甚不清晰。讀者只覺其材料堆積凝滯。毫無生氣。此外今時有名之小說家。若(1)愛爾蘭之 James Joyce 氏。其 Ulysses 一書。乃寫維多利亞時代之生活。將各種零星雜亂之材料。如日記賬目。電車票。牙粉。包紙之類。堆聚一處。而人物之行事極少。又若(2)已故法國著名小說家 Marcel Proust 氏。其作小說之法。務搜索過去之情勢。而與現今了無關係。皆同此術。是故作者缺乏正確之時間觀念。亦由受時間哲學之影響過重而然也。

綜上所言。今日西洋譯述者按中國現今亦同。社會文化各種情形。乃源於科學哲學中時間觀念而成。於大規模之工業製造。惟有二種現象。尙須揭明者。(i)革命思想雖瀰漫於社會。然篤信而實行。主持而操縱之者。仍爲極少數人。彼真正之大多數人。不能了解。偶爾附和。亦無成心。問其本意。毋寧偏於保守。此亦自然之理也。(ii)所謂此極少數人者。多係擁有資產。甚或爲百萬之富豪。豐衣美食。安居樂業。固今日重財拜金之社會中之得意人也。乃此輩偏喜效法昔之窮困潦倒。放縱委靡之文人及藝術家之行爲。而倡言種種革命。此事之至離奇者也。若輩大都沈溺於柔靡舒適之享樂主義。重感覺。喜言男女之事。視時間爲金錢。故趨時。驚新。惟恐不及。而文學藝術之革新創造。實由若輩操縱其權柄。故自一方言之。在今西洋盜竊革命之名。而褻瀆之者。爲此極少數人。而使文化藝術思想日趨於謬妄庸劣。負其責任者。亦惟此極少數人也。(下卷之內容。俟另篇述之。)

述

學

四部通講

郭倬瑩

卷一 吏部流別

史氏之記治其學者。頗復作注。班固作志。時亦自爲疏記。說之繫於地理者。類故繫諸藝文者。類傳。而遷撰秦始皇紀。附著秦記。又外傳之志也。其紀傳論贊。殆說微之遺。自叙。殆條例之作。年表以鈞勒起。訖。殆章句之變。八書以囊括物類。殆內傳之正法。列傳以經緯事言。殆外傳之旁通。以上總論史例。與經注相類似。

(一) 本紀

本紀之原出於春秋。而參取之尙書堯典。劉知幾以謂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所以網紀庶品。網羅萬物。篇目之大。莫過於此。以上論本紀。猶春秋之經。考遷大宛傳論。稱禹本紀所有怪物不敢言。

是本紀之稱。所從來遠矣。漢志有太古以來年紀。而隋志古史又有紀年之書。呂不韋纂春秋。首立十二紀。未知視二者孰爲後先。然必不能加夙於禹紀也。世多言遷效呂作紀。斯不然哉。以上論禹紀之始。五帝年歲

荒遠難稽。故不繫以年。惟詳其世。此特詳略之殊致。非有體例之差謬。或疑體類列傳有乖正法。詎爲通論。以上論五帝本紀不可替。知幾所最肆詆者。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名隸本紀。宜別作

周秦世家。不知五帝夏殷於事簡略。當時侯國已多不審。其可指數者。並代有天下。太史追敘。取明其源。

流而已。三代世系。詳著於紀。始皇之先。詎得特異。徒以事文之衍。別成一卷。此如循吏。僅記先朝。而漢廷明於循吏之誼者。惟汲鄭。遂別次爲傳。以續前篇。不復蒙其本號耳。周臣於殷。秦臣於周。後紀有述。以世相次。無所陵越。則何嫌焉。北魏之有敘紀。金之有世紀。並祖諸此。陳壽魏志。著錄武紀。權假漢年。又仿班固紀。高帝之例。入關已前。以二世紀年。而失之高帝統一區。夏當始未受命。固尊秦正朔。范曄紀光武。以更始之號。建於建武之初。殆承用張衡之說。以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也。實同斯指。曹操相漢。未嘗躬踐帝位。烏得爲之年紀。知幾顧過譏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敘其事。竟不編年。不抑誣歟。考陸機晉紀。隋唐二志。皆以爲編年之史。而本傳不詳。儻於懿師昭行事。別勒專篇。取冠紀首邪。遷之作史。於紀多略。非學有短乏。志識之存。有勿屑耳。權而論之。推原世紀。其先有名位於先朝。允宜繫諸前史。使來者有稽。若元魏金源。本非臣屬。別造世紀。可也。光武紹統。而仍世無他。殊伐著其略於本紀。可也。北魏景穆。以高宗卽位。追尊爲帝。顧不詮述。大較於高宗紀首。乃附紀於太武末。此何說乎。其後金史。別撰世紀。補以叙追尊。與帝紀相次。尤爲凌雜。漢宣追尊戾園。列傳仍廁之諸王。取證前例。豈窮於部次。藉令過示褒異。依秦本紀。猶於誼差長也。雖然。熙宗紀前。橫出景宣。世宗紀前。橫出睿宗。章宗紀前。橫出顯宗。虛張部目。使考世者。倦於檢閱。則勿如概從附見之得已。以上論本紀通述先代之體例知幾又譏項羽僭盜。不得爲紀。推遷之意。秦楚之際。羽實雄長。諸侯而操之柄。紀綱之存。殆寄諸羽。漢初多言漢紹周統。秦爲閏位。故視秦楚

等耳。與紀周厲宣之交。不奪共和年紀同旨。韋昭以孫皓父和未登帝位。宜名爲傳。不得作紀。此景穆當次列傳之徵。非項羽之比。前此王赧卒於秦昭襄五十二年。始上尊號。中間七雄並爭。天下之勢。固趨於秦。絕續之交。不繫之秦。誰復可屬者。是以六國表並列。周秦不更目。言七國。後此陳壽志三國。以統予魏。而與蜀吳並列。亦竊取項羽之誼而已。班固撰元后傳。不敢擬之呂后。撰王莽列傳。不敢擬之項羽。致漢世空籍。垂十五歲。莫詳其歷數。茲益疏也。固變本紀之稱。謂之帝紀。則援遼史記高麗西夏二國。謂之外紀。以別之。似無所嫌疑。壽於魏不立紀名。於蜀吳不列傳目。實隱寓微旨。則以王莽超居帝紀之後。表志之前。而不加題目。以示貶絕。尤自顯白。高帝之卽尊位。秦亡殆已五年。史追繫漢元年於秦後。猶楚滅陳五年。惠公吳始復有陳國。乃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爲元也。光武與聖公同起草澤。范史準項羽之例。以更始紀年。準王莽之例。降厠聖公於列傳。可謂善師古者矣。明史敘英宗終於北狩。爲前紀。卽拔景帝以彌其闕。迨英宗復辟。厥有後紀。年歲相承。按籍可詳。最爲精當。可謂善因時者矣。知幾又稱曰。紀以編年。爲主。惟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誼也。魏澹後魏書。李百藥北齊書。於諸帝篇雜載臣下。兼言他事。巨細畢書。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讀者幸詳焉。斯則不刊之論者也。以上論本之體例

(二) 年表

述學 四部通講

年表之原本於周譜。太史敘三代曰：余讀諫記。又敘十二諸侯曰：讀春秋歷譜牒。茲其所放也。桓譚新論亦言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漢志歷譜有太古來帝王年譜。所謂周譜儻其是邪。然其書附歷篇。殆雖以人事經緯而敘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陳說尤詳。從其本言之。因取備厯家。知幾歎美史公創表。以謂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尺之中。雁行有敘。使讀者舉目可詳。非虛譽也。以上論年表之

原於周譜

考年經事緯謂之表。絲橫出者爲緯。縱出者爲經。太史以三代年歲莫稽。僅世次可考。於是爲作世表。以帝世爲經。而緯之以系屬。殆猶表十二諸侯六國之旨也。遼史譜其先世。亦名世表。其書依世條敘。非甚繁碎。必資經緯始明。蓋金世紀之流而已。猥列爲表。名實兩舛。後之善法史公者。惟班固耳。其作古今人表。上起太昊。下訖子嬰。以世爲經。緯以九等。自以漢書上續太史人表之作。其諸爲遷補。佚備三代。訖秦楚之別錄者。歟。師古謂不表今。其書未畢。則漢人已有列傳。烏用更著諸表。近儒或謂託之古以褒貶當世。立說差長。然褒貶之辭。各有論贊。詳著於紀傳。抑無取焉。古謂先秦。今謂陳項。文誼兩協。固無譏已。太史以漢人追錄燕王喜。謂之今王。不以爲嫌。況班之言漢事者邪。以上論太史公之世表及敘十二諸侯六國始爲年表。經之以年。緯之以國。五代之十國世家年譜。金之交聘表。並取諸此。遷敘五帝。而表惟言三代。敘諸侯十三。而表惟言十二。夏表言從黃帝至桀二十世。殷表言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並厠二表後。周表終於共和。特於武王下繫云。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三代並自黃帝。因推而致之。表非爲五帝作也。十

二諸侯。依春秋爲敘。吳通上國。在其季世。故表雖附隸。自從其略。世表之作。世本、帝繫、篇之遺。諸侯、六國、世本、王侯、大夫、譜之遺。漢志、歷譜、有帝王、諸侯、世譜、亦其倫也。以上論太史公之諸侯表並六國年表十二漢興以來。諸侯名雖爲王。與古侯國等。而都邑分併不常。秦楚之際。侯國併爭。而涉時甚淺。並經以年。時緯以侯國。蓋表之正法也。以上論太史公之漢興以來諸侯表及敘高祖功臣侯。惠景間建元以來。侯者等表。又以國爲經。以年爲緯。大氏首著國名。次陳侯功。然後以次歷其年。紀諸帝各爲一格。惟功臣侯第其封國先後。與所定等列不契。則別著爲格。敘於年下。然以天子紀年。亦互著侯國歲紀。春秋書十二公。元不繫諸周室。斯其比已。如高祖在位十二年。封當六年。逮高祖之崩。則侯已七年。準此乘除之。封君薨。子孫嗣侯。當一帝之世。一格之中。又夾注爲二。薨者上屬。嗣者下屬。而微空中以爲之界。班固列表。首著號諡。姓名次紀。侯狀戶數。又次列始封。又次敘位次。然後子孫曾玄。各詳所系。系遠者六世。超與孫行齊列。年與事不相經。緯舛於舊法矣。嗣班有作。如唐書之宗室世系。宰相世系。遼史之皇族表。外戚表。明史之諸王世表。類詳於系別。而靡考其歲年。皆沿固系子孫之例。而失之。遼史表皇子。析第行於帝系。別官職於封爵。分罪於功。而以名字錯出。系行之間。薨壽子孫。又屬罪著之。及表公主。且析母於屬。別下嫁於封。變功爲事。合行於名。薨惟景公主。延壽女。書年二十一。不言壽。允已。子行無所著錄。虛立名目。抑何取焉。卽皇子之系。孫行別表爲皇族。次世爲九闕。諸不知世次者。或遂三世言之。或遂四世言之。亦各原其系所出。帝表自言子孫。亦失其實。此沿

號、謚、位、次、之、分、列、而、失、之。

以上論太史公之高祖功臣表及惠景間侯者及建元以來侯者等表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首著國名。次陳王子號。

餘並與侯表例同。班固本之作諸侯王表。以別於異姓諸侯王。首著號謚。其次爲屬。又次爲始封。又次明其系。盡於七世。逮八世乃超與子行齊列。別封者各依系附著篇中。作王子侯。表首著號謚名。次屬。次始封。位。次。又次紀世。盡於曾玄。忽橫出地望。而六世超與子行齊列。所繫地望。殆指侯國所在。或次屬上。或次始封下。皆得其倫理。今間隔於世系之中。於誼奚取。以上論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亦年經事緯。首大事記。次相位。次將位。又次御史大夫位。而以年紀爲之冠。高二年之立太子。五年之都關中。此大事也。顧錯出於年紀。景二年之置司徒官。倒書相位中。而將位中不書遷官者誰某。漢紀明言漢總稱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安得景帝時置之。疑並出傳寫之失。相卒免倒書大事記中。而嗣官者書於相位。將卒免及太尉置罷倒書相位中。而嗣官者書於將位。御史亦超書卒免於將位。文皆倒寫。惟一格之中。不作兩排重讀。與餘位小異。班固因之作百官公卿表。而析卷爲二。上卷敘官書志之屬也。下卷表人始爲表歷之體。與遷異者不記大事。而紀官加詳。卒罷不更倒出而已。以上論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秦楚之際。歲計不足。月計有餘。於是爲造月表。然雖以月紀。猶不廢二世義帝之年也。其意以謂繫月無殊於舉年耳。遼史表遊幸。表部族。表屬國。年爲之經。月爲之緯。尤不知妄作之甚歟。夫表之作。所以括事理之頤。省鈎稽之勞也。縱觀橫覽。相爲灌輸。縱列以約其文。橫通以極其變。其要則在歷日月以綱紀之。窮年而事猶未

既斯縱書年以立之經。此十二諸侯例也。舉事而年有餘暇。斯橫書年以立之緯。此功臣王子侯例也。漢表功臣王子。歷世彌永。顧不易縱爲衡。致令所以相緯者。叢雜失理。艱於循覽。一若六世爲子孫之異辭。世系卽帝王之年歷。焉得以表例繩哉。唐表方鎮。以年爲經。諸侯不能取盡於一卷。於是析出。略示斷制。固爲勝之。惟諸鎮所領。各有方隅。奈之何不法。太史以帝紀命篇。顯揭所隸之南北邪。明史之表宰輔。以著其置相無常。然事只一端。不能列表。奈之何不法。太史以大事將位御史並列。總敘諸七卿邪。不然。仿衛霍傳例。最宰相名。分著於本紀。亦何致虛張篇部乎。漢志又析侯以外戚自呂公。恩澤自公孫弘。別爲表。明史因之。次明外戚恩澤侯表。諸表所宜亟與刊落者。宗室宰相之世。公主之封。徒滋燕類。無當國故。史氏之記。是抑奚所取。裁部族屬國於事切要矣。鄉使準交聘之例。條流國別。不益盡美盡善者歟。至世表有類。秦紀允宜改革。附隸於帝篇。遊幸雅近。封禪允宜更革。別出於書志。殆難一程以表誼也。以上論太史公

表之月

(二) 書志

書志之原。本於禮經。漢志周書。附次劉向許商五行傳記。末今所傳逸周書是也。其言頗雜。采禮經別錄。而尙書言禮。則有顧命篇。言刑。則有呂刑篇。歷詳於堯典。河渠平準。備於禹貢。遷之以書名篇。殆竊取之。此世本有作篇。諡法篇。亦禮書之先導。又有居篇。亦河渠書之變體。班志續史。更號曰志。左氏傳。數舉前

志斯抑。故府之稽者邪。至知幾所稱蔡邕曰意。邕傳稱補後漢記。著十意。章懷引別傳篇名可考者。有律歷禮樂郊祀天文車服六意。意卽志異文。鄭注禮以意釋志。又以志爲識古文。太史引書言志。易志爲意。則二字之相通假。自古已然。許書不錄志。大徐補十九文有之。邕殆同許。誼華嶠曰典。蓋所撰漢後書篇名也。取諸堯典舜典而已。張勃曰錄。考隋志。勃撰吳錄。次諸正史。而隋世已亡。此實吳史大題。當篇小目。疑未便與相淆混。孟堅作史。已立書名。其諸掌錄。遂變文爲志。勃師法馬班河渠。詭立新名。昧所通變歟。劉向敍藝文。謂之別錄。言載筆寫記。聊備遺忘耳。何法盛曰說。蓋晉中興書篇名。漢志有虞初周說。託諸稗官。應劭顧頌其說。以周書爲本。是於舊事甄錄疑多。遷史取況周書。法盛乃謙居於周說。亦事理之宜也。史通別本。蔡意或云東觀曰記。其書出於劉珍等所造。漢志敍禮。有記百三十一篇。今所傳大小戴是也。樂有毛生之記。歷有夏小正之篇。卽變志爲記。於理良得其通。歐陽修撰五代史。又謂之考。漢志小說有周考。以考周事。則亦證諸舊聞之指已。以上總論書志之名義太史公八書之禮。續漢志謂之禮儀。劉昭注補述謝沈書。稱胡廣博綜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爲志。譙周後改定以爲禮儀志。是續漢題篇本之譙周耳。彪又別志輿服。則因襲邕車服意爲之。唐志謂之車服。復別析儀衛。各爲專篇。鹵從之謂衛。服御之謂車服。取善爲容。並禮之支流也。漢志所增者。有刑法。北魏謂之刑罰。金謂之刑。唐志所增有兵。遼志析資於守圍者。謂之營衛。資於攻掠者。謂之兵衛。班固敍刑云。大刑用甲兵。故錄兵於刑。要取以防民。並禮之旁篇也。太

史推論兵刑之誼推而致之律立論愈精而於事例難爲取附續漢志又增敘百官班固表百官公卿上篇厯發明制度則強割書志猥合之表歷者歟晉舊唐謂之職官唐舊五代別志選舉北魏兼采氏族合諸百官謂之官氏夫職掌之存待人而舉選舉士族卽以使之備官舊唐酌取著令載之官志事非闕失有待更張歐陽新入竟同蛇足至賜性命氏誼均錫命北魏令典不爲恒制雖旌別繫諸典注而寵賚擬之授官都爲一錄誼最爲允周官之書本與十七篇同隸於禮百官之志義出於禮尤人所周知官以守職行灋氏以類族辨物並禮之餘裔也以上論禮書曰樂隋舊唐謂之音樂漢志以合於禮篇戴聖記禮兼要刪樂篇禮樂相須古今達道班之併合師諸小戴耳以上論樂書曰律太史不志兵刑厯求通其精要於律然律數之所消息度量權衡之所乘除胥依律爲之本新唐敘律於樂取誼轉狹以上論律書曰歷漢志以合於律篇二劉六略敘數術算術書附諸歷家號爲歷譜併合律歷亦守向歆之法藝文所次誼與此同遼不志天附象於歷謂之律象歷者數之所推驗象者天文之昭著本爲異家說各相持溝之使通未得爲九及覽其述渾天別標象日文成三百一十有二厯言一行所造不便施行以證遼人短於測天故其文不具茲其爲說或敘之卷首或論之篇終毫無闕漏今僭居僞號實不副名廣設寓言殊乖志體以上論歷書曰天官漢志謂之天文北魏謂之天象始本之何法盛中興書懸象說見於開元占經所引者也新五代謂之司天漢志所增有五行宋書又析五行別爲符瑞始本之王隱晉書有石瑞記何書有徵祥說石瑞見

於北堂書鈔設官篇述孝廉事。俞安期唐類函誤石爲名。藝文篇述碑事。陳禹謨校刻本誤大書爲小註。晉以張掖元石圖爲受魏祚之符。則題篇之誼灼然可知。知幾云。隱篇題瑞異。取與下言釋老相配。成文儻非其本真邪。徵祥見於初學記。南齊謂之祥瑞。北魏謂之靈徵。五行之徵有休有咎。今區咎爲五行。裁休爲瑞。應持較洪範詎云其安。夫象之形而上者。天文其形而下者。五行術雖異。家並取諸象。故謂五行之志自天文而羨出也。以上論天官書論曰封禪。漢志謂之郊祀。續漢志謂之祭祀。昭述謝沈書稱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爲祭祀志。以說命篇所託始言與別傳小殊。原其旨趣。實禮之條流。太史志禮。裁取荀卿。大抵推本立言。封禪出於後人附益。而於典特巨。故勒成專部。漢已來粗具節文。不詳禮意。祭典亦節文之一。存諸有司。則安用別題爲篇。邕又別撰朝會。南齊檀超江淹表立十志。欲相師法。因太史之別禮於封禪。遂思裁朝會以相擬邪。宜王儉駁奏。以謂邕一家之言。前史不書。宜省也。臧榮緒晉書變刑法爲刑德。北堂書鈔徵其佚文。以備刑法之錄。尤事無更革。妄建新名者矣。以上論封禪書論曰河渠。漢志謂之溝洫。所別增者有地理。續漢志謂之郡國。南齊隋謂之州郡。北魏謂之地形。舊五代謂之郡縣。新五代謂之職方。而沈約宋書。劉昭續志注。述王隱晉書謂之地道記。溝洫以地形爲經緯。故地理者自河渠而羨出也。而檀超江淹立十志。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合州郡州郡得人以治。然百官所隸。各典厥職。則難可以地望爲紀。強從兼併。適章其誕。以上論河渠書論曰平準。漢志謂之食貨。王儉議檀超齊史條例。謂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

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以崇務本。則食貨於書志最爲切要矣。所別增者。有藝文。隋舊唐謂之經籍。如
幾述宋孝王關東風俗傳。謂之墳籍。北魏不詳經籍。乃別創志釋老。平準。詳食貨之經。明有養也。藝文。如
學術之道。明有教也。釋老之教。又學術之流變。爲術無當經世。然蔓延天下。蔚爲風俗。抑教外別傳者。
由是言之。魏收志釋老。與班固之志藝文。異事同情。孔子論治。富教兼資。是固志藝文。又廣平準之旨。故
藝文之志。自平準而羨出也。以上論平準書知幾條論書志。諸所宜刊削。一曰天文。以謂「景律無易。天道不殊。
今古事非斷代。強隸當時。尋篇考限。覩其乖越。」夫測驗今術。殊古中法。異西隨世。遷流靡恆。厥說是以
司馬遷啓其郢。司馬彪明其驗。李淳風祛其蔽。此三族者。取誼不同。語其精切。其歸一軌。遷受學唐都。最
其誼要。著錄天官。實欲以明絕學。知幾稱「太史包括所及。區域綿長。」然則首闢榛蕪。使後遵路。固難
爲執咎也。彪紹固有作。詳居攝來訖於建安星辰之變。表象之應。例實祖之蔡邕。謝沈書稱邕撰建武後
星驗。著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是續漢志之天文。實欲以存故事。此與知幾所謂「載當時彗孛。氛
祲。薄蝕。晦明。用存掌錄」者。何以殊焉。淳風受詔修志。標著懸象。世稱精整。是晉隋二志。實欲以裁正舊
說。蓋事仍舊貫。說異前修。使無所發正。則事所倚以發據者。皆末由以章其理紀。是知躋次分野。前史已
詳。事雖相因。無資複說。亦宜躡括大較。取信有徵。諸所更革。尤宜逐事疏辨。別下己意。更爲表明。康成箋
毛。是其例也。豈得概之六合以外。存而不論歟。諸加箋說。大端發之於敘曲。未各繫諸本事。何省文勝之

嫌者。馬彪。籀錄百官。輒自下注。劉昭又采異同。廣爲詮說。以細字相冒。艱於分曉。於是改彪舊注。通爲大書。加題本注。以表異之。如有理宜引申。未便太簡。做彪官注。於例允宜。況爲破碎。不遽若斯者邪。文之病繁。在不切於事。苟屈事以就辭。奚解削趾適履之誚哉。淳風談天。二書兩載。知幾騰說。則有辭矣。然致斯謬。良有由然。論世則隨後於晉。成書則晉後於隋。使考史者先覽晉書。而誼趣必待取徵於隋氏。此儻淳風所競競乎。苟明於詳略互見之例。誼詳諸隋。惟粗絜大綱於晉。覽者無陳因之病。作者省逐膾之勞。非事兩得者歟。以上論知幾之刊制天文志爲非 一曰藝文。知幾謂「漢志廣列篇目。示存書體。披閱易周。未甚穢累。隋書廣包衆作。體則今古是同。辭乃先後相襲。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取例於宋孝王之志墳籍錄。鄴下文儒書。並當時所撰。習茲模則庶免譏嫌。」持論似精於誼殊舛。蓋人才升降。取鏡學術。考古學術全資藝文。班志錄書略記。然否凡所發明。猶病未悉。而儒林裁篇別出。抑未免重牀疊屋之蔽也。太史不志藝文。故六藝之教。彙紘於儒林。諸子者流。備記於荀孟。兵書之旨。提要於孫吳。詩賦之學。折衷於屈賈。日者龜策。數術各有專家。扁鵲倉公。方技惟詳。巨子傳所論。列要取之藝文。後史既勒專志。允當采諸傳事。言條分件。繫於事。仿易議奏。注宣帝時。石渠論之例。以明其廢興。於人仿雅琴。趙氏注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之例。以表其言行。於誼。仿調言。注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文子注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之例。以著其得失。惟言必能簡。使無漉漫。意必能該。使無疑滯。方雅稱耳。

其人。有實事。可稽深關國故。而餘緒所及。頗有撰述。援晏子注。有傳之例。毋傷辭費。亦史家互著意也。而班史儒林之篇。范書文苑之傳。概從刊削。斯志取躐括事。言優於傳之爲散著遠矣。如族史述存佚之致。計篇卷之數。則奚以爲考班之所志。僅取中書。故費直易說。盛行民間。不得再錄。此無位不考文之誼也。特後世學失其紀。嘉謨典訓。多未進御。要刪之職。豈遑多讓。廣加甄錄。擇善而從。又禮失求諸野之旨也。亦有鄙辭淺誼。傳述實繁。兼爲記注。稍施駁難。抑輶軒采風。述職天子之意也。觀班志敘書都目。從同不爲。縷述如四家之詩。既顯揭詩經魯齊故傳。不更言詩是也。其有異家不憚複說。如尙書之別有周書禮之別有軍禮封禪。咸加表識是也。隋書紀注。此意荒矣。然其地理篇陸澄書合山海以來百六十家。乃取別部自行者列之於上。尙有謹密之致焉。夫史成斷代。學貴宜今。而大誼昭垂。上貫三五。朝廷之所表章。山野之所服習。則古訓式程矣。是上世經典。詎可概從廢絕。由斯以談。志之最要。莫如藝文。知幾因噎廢食。無乃氣獷。以上論知幾之非刊 一曰五行。知幾糾諸失謬。專言事多虛罔。不及誼之乖謬。夫董劉深於儒術。及考定洪範。說本之陰陽。班固裁取。意存絕學。此五行之輿說。非國故之實錄也。考漢廷尙赤託兆。斬蛇符應昭著。時關禮典。伯有爲厲。鄭爲立後。災禍能弭。全恃爲政。況於災有不虞。而民無患害。或由君相撫綏。或原閭闔富庶。盛衰之徵。得失之故。於是焉存。族史傳會誼訓。侈言怪變。窺其志識。儼欲與術家爭短長之數。知幾騰口。斯亦宜已。宋書敘五行。以謂王隱晉書。凡厥災異。但編帝紀。以此鍼族史之蕪類。如

或可稱。然災祥雜書。循覽本紀。亦失體要。何法盛中興書有徵祥說。佚文散見初學記。藝文類聚者。言諸麟鳳瑞應。雷震咎徵。覈實並本五行。循名專繫符瑞。抑好奇之過也。南史稱檀超江淹表立十志。譏切班日蝕入五行之非。改從五星。並列天文。王儉駁奏。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宜憲章前軌。詔卒從超淹奏。誠以天之經行。不同人事之紀。儉能深悟古人之旨趣。超淹能權衡事物之宜。稱學人致思。必兼二誼。庶不殉耳目之蔽。遽失其心之官。且志之爲體。務存綱要。事異帖括。文殊類書。三科所存。直當探極道原。詎特取精博物。知幾猥云五行差重。不思之甚已。至謂天文不若人形於用。爲切藝文不若方書於事。爲要。肆作嘲笑。悖理蓋尤。夫骨法區其吉凶。孔穴詳其鍼砭。託誼豈類懸象之妙。契天文。輜軒之使。譯導能通。收效豈類經籍之曲成物已。擬不如倫。君子嗤之。天文五行之說。後所開悟。足發古覆。前哲著論。多難繩度。今茲然象所昭垂。世有災變。本事可徵。自百世無改。何論藝文之條別學術者哉。以上論知幾之刊創五行志爲非志所宜亟與併合者。祭祀服御。當取隸於禮篇。遼史服衛分敍。而當篇惟言儀衛。雖病繁碎。猶賢乎已。符瑞當錯出於五行。河渠當附庸於地理。釋老當散見於藝文。具說所撰著佛道經下。猶漢志合兵於刑。總律入麻之志耳。餘樂篇天官平準。一仍其舊。又百官之錄。宜法舊唐附記。選舉法北魏改題官氏。姓氏勒篇。始始世本。祖所自出。原諸古初。詳其本系。不涉今制。然夷族之入屬。改從華言。因事而變姓。非復故籍。仍世創革。典章攸存。闕而不書。來者奚考。茲抑當擬新入者也。凡十志之誼。曰天文。曰

律、麻、以稽天之道。曰地理、以管地之紀。曰五行、以驗人之事。曰禮、以參伍而區其異。曰樂、以錯綜而同其和。曰兵刑、以濟禮之窮。曰官氏、以明禮之教。曰食貨、以紀養民之經。曰藝文、以詳教民之事。並禮所爲經緯者耳。以上論書志之宜併宜添者夫紀傳、云云。紀謂本紀傳、通志、表、建、稱、後之說者。例諸家言春秋以包舉四時。由是重視列傳。非表志所足比數。說之惑者哉。陸機著晉紀。別撰限斷議以發其例。佚文可考者。詳於初學記文篇。機之說曰。三祖實終爲臣。故書爲臣之事。不可不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不稱紀。則追王之誼。隋魏澹亦言紀傳出自尙書。不學春秋。蓋不精求紀傳之別。而取貌遺神。詎得爲論之定。昔法盛中興書。改志爲注。其佚見於北堂書鈔設官篇。有百官公卿表注。百官公卿志注。蓋本諸後漢伏無忌古今注。採集古今。刪著事要者也。自擬所作書志。同於箋傳。因以題篇。華嶠漢後書。又改表爲譜。晉傳所謂三譜是已。書凡九十七卷。以三譜合帝紀十二、皇后紀二、典十、傳七十。得卷正九十。七。所云敘傳目錄。殆未計卷。近代例目之卷。不入本書。放諸嶠者邪。魏收上後魏十志。啟云。嶠十志。範圍固。謂所撰典也。考陳沈之元敘梁典。謂法盛變帝紀爲帝典。意亦取之虞書。然法盛以典目堯舜。遂執爲帝王專辭。則勿如嶠之取類。故事之存命名爲允已。又云。表蓋闕焉。謂所撰譜也。傳言永嘉之亂。存者五十。譜蓋在佚篇中。此云闕者。傳寫之失。非謂撰述之疏。魏華歆傳注述嶠譜叙。並言華氏事。當卽敘傳中說。殆準班固例爲之。嶠譜既亡。裴松之誤讀本傳及三譜敘傳目錄之文。改題爲譜敘耳。以譜名表。猶康

成注禮、別譜喪服。以參證本經。南齊臧榮緒晉書傳言紀錄志傳百一十卷。以錄錯出紀志之間。或亦表之異名。司馬光氏既定著資治通鑑。更造目錄。以綜括大凡。全法表例。殆祖之榮緒。其段以命篇。抑猶康成注禮。更造目錄。如三君者。儻猶明於志表之誼乎。隋志有劉艾漢靈獻二帝紀。魏志武紀。袁紹傳。並述獻帝傳。初學記頗加甄錄。始著撰人爲艾。是紀傳者本一家之言。太平御覽車篇所述獻帝傳。又與魏志注所題爲紀者。其言不殊。是紀傳又一書之通辭。證之班固敘藝文之例。陸記奏。同於後史之有紀事。詔奏。遷書。漢記。同於後史之有紀傳。編年。其書皆入春秋之篇。高祖所述。孝文所稱。別題爲傳。並次儒家之錄。是知事之足昭法戒者。並六藝之本經。紀之立名。示存綱要。固經之異辭也。言之足相證明者。並傳之流。或取諸論說。或鑒諸行事。於誼則何以殊焉。然則目紀爲帝王之尊稱。視傳爲臣下之本號。兩俱乖謬。而表注紀傳二名。隨文互見。茲不諳體例之甚矣。以上論史之有本紀所以示綱要。傳與表志所以備旁徵。非紀爲帝王之本稱。傳爲臣下之本稱也。自陳壽撰三國志表二科。並從廢絕。其後范蔚宗造志。見於后紀者。有百官之篇。南齊百官志。亦云蔚宗別作選簿。以述百官階次。卽謂此也。章懷述宋書謝儼傳。范撰十志。託儼搜撰。垂畢。范敗。悉蠟以覆車。文帝令徐湛之就儼尋求。不復得。則范不持志百官已儼事。沈書不詳。蓋出徐爰孫嚴二書。獨表無徵。宋熊方補表云。范闕斯製。是書本不立表。今所行唐太宗晉書。梁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北齊魏收後魏書。唐魏徵隋書。後晉劉昫唐書。薛居正五代舊史。無表。蓋效法劉宋。范曄後漢書者也。唐李延壽南北史。姚思廉

梁陳書。今狐德菜北周書。隋李百藥北齊書。並志不具。蓋效法晉陳壽三國志者也。南齊檀超江淹表立條例。謂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知幾亦稱梁武通史。例同超淹。不知表以躐括闕遺。誼取事文。曲備列傳。以泛涉佗。誼取旌別。殊異故列傳。不嫌疏闊。而表必從其詳。明超淹願欲取詳本傳。革去年表焉。得爲史法之良者哉。故史公勒表。條流精密。有異佗篇。班固漢書。差足嗣音。已遠不逮。何論餘史。其表三代之世。自成王下。疏別侯國。周室之外。凡爲國十一。其表爲目。與前分次帝屬。絕不兩通。迨十二諸侯表。所以互著春秋諸要難。平王東遷。漸積以成。乎不振萌芽於共和之初。於是託始共和。以原其禍始。明周之所由衰也。而共和已前不能爲略。因又斷自厲王奔莒。隸三代末。終周之盛也。表十二諸侯。終於敬王之崩。明春秋之局。至孔子之歿而訖。更因秦記以踵春秋。起元王。訖秦二世。表六國時事。赧王旣卒。東西兩周事列秦中。虛存周日。迨始皇之元。周日始除。田齊云滅。又併餘目。條其秦故。不復依表體。當時與秦相終始者。獨有燕楚陳曹。前元王絕滅。已具前表。而三晉之分。當安王二十八年。凡書晉年。繫之於魏。烈公之立。文侯實以兵爲誅亂也。蓋自知伯與三晉共分范中行地。已儼同小侯。及知伯之亡。三晉之勢益張。索隱本。魏始桓子。韓始康子。獨趙不始襄子。而繫簡子於元王之世。趙年可厯。遂從其詳。韓魏無徵。故從其略。取足爲信耳。魏獻卒當魯定公元年。韓宣卒當魯昭公二十八年。證之世家言。桓子之先有侈。襄子之先有貞。子簡子莊子。則籍元王時者。靡得而目言之。佗本錯列魏獻韓宣。必後人之妄增。卽世家稱韓

宣侵范。儻史公之誤歟。田齊篡姜。當安王二十四年。元王籍中。大書平公。不列田族。年世相次。比諸六雄。姜氏雖夷。國號無改。不加別白。殆實由此。且無裂出也。若鄭滅於韓。魯秦滅於楚。宋滅於齊。衛臣服於魏。卒以殘削。各書立時年。寄諸四國之籍。不甲乙其歲時。主客秩列。無患喧奪。吳滅於越。而地卒入楚。亦具書於楚。以卒前事。雖離合殊致。本末自具。密乃不焚。疏復無漏。殆亦極經營之勞矣。及撰月表。始二世元年六月。終子嬰立之三月。義帝爲楚霸王。爲項分置二日。義帝既代秦。超書秦後。楚項故目。中剖爲四項。爲西楚。餘分爲衡山。臨江。九江。散列其下。佗分者。例並放此。至表漢興。侯王首列。帝年。析目二十。又六。繼接其下。年時早莫。稽之於經。國號遷變。鈎之於緯。初置除罷復立。部次井井。舉目並詳。置復備書。罷除。遂空其籍。此豈鹵莽可就者哉。其表功高。祖功臣侯者。惠景間侯者。分世立限。無異姓之區別。建元已來。侯者。王子侯者。類族建名。亦無外戚恩澤之剖析。非同姓不王。非功臣不侯。漢之制也。當漢興之初。王固不必同姓矣。卽同姓侯者。類以功自見。而惠景間同姓。又難別立專篇。故綜合爲一。外戚恩澤之封。惠景最爲多。建元已來。公孫弘以丞相侯。平津。姬嘉以周後封。周子南君。欒大以方術侯。樂通。石慶以丞相及先人謹德侯。牧丘。諸恩澤散見篇中。固無病其淆奪也。凡表之立。以約事之繁。蹟儻非破碎。難明。烏所用。表分合。有時不能泥執。又因取例。旣窮必別。求通變之法耳。班氏不能通其變。而自淆表例。此可深爲慨歎矣。如太史以國名別書。所以定其本也。名諡各別。父子不相襲。非其本已。故散著焉。班氏通始封姓名。

及謚合之國號。而始封目中。惟著封年與其薨歲。子孫目中。復各有其謚與名。覽目嫌於類別之雜。考文嫌於事言之越。其失也。牽率而寡要。繆於辭者也。國下言謚。則國名類謚。如紀通之侯襄平。人且疑其侯襄而謚平矣。謚號類國邑。如祁侯繪賀謚穀。人又疑其侯祁兼侯穀。若呂澤國周及呂之比矣。其失也。潘互而多惑。審於事者也。又史表更封之例。子孫更者。各記於封年前。如薛澤文後三年嗣侯廣平。次孝文目中。景中二年有罪絕。及中五年復封平棘。次孝景目中。侯五年而景帝崩。因注平棘五於封年之首是也。及身更者。兩書國名。中如劉富以楚元王子景元年侯休。三年更封紅侯。休既次平陸之後。復於沈猶後次紅是也。漢表於諸徙封。大書於始更之世。於事尙適。而更自及身者。兼著號謚姓名中。言富之封。謂之休紅。大似一時並封。則抑舛之甚者邪。史表書謚冠於侯元年。其有它端。則又小異。如澤嗣侯廣平。書侯澤元年。更封始書復封節。侯澤元年。富名見休下者。不舉其謚。紅下乃並著其謚爲莊。書法之謹。亦未可以責之諸史焉。反覆勘比。益覺文理之密。察學人模倣。大抵留意章句之末。於無章句之文。非憚於考索之難。卽忽不省覽。見謂無當事。要及有撰述之役。苟求備體。率又矩步蘭臺。不知表譜之作。班史於事例。未便大歧。視子長時得其貌。然神志固久與爲離也。以上論表譜之必詳。並及太史表譜之精密與班史之舛誤。又按魏收志列傳後。是以外傳獵居內傳前也。薛居正不遠法遷固。而近師穢史。昧取舍之數矣。宋歐陽修撰五代新史。退考傳後。以世家及年譜次附錄前。觀年譜經以十國。經以五代。實取類於本紀。茲其部居亦病陵越。又撰唐

新書。亦紀後列志。次及諸表。逮元脫克脫宋遼金三史。明宋濂元史。近代張廷玉明史。並準新書之例。夫表析帝爲說。猶經有故訓。比其年時。以稽當世用人之得失。志通代爲篇。猶經有章指。詳諸委曲。以明行政之因革。先後之敘。二者俱得。惟誼準古先。強爲變置。良無謂耳。且譜表編年於本紀爲重。規書志列事於本紀爲別。體史公所次。良非苟然。亦猶侯國卽位改元。與王朝年世錯出。王臣效能奉職。功過隨事以明。無取日月之歷也。世家列前列傳居後。若相魚貫。兩者比次。使覽者先究典章之因革。次明奉行之得失。立例固至謹密也。以上論表志傳之目次

(四) 世家

世家之原。亦出於春秋。故其編次之體。視本紀不殊。世本有諸侯大夫譜。而遷次衛康叔世家。稱讀世家言。是世家之稱。亦非創自漢氏。劉知幾釋其誼曰。取諸開國承家。世代相續。斯固然已。推尋史公之指。則猶多通變。蓋周之侯國。法度雖本諸王朝。若張弛之宜。多各自以意爲之。消息其特立世家。不混合之列傳。以列傳所敘。必循王制。無敢少有踰越者。本不同倫耳。是以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亦得參列其間。此管叔伏誅。猶得比肩於曹蔡之例也。雖社稷靡聞。子孫不嗣。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時無共主。自領郡縣。革創制度。比諸封君。則未可降與萌庶伍矣。吳越僻處。不染華風。勝之稱王。殆以自擬歟。孔子布衣。初無爵命。亦得僭同侯伯。居之不疑。求諸往事。絕無可擬。然修明六藝。立道之極。世守其學。人各名家。

豈特田完之盜齊。必至和始光復故物哉。二篇之立。不同恆科。泥貌取合。說必致窮矣。至蕭曹茅土之封。遠準諸呂。尙荆楚葭莩之屬。上同諸魯衛。知幾獨深識之。以謂漢制宗子王者。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侯者。從宦天朝。不臨方域。不類古諸侯得專制一國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不類古諸侯仍世無替也。雖名班胙土。體異人君。班固改隸例傳。茲爲允已。然遷戚加假籍。詎不達隨時之誼。固將以類相從。使來者昭然於古今之升降。度數之損益焉耳。外戚侯者。取例蓋均。比諸周制。儻猶陳宋以帝胄作賓之亞乎。陳其侯功。職后妃之故。故篇題外戚事。乃加詳於后妃。若衛霍之流。自有殊伐。不盡由后妃蒙寵。斯難併爲一談矣。劉知幾過譏子長。以謂外戚以后族侯。猶諸王以帝子傳有爵土。今敘外戚兼論列皇后。是敘諸王亦當隸以天子行事已於庫史氏之誼。治亂爲徵。政教隆替尸之天子。皇后雖與匹體未得參與之也。其隱有繫於天下之故。實視其寵外戚與否耳。儻不在此數。各因事散見。奚用猥加甄錄歟。後史及窺此秘者。僅一班固。故改隸列傳。而敘述之體。上法子長。范蔚宗以其匹體。乃撰后紀。史記素隱。謂漢書外戚。以紀后妃。編之列傳之中。王隱晉書。謂之爲紀。而在列傳之首。又晉書述華嶠漢後書。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誼也。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則蔚宗所自昉也。不知紀者。示天下之所由。綱維非名位之判。其尊卑也。是以呂后臨朝。亦得次之本紀。漢書之敘元后。顧雜出於臣傳。未免爲例不純。至許善心梁史。於四帝紀之後。三太子錄之前。錯出后妃八卷。顧不自言爲紀爲錄。殆

亦疑於稱名之難取當邪。史漢之敘呂后。唐書之敘則天。既次本紀。更爲造傳。則帝紀所敘。或起自草野。或拔自公卿。始並勝國臣民。於誼亦當別繫諸傳矣。章學誠嘗議帝紀之外。附出大傳。創意誠密。然紀傳雜揉。益滋繁累。何如式循前軌。得者自范氏已來。三國於魏曰后妃。於吳曰妃嬪。於蜀且彙次之。宗室謂之二主妃子。五代踵蜀志之例。謂之家人。南齊謂之皇后。革世家之稱。咸名爲傳。允得畫一之宜。而於誼法未可謂審。班固修書東觀。裁取劉聖公。公孫述。別勒載記。晉書之述十六國。遂準以命篇。實導源於世家者也。十六國之於晉。類吳越之在周。聖公述之發難。差同於陳勝。夫世家之建名。雖取諸開國承家。而考其所以開之於先。承之於後者。則固帝制自爲。異於功臣之從宦者。已斯苟創意略近。皆可附隸不爲嫌也。若載記之云。載謂載筆。記謂記敘。統一紀傳。孰非載筆。而記敘之邪。以此求稱。良所未諭。證之隋志。雜史之篇。樂資敘述。山陽公亦謂之載記。獻帝身丁末運。受制彊臣。豈得例之割據。替其尊號。漢志高祖孝文。儒家並爲之立傳。樂資載記。自同於傳說耳。必以本紀繫之。帝王世家繫之。侯伯。茲平。章誼。類不幾立論多窮歟。後史之善法子長者。莫如五代宋。五代之十國。宋之九國。雜廁列傳。並題世家。知幾盛稱梁武通史。區異楊吳孟。蜀定爲吳蜀世家。深得折中之規。而議子顯齊書。北編魏虜。牛宏周書。南記蕭督。舛於正名之志。猶斯旨耳。由茲意廣之。唐氏藩鎮。明代土司。仍世襲居。若爲私器。儻抑其流。匹者耶。隋許善心梁史。別勒專傳。以敘藩臣。都爲一卷。亦宜入世家之錄者也。然史公之敘絕域。顧不次之世家。此又

內外之辨也。絕域典章。不與中國同其風教。以非帝室所得統御。卽非其念慮之所存。治外之術。差後於治內之規。本末後先之致。自有其秩。敘抑理之公者也。觀北史之有僭僞附庸。舊五代之有世襲僭僞。並革世家之稱。而徵之於實。未可誣也。魏收撰魏書。斥晉元帝爲僭。號南齊高帝。梁武帝。宋武帝及桓玄曰島夷。謂北燕曰海夷。西秦南涼曰鮮卑。北涼曰盧水胡。後蜀曰竇。而於張實李暠。又題以私署。夫張軌作牧。有前涼之目。猶石勒之先。有前趙劉元海。姚萇之先。有前秦苻洪也。及李暠僭王敦煌。分有涼州之西。其南爲禿髮烏孤。北爲沮渠蒙遜。實爲鼎峙。晉書敘張李。與四夷相次。不入載記之篇。疑也。魏書特區異。張李爲私署。儼若十六國。非其倫比。尤疑之疑也。昔陳壽志蜀。蓋以先主後主爲本。而冠以二牧。張李之於涼。豈後於二牧之在蜀乎。至五代之際。李茂貞世領鳳翔。猶馬殷之仍世王楚也。劉守光僭號大燕。猶楊渭之自稱吳帝也。當朝政不綱。羣雄並起。雖國祚之促。規制之簡。殊於古者侯封。然夜郎自大。固不知有漢官威容也。且更厯數姓。實無恒主。不類犯順明時。得申天討者矣。歐陽概出之世襲僭僞。人之雜傳。尙不逮標目私署。敘事猶謹者乎。外戚帝系之次列傳。允矣。觀三國南史宋齊梁陳北周五代遼元。皆不詳后族。而晉北史魏齊隋唐宋金明並依范史之例。金特改外戚之稱。謂之世戚。夫馬班之詳后事。於外戚。明其盛衰。所由兆。今不類敘。而虛張篇目。則等諸不食之繫匏。外戚之盛大爲國病。今以外戚爲后妃之箋說。以列傳爲本紀之注釋。則嫌於天之有二日。此並非誼之安歟。至於帝子。自班固雜廁臣傳中。遂

爲定例。要取以立時代之斷制而已。而南史北史北魏周齊唐薛史宋遼明。綜敘宗室。不加區別。亦失班固之旨已。元史諸帝子。各次表中。不爲立傳。及敘追尊。則睿宗裕宗顯宗順宗紀述特詳。且更敘四宗之妃。具列於後。求諸往例。史皇孫之爲悼皇。王夫人之爲悼后。事附戾太子。未嘗以追尊遂別出之也。而晉書於愍懷太子妃王氏。及符堅妾張劉聰妻劉。並次列女。未嘗於后妃之外。復勒專篇也。宋書之敘帝子。既遠準班例矣。而元凶劭始興王濬。別次爲傳。謂之二凶。考管叔之流言。馬遷未嘗絕之。曹蔡之外。吳王濞淮南王長之反。班固未嘗絕之。荆燕衡山濟北之列。二凶伏誅。事在孝武之世。顧不得與文五王齊列。而取殿全書。使後之考史者。論世則疑順帝之子孫。比事則疑王莽之居攝。事之失紀。豈待繁言哉。前史題目帝系。其名號亦每不恆。史公記高祖少弟交曰楚元王。記諸劉賈澤曰荆燕。此卽宋書所謂宗室者也。記景帝子十三人曰五宗。記武帝子曰三王。此卽漢書所謂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者也。王者十三。而繫之其母。同母者爲宗親。因以五母綱之。豈好爲譎詭哉。殆省敘述之繁耳。然覽世家言。既總敘云某姬子曰某。某姬子曰某矣。而於王五宗後。又各申言右諸國本王皆某姬之子也。本王支子益封。並詳傳中。亦申言繼接其下。是欲言之約。卒不免於爲繁也。疑此非史公之故。儻褚生所附益者歟。又有諸帝歷年非永。則綜數世約言焉。故班書標宣元六王之目。陳志建武文世王公之稱也。及歐陽述唐詳諸帝女。號曰諸帝公主。亦別綴專篇。考唐已前史。後漢則附次諸后篇。北史則錯出之列女史。在唐後者。

元史乃紀之表中。不爲立傳。權衡得失。范氏爲優。蓋后不能匹帝。以紀綱天下。而駙馬都尉與后族之寵命。全出於昵私。外戚之篇。述后妃行事特詳。斯百官尙主者。並得附之其末。略記公主之制。亦方以類聚之志也。以上總論世界之體例。不分段。

(五) 列傳

列傳之原本於易。大傳。史記平原君趙勝事。徐廣引魏公子傳以證之。稱勝爲惠文王弟。是史公之次列傳。殆亦本之古先。然傳體實有二科。左氏傳春秋。緯之以事。及公羊穀梁爲之。乃專明大誼。取例若殊。要以闡發旨趣。則一或繫之事。或繫之言。皆迹象之末而已。尋遷之次列傳七十也。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求備。難爲彙括。則寄在本篇。自爲經緯。若衛青霍去病。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隸之青者十三。最隸去病者二。是也。又有附出之例。攀列傳以垂名。同紀季之入齋。類顯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弔蕭何。益封置衛。而運一異謀。紀信詐項羽。載蠶出降。而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於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降。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異蹟。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

也。班固記漢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殆以行事實寡。而名誼可崇。故附出佗篇。爲其標冠也。此亦效史公敘佞幸。推原事始於閔籍耳。及敘司馬相如楊雄。一卷之中。各析分爲二。而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亦分嚴安已後爲下。楊馬事言浩博。非一卷可盡。析出允已。若嚴朱併合。限各有極。然而綜九人而同之。又離一卷而異之者。九子類以文學進。善謀於國。非特施身之華而已。將比事以書。篇卷苦隘。故屬辭儼之餘耳。析卷儼之馬楊也。至相如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雖文辭不後於數子。而志趣夙非其倫。因復別出。班固裁制之旨。蓋已於嚴助爲之發明。考析卷之例。殆亦陰法史公。史公之敘循吏。斷自有周。於篇次五十九。其第六十。惟詳汲鄭。是以漢人上繼前篇也。循吏奉職循理。爲治不尙威嚴。汲黯正衣冠。立於朝廷。出治淮陽而政清。鄭當時好薦人。稱長者。自遷魯中尉。濟南太守。至爲右內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此何愧古循吏哉。視漢吏嚴削繩下者。固以殊焉。後漢授沮之。附於袁紹。魏志陳容之黨於臧洪。又邵平紀信。不勒專篇之續者耳。以上論史記列傳之體製史公列傳。以伯夷居首。推尋立論之旨。實爲列傳發凡。明古事湮沒不彰。以無爲之論定。遂毅然以茲事自任也。唐開元二十三年。升老子次伯夷上。合卷爲一。張守節獨深韙之。以謂漢武帝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御褻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與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不特於誼違失。求之文例。亦殊乖於倫理矣。史公稱管仲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

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是其爲政。殆崇道教之術。於春秋之際。聲施最爛。又謂晏嬰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是其爲政。猶儒家言耳。然而相輝映百餘年間。所設施遠不逮管仲。管晏合傳。明其異術。而同治儒家之效。固差後於道矣。道家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有究萬物之情。有度無度。因物與合。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名家究物情。循度以合物。法家主萬物。泥法以成業。故曰形名原於道德之意。而離於道。老與莊。道之巨子。申韓用法家名者也。四子合傳。明其異流。而同源。道家之建體。抑豈法所足比。數邪。自穰苴下三篇。兵家之要也。古者司馬兵法。有揖讓之風。及齊成王論次其書。附穰苴其中。號司馬穰苴兵法。言兵者蓋以此爲本。故託始焉。其爲說。申明律度。要不離法家者。近是。次爲孫武。吳起。武之說。尙權詐。從橫者。流也。起之說。崇禮誼。儒家者。流也。又次爲伍子胥。子胥言兵。專精技巧。漢志兵技巧有伍子胥十篇。斯其證已。兵之以技巧。爭術之下者。歟。而儒業之盛。莫先仲尼。因更次仲尼弟子第七子術。原始七篇。蓋粗具其略。其後乃各以時次之。起商君。訖蒙恬。多詳秦前。自張陳後。專明漢事。戰國之世。商君任法以治秦。蘇秦從親以連六國。張儀成衡道以彊秦。陳軫犀首。又各挾其術爲約長。以與儀構。故敍軫衍並附之儀。樗里子甘茂。繼儀爲左右丞相。茂之死。孫縱復用事於秦。故敍羅附之茂。穰侯又繼茂居相位。而白起王翦。以善將兵。顯聞大抵皆秦事也。其十四曰。孟子荀卿。鄒衍後。孟子明於終始之說。

涪于髡以承意觀色爲務。慎到習刑名之學。田駢接子治道德之術。環淵漢志謂之蟾淵。實宗黃老者也。又有鄒奭其術本之衍以並客齊。附次孟子後。荀卿遊於齊楚而趙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劇子之言。漢志謂之處子治刑法者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以法家名而長盧習於道家。阿有吁子司馬貞以謂別錄作芋子。張守節引漢志齊人吁子名嬰齊以證之。顏師古音弭而字作芋恐文之誤。是又儒家流也。荀卿既往來齊楚故諸子散在六國者附論列荀後。子術流變至六國而大備。遂秦事言之。六國之勢在秦而諸子馳說則不專於秦矣。春秋時政令廢墜而學未大歧。六國之學則不勝其支已。故次仲尼弟子以存春秋學術之遺。別次孟子荀卿以盡學術之變。要時爲之耳。司馬貞謂敘傳孟嘗君第十四孟荀十五。倘以孟荀始並遊齊乃差降之邪。恐非所安也。班固錄遷述其自敘平原君虞卿十五孟嘗君十六復與今本殊。考遷類敘孟嘗信陵春申等平原中則疑固爲得其真。今以齊孟嘗君陵出其前而趙平原降次其後。殆後之覽史者以諸子實奔秦於齊因改使類從乎。次信陵君以具魏事。次春申君以詳楚故。大氏謀臣之策其國者可以觀矣。而此四公子爭相傾以待士。願資賓客之助。全私其恩怨。非國所重賴。故又次之以范雎蔡澤二人羈旅入秦得各盡意。然勢利傾奪行同市井。當時游說之士皆范蔡之倫耳。則四公子之侈延攬抑烏足多哉。次廉頗藺相如次田單並當時良將所善爲陳戰其績效亦約略可睹。他能自表異於游客者則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魯仲連是已。附鄒陽於仲連所以申仲連之指意也。或

竭忠盡智、以事其君。又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屈原是已。附賈生、於屈原。所以顯屈原之哀怨也。司馬貞顧謂魯屈當六國之時。賈鄒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爲乖絕。宜抽魯連同田單爲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爲一傳。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以此議史公。何異斥鷃之笑鴻鵠者哉。六國之故。蓋至是而訖。呂不韋以子楚爲奇貨。遂陰斬秦嗣。秦之有天下。非復嬴氏之裔矣。此殆賢於荆軻殉手足之烈。以圖秦也。夫軻之爲。自春秋時有曹沫專諸。六國時有豫讓聶政。行事多類。然而成敗懸絕。故以引軻事而別題刺客。倘不韋之緒論者邪。終秦之世。爲之謀首者李斯。爲之備武者蒙恬。故次以二傳。自張耳陳餘已下。專詳漢事矣。而扁鵲倉公。特以方技次田叔後。田叔無它才略。徒以長者終其身。得無恙。漉于意以方術賈禍。其先扁鵲。且爲秦太醫。令李醯所嫉。刺殺以死。太史公蓋傷才者之難爲容。誠不如其墨墨以自處歟。若貴人如吳王濞。外戚如魏其武安。勢利相雄。才無足稱。又不務德。故並相比。次其後也。張守節以扁鵲倉公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漉于意。孝文時醫詔問。故以次述之。扁鵲春秋時良醫。不可別敘。因引爲傳首。而倉公次之。扁鵲之附次。於說良合。其云以世相比。疑未盡然也。司馬貞又以吳王宜同楚元王爲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爲一篇。諸王之世有封土者。咸次世家。此二王者。爭技發難。竟以夷隕。非它小過失比。遂出之。抑焉得儼之齊楚乎。自韓長孺。終司馬相如。明御夷之略也。安國主和親。而李廣數與匈奴接戰。最有聲。顧炎武謂匈奴犯塞。而有青去病之功。故敘匈奴於衛將軍驃騎傳之前。以此推之。敘匈奴

奴於韓李之後。固以戰與和。最御夷之術也。衛霍後爲平津侯主父。蓋公孫弘之使匈奴。不合上意。及通西南夷置郡。又盛毀以爲無用。偃嘗諫伐匈奴。時與俱上書言世務者。徐樂嚴安。務修政而戒肆威海外。匪僅爲匈奴也。故更次衛霍。後它如南越尉佗。東越朝鮮。並漢外臣。因更次焉。西南夷漢且置郡縣。故次最後。司馬相如於時實嘗諭告巴蜀民。略定西夷。卽笮冉駝斯榆之君。請爲內臣。是其相次之旨也。淮南王安與衡山王賜約反。當衛青威望之著。謀爲畔逆。是亦一夷狄而已。猥次諸末。殆絕之深歟。凡此者。言能勤遠也。酷吏次循吏。汲鄭各爲篇。爲治之術不同。凡以綏內也。而儒林亦次汲鄭。獵居酷吏上。吏之能循。非深於儒術。殆未之可能焉。所以備其本末也。大宛去中國絕遠。非有匈奴之患害。又非可臣妾之。有西南夷之利。徒以張騫好事。遂勤使將。後酷吏敘之。明非天下治亂存亡所繫而已。然而置使命將。不勝其好大喜功之思。斯勤非所勤也。當時公孫弘緣飾儒術。以文亂法。不恤當世之阨困。而阿諛取容。阨困之不恤。則行能尙不逮遊俠之爲。阿諛以取容。則何所優於佞幸者邪。又次爲遊俠。爲佞幸。其諸有慨於漢廷之治。因以託諷乎。此何異詩人小雅之誼也。以郭解愧弘。而原俠之始於魯朱家。以韓嫣李延年。儼弘而原佞之始於鄧通。又附見之例耳。滑稽之傳者。有齊淳于髡。楚優孟。秦優旃。其人不與漢世相接。故次佞幸後。古者之爲說。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其知計疾出。非能持正道爲責已。然而不令上有過行。身亦蒙幸。可謂善爲佞者也。安所睹必脂韋。乃見容乎。今之佞幸。儻善用其術。盍抑思比烈於古滑稽歟。因

復敍滑稽焉。至於傳日者。獨錄司馬季主。以寓其悼歎。殆傷士之居位者。不能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有慙於日者也。傳龜策。略論卜筮之事。以明其旨要。殆傷上之興事者。不能得老成人與謀慮。頗悖背人道。多失其正。尙不如其用龜策也。終之以貨殖傳。見武帝之世。詩書禮樂之澤。蕩然無遺。而民不得不自各爲身家之謀矣。首陶朱公。有託以遠禍也。次子贛。有段以階進也。白圭乃專事治生。而起於魏文盡地力之時。則亦化於上之教歟。張守節述別本。匈奴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二。因言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司馬汲鄭不合在後。明於體要之言也。司馬貞乃譏司馬不宜在西南夷之下。又謂大宛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遊俠之間。茲豈嘗深求子長部次之誼者哉。夫子長成一家言。曲末之未致。審蓋多有已。若其大體。何詎至鹵莽滅裂者。觀其自敍作某紀第一。某傳第一。是所次第必嘗爲之斟酌。近人或乃稱曰。子長作史。隨得隨編。非於誼有取。則奚解於自敍云云乎。且以事排比。中人之才。皆所優爲。子長智識。顯出其下。抑又何邪。議者徒知紀表依世代相次。遂譽爲體例之嚴。烏足與言神圖之致哉。以上論史記列傳之順序子長次第亦不獨列傳然也。雖八書世家。舉莫不然。是故禮樂者治世之大本。因取以爲八書之冠焉。律者兵刑之所由消息。以濟禮樂之窮。故次之。治曆明時。亦消息於律。因又次之。天官之驗於軌度。治厯之類也。因又次之。封禪之事。於漢爲鉅典。因別析爲篇。而差降於後。封禪者。以禮於名山大川。而宣防決瀆通溝。盡地之利。斯爲要已。因又次以河渠。終之以年準。以觀事變。猶列傳終貨殖之誼耳。以上論史記八書之順序世家始吳。

武之有天下。以秦伯之讓也。次齊太公。道家所爭託以爲初祖者也。本紀之始黃帝。殆同斯旨。明治國之要。莫先道家也。時以儒業治者。爲周公。此道之次也。召公與周公夾輔周室。因次以燕。及周公居攝。二叔不饗。因次以管蔡。二者事連周公。故躡絃而次。次陳犯宋王者之後也。而康叔實承管蔡之亂。收殷餘民。因次宋前焉。終春秋之世。晉楚狎主齊盟。諸侯之勢所爭趨者也。因又次之。越暴興。繼晉楚以起。因又次楚後。鄭司晉楚之霸。而國以不振。事多相連。因又退次越後。三晉田完。六國之與爭雄者也。皆以世比次焉。周之法度。紊於春秋。陵夷於六國。政教之大。已無可言。孔子爲天下治典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故特次孔子於世家。以明所折中。胥由孔子也。然未可廁侯國之間。因繫諸周末。陳涉發難。未得與項羽之宰制羣雄者同日而語。政羽列本紀。而涉諸降諸世家。所以著秦楚之際也。外戚之盛。自漢興以來。帝王之成其治。妃匹實與有助。故以首漢事。次楚元王荆燕齊悼惠王。皆王於高祖時。故以先於蕭曹。夫蕭曹之相。灌嬰張蒼之倫耳。張良之謀。酈食其陸賈之亞耳。乃並次世家。此數公規天下之大計。非同襲常蹈故。而陳平振國家之患。定宗廟以榮名終。周勃與平同匡其難。仍世居相。殆非漢廷他臣所得相擬焉。梁孝王以文帝時。王五宗。以景帝時。王三王。以武帝時。王又各以世次。周勃後。雖不類。列傳之變動。不居亦自陰寓。裁制之志。覽者奉爲後史之先河。乃忘其爲一家之絕學。舛已章學誠謂「司馬決擇去取。例不常居體圓。用神得尙。書之遺欲使來者興起。是曰撰述之職。班固駭備無遺。例有一定體方。用智得官禮。

之意欲使往事不忘。是曰「記注之司」。知言哉。夫次帝紀以備一經。殆循春秋之成例。次列傳以備箋注。殆師尚書之初意。而深合於官禮之法者。則表志之作也。惟列傳之作。消息於尚書。故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不盡沾沾爲一人具始末而已。抑猶禹貢之詳方物。顧命之記禮度。誼別有取。不附出之禮篇。而列傳之文。不嫌有類書志也。書志爲內傳者。事關國故之大。列傳爲外傳者。意求曲末之備。若其大耑本紀實綱之則上。續春秋之志耳。然而遷固本紀中。載詔誥號令。頗雜尚書之體。至歐陽修撰新唐書。始用大書之法。筆削謹嚴。遠出遷固之上。特春秋之能隱約事文。以國史具存。可參取互證。無資備始末於本書耳。今寓記注於撰述之中。斯通變之宜。抑難爲泥執。以繩乎遷固之師。其意而不襲其貌者。凡以此也。本紀之稱。本取諸推行之有其原。祖世本以建名也。紀取諸事物之得其理。倣年紀以標目也。奉此爲全書之綱領。固不得混於餘篇矣。劉昭注司馬彪百官志。謂彪志曰本志。彪注曰本注。蓋事絕佗耑。辭殊衆說。析當篇從爲之名。無所嫌耳。後之寫刻漢書者。別立都目。紀曰帝紀。表稱年表。傳號列傳。遂併十志題爲本志。強取單名。橫配二字。致蹈二本之疑。異諸孟子言本朝之旨矣。班固於紀已革本文。於傳亦除列字。於表又未稱年。今欲數之能一。正宜變耦爲奇。都目云云。果奚取歟。且帝紀名篇。范氏改造。亦非固所創也。固書雖記注而篇目次第。猶有撰述之遺焉。表異姓侯王貴貴之誼也。事際漢興。故以列首。表諸侯王表王子侯親親之誼也。表外戚恩澤侯親親之旁通也。表百官公卿賢賢之差降。

也。終之古今人所以盡才能之變也。其在十志萬事之本。造始律厯。遂次第一禮樂以成化。刑法以弼教。食貨以資養。治世之要。盡此三端。因相次第錄人事之所裁劑。於是大備天文之志。始言天事。先之以郊祀者。敬天之誼歟。以五行繼接。其下象之上與天應者乎。其次述地理以奠其居。述溝洫以盡其利。地道之成者也。終之以藝文。三才之道。惟學可以灌輸之。故爲括舉之辭。以取殿於末。列傳既各以世相次。賢否錯見。而其得失之故。因以明焉。於是次以儒林。人才之興。胚於六藝。百家之所誦法。舍是莫由。殆以詮學術之太凡也。次循吏。服習六藝。而能舍於典法者邪。次酷吏。服習六藝。而大悖其本者邪。有不由於六藝者。平民斯急貨殖。以自營質之能美。斯競遊俠。以自廣質之劣下。斯爲佞幸以苟容。殆九等論才。而欲折衷於學也。自匈奴下三傳。別詳外事。固附見之例耳。終之以外戚。元后王莽三傳。漢十二世。至平帝統緒中絕。元后以母后臨朝稱制。王莽以外戚居攝。絕續之交。政令之大。惟二者司之。故遂漢述焉。儻陰師太史次項羽。呂后於本紀。而陽避其名乎。固於惠紀後。亦紀呂后。獨異之於元后者。呂之權未旁落。元后乃委政於莽。情事自大殊也。先之以外戚。著禍始而已。次第之誼。必有所取。然後敘傳所稱述紀第一述傳第一之云。不同虛設。又黃霸以丞相。朱邑以大司農。並次循吏。錄其治郡之賢也。夏侯勝治尙書。京房治易。別與眭宏同傳。以明於陰陽之學也。而蒯通伍被江充息夫躬。特次酈陸朱婁叔孫及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後。食其之烹。以蒯通之讒也。安之反。以被之謀也。其遂二傳爲之敘述。則有辭矣。顧與充躬並列。

何哉。充躬利口。人知其不肖已。若通之長計謀。則嫌於其智有足稱焉。被之多引漢美。則嫌於其忠有足稱焉。有危覆邦家之幾。而禍心之深藏。難爲辨察。因類次使得相稽檢。斯其旨歟。若向歆父子之類。敘其楚元。則從世及。尤史之通法也。至范史有作。自譽爲體大思深。尋其微旨。殆多難曉。趙翼以謂卓茂圖象雲臺。以治行與魯恭魏霸劉寬同傳。郭伋杜詩孔奮張堪廉范。當建武初。亦以治行與安帝時王堂蘇章桓靈時羊續賈琮陸康同傳。茂等以煦下。伋等以威武。戢亂各次爲篇。自至顯白。然衛颯之興禮教。任廷之選集武略。事具循吏。何以有別於數公哉。光武時。張宗法雄。順帝時。滕撫馮緄。桓靈時。度尙楊璇。以將略著。和帝時。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而胡廣身歷順冲質桓四世。以和光取容。明章之際。郭躬陳寵。以明法律。能允。明帝時。班超。和帝時。梁懂。以立功絕域。顯安順之際。杜根。桓靈之際。欒巴。劉陶。李雲。劉瑜。謝弼。以仗節敢諫。名。光武時。蘇竟楊厚。順帝時。郎顛。桓帝時。襄楷。精陰陽之學。規切時政。殊於方術之詭異。樊宏以光武舅。能崇禮節。子儵亦嘗建議明代。族曾孫準。明習故事。顯名和世。陰識以光武后兄。識弟興。並由軍功有封爵。俱執讓。殊於外戚之寵幸。故各依事類。次錄於篇。此足發范史之真旨矣。至光武時。張純。明帝時。曹褒。並采經禮。修明容典。而鄭康成。丁桓靈之世。獨以禮教化行鄉里。固與儒林之塵。以傳經爲功者。大殊。然其特勒專篇。意主禮典。冀謂以其深於經學。斯鄭范合傳之旨也。光武時。鄭興。以長於春秋。數言政事。依經守誼。范生以習梁丘易。數召引見。訪問大議。陳元亦明於左氏。數陳當世便事。章帝時。

賈逵治左氏學。附會議說貴顯。和帝時張霸受嚴氏公羊學。爲部守。有治聲。皆足致用。非錄錄與諸生爭短長已也。王充當初葉著論衡。而王符著潛夫論。仲長統著昌言。並在季世。其言皆發明政術。非刺刺爲不切之論比也。又袁安張酺韓梭周榮。同排抵后族竇氏。翼混合之郭躬陳寵。尤爲失檢。其明帝時楊終。和帝時李法。安帝時翟酺。桓靈之際應奉及子劭。霍諝。爰延徐璆。同卷者。大氏以辭采之施。效應章著。斯爲終之議。罷邊屯。無其應。斯爲法之正言極論。詭用之。斯爲酺之詐。孫懿移病避試。正用之。斯爲諝之請。舅宋光罪以得原。小用之。斯爲奉劭之甄紀。異知大用之。斯爲延璆之應對辯正。翼謂同爲文學。則奚爲別之於文苑乎。安帝時周燮。桓靈之際黃憲。徐穉。姜肱。申屠蟠。同卷者。大氏以詭時審已。明於去就之誼。遠害全身而已。與向長。逢萌之高尙。旨趣差異。翼謂同爲高士。則奚爲別之於逸民乎。凡范史記注。離析破碎。遠遜馬班。翼之創論。過差次於固。因具論之。夫以子長之錯雜。而條目甚秩。以范曄之整理。而章節苦紛。則才識之優劣。固不可同言語也。傳之別爲敘錄者。曰循吏。晉書沿宋書。北魏書之稱。謂之良吏。南齊謂之良政。遼謂之能吏。曰儒林。唐書元吏並謂之儒學。裴松之注王肅傳。述魚豢魏略。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等爲儒宗。曰酷吏。裴注梁習傳。述魏略。以王思薛悌。郤嘉爲苛吏。傳曰游俠。裴注閻溫傳。述魏略。以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四人爲勇俠。傳曰佞倖。宋書謂之恩倖。南齊謂之倖臣。隋許善心撰梁史。謂之權倖。五代所謂義兒傳。伶官傳。皆佞倖之流耳。史公傳佞倖。中山李延年。以故倡

善歌。亦次篇中。固伶官也。後漢之宦者。北魏謂之閹官。舊唐謂之宦官。明史宦官後。又別有閹黨。殆沿後漢黨錮之名爲之。然閹宦等爲佞幸。非如黨人之賢也。北史以齊諸宦者入恩倖。最爲有識。漢世石顯弘恭。擅權專柄。事詳佞倖之篇。非其例歟。若黨於閹。更佞倖之重臺。則由司馬之例通變之。莫如附閹宦。最其大略。比之衛霍之將軍偏裨可已。牢梁五鹿充宗。陳順伊嘉。並黨比石顯。名並書於顯傳。亦其例也。曰日者。曰龜策。此卽魏志所謂方伎者也。後漢謂之方術。北魏謂之術藝。北周晉隋謂之藝術。許善心。梁史謂之數術。並異名而同實。自北魏創志釋老。元史遂爲作傳。而晉書頗雜之藝術。權而論之。服習其教。傳之徒人。蔚爲風會者。書志之誼也。當最附藝文之篇。以廣學術之變。段託神怪。以干世主。佞倖之倫也。當改隸佞倖之篇。以著妖誕之端。其有當於方伎之旨者。或段幻術避禍。猶差爲近焉。又魏志方伎之有華佗。猶史記之有扁鵲倉公。陳壽以事取類。故入之方伎。司馬以託其微旨。故不別題爲篇。曰貨殖。自後漢以來。不復有其目。曰滑稽。自漢後並削不具。裴松之魏志三少帝紀注。述魚豢魏略。有遊說傳。所謂東里袞。卽其選也。袞行事無徵。參顧褒其遊說。儻滑稽之續者邪。曰刺客。因事命名。不同諸科。後漢傳黨人。別繫以黨錮。蓋師其意耳。後漢所續者曰文苑。此卽史公傳屈原賈誼例也。南齊南史隋書謂之文學。唐謂之文藝。曰獨行。此卽史公傳魯仲連鄒陽例也。新五代謂之一行。新唐書謂之卓行。曰逸民。此卽史公傳伯夷例也。晉宋隋書謂之隱逸。北魏謂之逸士。南齊謂之高逸。梁特次諸引年致事之士。謂之止足。敘稱

題篇祖之謝靈運晉書。因深詆謝書多敘避亂文士。名與實爽。差無愧者。惟阮思曠一人。又稱魚豢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是止足之稱。更祖之魚豢之知足也。別錄諸遜世幽人。謂之處士。殆祖之王隱晉書。太平御覽文學篇。所述王褒讀詩流涕事。卽要刪處士篇說也。劉知幾以與二凶對言。變文爲十士。蓋所錄士大凡十人。隱書又有寒儁。御覽人事篇述劉叔龍。卽寒儁之一。而云有大志。自縣小吏至雍州刺史。夫官刺史則已致通顯。顧猥廁其人於寒儁。是當篇小目。大氏言其人起自單微。不得與佗貴族比數耳。自異於處士之云也。世說賞譽篇。注述張勃吳錄士林云。吳郡有顧陸朱張。三國之間。四姓盛焉。士林之稱。未詳厥旨。儻亦列傳之小目。猶處士之號者邪。曰列女。此卽史公錄緹縈訟父淳于意。冤於太倉公傳。錄寡婦清以財自殖於貨殖傳例也。陳壽魏志。敘龐娥報父趙安仇事。附出子濟篇中。李延壽南史。敘蕭矯妻羊等事。雜見孝義篇中。例卽昉諸太史。蔚宗旣述列女篇。然南陽樊調妻梁嬖。訟妹梁貴人。漢中趙伯玉妻李文姬。藏匿弟燮於父門生王成所。並各附梁竦李固家傳。是雖專篇別行。時亦兼取因事附見之例矣。夫女子隆家。無繫於天下之故。世典咸漏於誼。何傷。其有殊恒流散著佗篇。亦足章闡盛美。虛張篇部。祇益蕪類耳。明史敘秦良玉戰事。與諸將合傳。誠以有丈夫之風。大殊乎巾幗。合諸列女。則甚乖婦德。亦誼類之不能已於通變者也。南齊檀超與江淹表修齊史。稱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王儉議立帝女傳。良非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帝女無庸別傳。斯誠

讜論已。然列女之可散著而不必類敘。馬班史例。遠有師承。顧不能爲發明。抑又何歟。南北二史。同修於延壽。北史傳列女。別勒專目。例殊於南。是一家之說。誼無恒勢。尤所未論。南史所創曰夷貊。晉謂之四夷。宋書謂之夷蠻。謂之氏胡。梁謂之諸夷。北周謂之異域。舊五代金謂之外國列傳。新五代謂之四夷附錄。宋謂之外國傳。蠻夷傳。遼謂之外紀。劉知幾述梁武帝通史。題五湖及拓跋氏爲夷狄傳。則當篇別題。自梁武始也。春秋之誼。詳內略外。非特志存褒貶。內爲之主。外事未相接聞。故辭從其略。太史敘匈奴東南夷。雜出列傳之間。始得互爲參證。孟堅又改從類敘。陳壽更取殿魏志之末。豈太史之疏闕。班陳之嚴密。大相懸絕。誼各有當。固難爲優劣之論焉。惟謂之附錄。稱名差當。謂之外紀。是何言歟。紀者綱維之宏稱。國史頗涉外事。亦明其綱維所及而已。其詳別具外史。非內所視以爲盛衰。則宜所刊削。今猥混同於紀。未免二本之嫌者邪。曰賊臣。新唐以背國自擅者謂之叛臣。僭號稱尊者謂之逆臣。明史之有流賊。逆臣之匹也。宋書二凶之有始興王濬。叛臣之倫也。許善心。梁史所謂羯賊。殆猶明之有流賊。所謂逆臣。殆猶唐書之稱叛臣。北史於逆臣後。別標叛臣之目。說殊隋書。倫文之衍者乎。宋書所創曰孝義。南齊北周隋及南史因之。梁陳北史謂之孝行。晉仍北魏之舊。謂之孝感。唐謂之孝友。許善心。梁史謂之孝德。范史敘張武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則固以孝德顯聞者也。而事詳獨行。是孝義之名。自獨行而析出已。北堂書鈔設官篇。述謝承後漢書有風教傳。風教之大。無過於忠孝。謝書所加甄錄。儻孝德忠

節之倫者邪。北魏所創曰節義。隋謂之誠節。晉謂之忠義。新五代以終持一節者謂之死義。始雖更歷數主。後乃效職者。謂之死事。范史獨行。如劉茂尅扞疆禦。戴就陸續甘心小諒。范式結朋協好。李善繆彤蹈誼陵險。此何愧於誠節者邪。李業見危授命。溫序伏劍死節。彭修扞守中矢。則尤以忠諒著者也。裴注魏志。王修傳云。魚豢魏略。以脂習。王修。龐清。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爲純固。其可考者。清營徐揖之喪。聘感劉琮之降。修急孔融之難。類皆事非通圓。風軌足懷。是純固之云。實猶范之傳獨行。長孫無忌之傳誠節也。許善心。梁史有誠臣。殆亦謂此。新唐所創曰姦臣。宋史因之。前此所未有也。後漢如梁冀。董卓之流。並散次篇中。各依其世代。足以考鏡盛衰得失之故。無取一一爲之標舉也。至隋世許善心撰梁史。篇爲之目。賢者號以誠臣。不肖署以權倖。儻在中庸。又別繫以具臣。惟具臣與宗室王侯謂之列傳。餘並稱傳。其爲破碎。又有甚於諸史者焉。知幾有言。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漢代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躡。躡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故班史無錄。僅詳其名爵於申屠嘉篇中。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承。後漢書爲之立傳。卽其例也。後世位宦通顯。雖才德闕如。概登簡策。所記止具生前歷官。沒後贈諡。其間或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恒事。曾何足觀。始自魏收魏書。迄乎南北史。通多此體。則善心之傳。具臣。深乖史法。抑焉所取。哉。宋所創曰道學。此太史公傳仲尼弟子例也。學術流別。自漢後益以大濬。至宋始一約之於正。然而異同之爭。甚於水火。顧咸自

謂眞儒。由是奉儒爲諸子之通辭。遂忘九流之志趣懸絕。所操業初固本之六藝也。孟荀一家。而說各持名墨異術。而誼相互。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誠孰與辨之。宋史燕類。學人頗以致譏。獨其別傳道學。殆非所宜詆。其篇標以道學。比諸易之言殊塗。劉班之言九流可已。若混同之老莊爲道家。斯抑舛也。蓋老莊之有道名。誼取儒墨之術。名法之說。胥所包舉。盡人循由之。莫能以外耳。其始得稱出於徒人之私署。後因仍而不革。孟子所謂楊墨。楊卽道之別子。曷嘗命之曰道哉。是道學之勒傳。雖貌同於弟子之繫以仲尼。精求其意。儻又傳老莊以規其大原。合孟荀以盡其派別者邪。議者不察。過謂道學宜合儒林爲篇。茲固以不狂爲狂者邪。考史。漢之創立儒林。以功在傳經。殆守虛器者也。至於諸子。始因器以見道。范蔚宗惟以鄭康成賈逵於道各深有得。故略其傳經本事。進參錯於將相名臣之列。如以此追咎。恐馬班亦有艱於作答者矣。或者謂名以道學。不如名以理學。尤爲失之。宋世道學之禁。出於時人所指目。抑猶東漢之有黨人。禁錮終身。范史遂標黨錮之號也。五代新史所創曰雜傳。舊史敍五代諸臣。以卒時年爲斷。如張全義、朱友謙、袁象先。當梁世頗有名蹟。以沒於梁後。退次之唐臣。楊思權、佐唐廢帝。篡立。以終於唐。滅降。廁之晉傳。馮道、歷相唐晉漢周。至宋猶存。編諸周書。新史特立雜傳。使以類次。惟未更事二姓者。始各爲其臣傳。考晉王沈撰後漢書。梁七錄本百二十二卷。隋志所著錄爲卷僅八十有五。及唐志既次後漢書百二卷。又別出後漢書外傳十卷。是外傳固附本書。至隋外傳就佚。本書頗亦殘缺。唐時始復全得。

惟亡其十卷耳。然書敘漢事。固以斷代成編。外傳之作。於誼奚取。疑別甄錄。漢末羣雄。文多旁出。難綜繫之本朝。故謂之外雜傳之作。蓋廣斯意也。惟薛氏史例。亦自有所原本。裴松之魏志。闔溫傳注。稱魚豢魏略。以賓碩雖漢人。實下接魏事。誼相類。編之魏書。非其比歟。於庠絕續之際。亡國臣屬。歸命新朝。類於五季者何限。如董卓劉焉之倫。並丁漢季。苟彧爲操計事。志在匡劉。陳壽以與曹劉有連。因越次而載。范史繼作。更入漢後。權衡得失。說各有持。及劉宋朱修之入魏。後復來歸。又毛修之亦北入魏。餘如薛安都。裴叔業。並臣事二姓。南北二史。因兩錄於篇。隋裴矩仕唐。復踵斯例。夫南北涉時尙淺。史傳撰自一人。取法歐陽。於事差便。若隋氏中絕。逮唐之垂終。歷世綿長。艱於整齊。勒成一史。而事或重有繫於先朝。名忽差降於後史。將使後之人何以綜考其本末乎。藉令超次前書。事兼闡及異世。則後事之不具。又豈能加優於前。兩有所滯。誰爲適從。邪竊謂傳之爲誼。取釋經言。非同謚號。必加諸歿世。昔漢烈女龐娥親躬報父讎。安定梁寬爲之作傳。裴注魏志。皇甫謐烈女傳。實云。則及娥親生存。已有傳行世矣。晉之末造。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檀憑之。同宋武起誼。而志匡帝室。事詳晉史。不入宋書。陶潛誼不臣宋。特目爲隱逸。列之晉簡。苟末路無聞。而前事宜述。次之先史。可也。或蹟顯晚歲。而往無可稱。次之後書。可也。其更歷兩朝。各有足錄。卽兩次之可也。卽以名字複出爲避。視事所涉。從其類附。次佗篇以備前錄。明所重者。特求事之悉。其重錄於後者。雖取其事。兼詳其人。始別立傳。亦烏所病者。身之顯晦。非所屑爭。所爭在善。

惡得失之。故而已。徐爰纂修宋書。表奏宋變號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僞玄纂竊。同於新莽。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楫禪讓之前。皆著之宋策典。請外詳議。於是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人同爰議。宜以義熙元年爲斷。王休若、檀道鸞謂宜以元興二年爲始。虞穌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考桓玄篡立。安帝廢王安固時。元興二年也。明年玄始伏誅。安帝復辟。改元義熙。諸桓曰。蔚曰。謙曰。珍。毅曰。亮曰。胤曰。石。是歲始翦滅殆盡。十二年。劉裕遂以相國封宋公。王檀之議。以桓氏發難。晉統以絕。宋武起而承之。其後安恭之立。不成乎。爲君則視爲東西周之餘息而已。虞穌之議。以人心雖咸歸宋。未爵命以前。尙無所階以建號。則視爲六國未併。秦未稱帝也。持此爲衡。猶各言之成理。至義熙之始。推奉故君。不特一裕也。晉無君而有君。乃續宋於桓亡之後。豈欲夷宋於桓乎。昔堯老而傳。大舜居攝。天子之事。舜雖尸之。未嘗入堯之宮。奪帝之名也。彼躬元聖之德。猶懷二日之嫌。況在梟雄時。尙退執臣節者邪。裕之嗣晉。託於禪讓。自永初已上。並戴晉年。橫割年歷。巧爲補苴。諸臣爭媚。無一是者。爰爲尤謬。然觀其擬玄於莽。譎於取誼。又甚於諸臣。蓋玄莽並視。則武帝之興。比隆光武。晉之安恭。不足爲有無也。朝旨顧遠。取桓事。寄之宋篇。轉失爰之本心矣。特光武戡亂。漢久無君。名在聖公之籍。實未可繩以君臣之誼。不過同時並起而已。詎如裕之從衆共安王室者哉。沈約修宋書。不從爰舊。殆亦事悖大常。終難爲信也。惟史之失於斷限。實自陳壽已來。當魏武

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唯二袁劉呂而已。若進鳩行弒。燃臍就戮。總關王室。不涉霸圖。而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董卓。猶秦之趙高。昔車令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公孫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非唯理異。犬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忘歸。迷而不悟者邪。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它記。無宜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死漢。其事斷入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列高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胡氏羌有錄。索虜成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思欲陵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僞。比於羣盜。盡入傳中。當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又張寶李雄。據有涼蜀。其於魏。校年則前後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豫魏氏。而橫加編載。若夷狄本系。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盤瓠。高句麗以鰲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鬪徙居。諸如此說。求之歷代。何書不有。作者曾不知前撰已著。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爲史之體。有若於斯。以此稱博。異乎所聞。此知幾所爲。允言其理。再三歎息也。考魏武之事。漢晉祖之臣。曹自比烈於桓文。異革命於湯武。持此入紀。舛於正名之志者乎。若高歡之奉東魏。宇文泰之輔西都。同項羽之立孫心。殊王莽之攝漢政。持此入傳。乖於實錄之旨者乎。亦有身卒前朝。心在私室。如劉宋之王鎮惡。

終於義熙之時。沈約以其歸心武帝。裁取入宋。是又誼別有取。不同恒科者焉。晉武之初。議立限斷。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王瓚欲引嘉平。下朝臣盡入國史。惠帝時更議。荀峻荀藩華混並同勗議。荀熙刁協議始嘉平。於是王戎張華王衍樂廣嵇紹謝衡皆比附賈謐。請從泰始爲斷。晉受禪於陳留。始改元爲泰始。正始建號。齊王卽位之初也。勗猥拔宣王。上續明帝。已爲乖越。及八年改號嘉平。其時不過與曹爽爭權。宣王爲奏免族誅。此尤事涉季氏。無與魯政。且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推原其故。大氏欲竊比文考之受命。稱王。遂益張其衰說耳。謐之姦賊。詎足稱賢特事。當乎理言實。未可以人廢也。當時議互歧。依違靡決。誠亦有難取信一心矣。魏收身事北齊。其敘元氏。不廢孝靜之目。明高洋紹統承之東魏也。然則高歡自當立傳。次之魏臣。今使國之重臣。闕名於史。烏得爲宜。及令狐德棻續造周書。西魏三帝。咸入泰紀。斯有合於項羽入紀之遺。優於前史已。李延壽北史並踵前規。特補紀西魏。與東並峙。此又以唐續隋後。而隋承於周。周復上接魏餘耳。然則孝靜之篇。復將焉取。持周齊之繼起。規篇卷之離合。以孝靜入之。歡篇以西魏寄諸泰紀。庶因革之大昭焉。日星有目共見矣。昔尼父之定虞書。以舜爲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以隱爲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譬諸爲山造基。一簣明有所沿也。左氏之續春秋。訖於孔某卒年。道家之述管子。盡於夷吾歿世。譬諸爲樂曲終。奏雅明有所賸也。然則事有交互。誼必兼書。豈得苛其濫軼歟。知幾嘗譏漢書表志。侵官離局。紀傳所存。唯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義年。而地里志首全寫禹

貢徒有其煩。竟無其用。春秋諸國。賦詩見意。左氏所載。唯錄章名。如地理爲書。論自古風俗。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此爲躑躅說之讜者已。至謂宋書上括曹魏。隋書仰苞梁代。永言其理。可爲歎息。斯抑過焉。考陳壽之志三國。典章制度。悉闕於篇。宋書補亡。曾何可責。及唐修五代。周則令狐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帥領其事。齊則李伯藥領之。梁陳則姚思廉領之。亦不撰志。魏徵旣總知隋書。顏師古孔穎達撰紀傳。而李淳風撰天文律歷五行三志。于志寧韋安仁李延壽敬播分撰諸志。事兼五代。篇附隋書。猶宋志例耳。如懷此以相督過。是史氏家言。無獨斷之學。以神其裁。制復眇比次之功。以資於考覽。亦安所取哉。夫獨斷之學。成於覺諸子之成。其家覺爲之也。比次之功。資於知有司之守。其籍知之助也。史氏以獨斷。雄千載者。僅太史公歐陽修之撰。五代史記。庶爲近之。孟堅以比次。專能其後。後漢三國明史。於史體號爲謹者。莫不致詳於比次。餘史優者。並比次多精劣焉者。必務申獨斷。而學未足以舉之者也。故凡爲言者。輿詒畫虎之嫌。不如其類。鷺已章學誠論比次之書。析爲三科。有及時撰集。以待後人之論定者。若劉歆楊雄之史記。班固陳宗之漢記是也。有志著述。先獵羣書。以爲新樞者。若王氏玉海。司馬長編之類是也。有陶冶專家。勒成鴻業者。若遷錄倉公技術。固裁劉向五行之類是也。夫及時撰集。以待論定。則詳略去取。精於條理而已。先獵羣書。以爲薪樞。則辨同考異。慎於覈核而已。陶冶專家。勒成鴻業。則鈎元提要。達於大體而已。內官起居之注。私家傳記之作。皆及時撰集者也。而苟於去取者。

乃流爲小說之短書。淺言。始皇之重列秦紀。五行之錯出。仲舒皆慎於覈核者也。而矜於薪樵者。乃爲小學之典林韻藻。華陀之醫疾。管輅之占事。朱建平之相人。三國志並詳敘於本傳。亦效倉公傳爲之。取達於大體者也。而謬於陶冶者。乃流爲小學之策括。小說家言。好惡從心。漓其本質。卽采之故籍。不着所出何書。一似已所獨得。無從徵信。故其言與史日舛。典林韻藻。摘取句字。不能采錄。大凡存其精要。專門之書。已成鉅編。及原書亡佚。大誼湮沒。難爲鉤稽。故其言充無當於史。策括之作。於傳聞異辭。記載別出。不能兼收並錄。以待作者之決擇。而私作聰明。自定去取。故於史益無所發明。然則三者之於史。或文體大類。或本事相因。誠無關於鴻業也。而學人相與究治亂之故。探道德之歸。於此蓋亦兼有取焉。斯所以能參伍於六藝之中也。

(一八) 論贊

論贊之原本於春秋三傳。知幾論贊篇曰。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段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旣而班固漢書曰。贊。荀悅漢紀曰。論。劉珍等東觀漢記曰。敘。吳謝承後漢書曰。詮。陳壽三國志曰。評。王隱晉書曰。議。而魚豢魏略。佚文散見於裴松之志注。有西戎傳議等。殆已開其先。何法盛中興書曰。述。晉常璩華陽國志曰。撰。後魏劉昫燉煌實錄曰。奏。晉袁宏後漢紀。梁裴子野宋略。自顯姓名。晉皇甫謐帝王世紀論贊。見於太平御覽。皇王部者。有漢高光武二篇。冠以玄晏先生。葛洪自謂抱樸子。覽

其所撰。並列其所號。洪書今存者。唯神僊傳。未睹所謂論說。意論題抱樸殆言良吏傳也。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齋書。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誼一揆。取便於時。則總歸論贊。夫論以辯疑釋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誼實在斯。澹撰後魏書。以爲丘明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閒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所不論也。於史稱爲簡要。信不誣也。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成史。尤宜闢畧。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耑。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良可詠也。荀悅漢紀。誼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以降。流宕忘返。大氏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儼事。袁宏後漢紀。務飾玄言。謝靈運晉書。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邵齊志。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飾彼輕薄之句。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佗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班固贊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諸誼甚備。所謂文省可知者也。及後來贊語。多錄紀傳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甚者。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馬遷自敘傳後。歷寫諸篇。各

敘其意。既而班固變爲詩禮。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則約之。使少。理寡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善惡。史之褒貶。無段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條貫有敘。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子顯齊書。李延壽南北史。唐修晉書。皆依范書誤。本篇中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敘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誼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概。一言以蔽之。夫史之資於論說。或以著其誼之得失。或以昌其志之隱微。至太史公繫夏殷周秦。多推闡於事外。而於五帝特明其撰述大例。三五爲治。形勢昭著。無俟言說。秦之爲國。又可互稽之。始皇。故有異他篇耳。大氏事繫諸人。說裁諸已。綜萬殊之跡。成一家之言。擬之諸子著書。初無異旨。贊者持書以相爲佐。益論者據事以得其倫。紀叙者比誼以定其類。例詮者擇善以曲爲餘。喻評者酌辭以權其高下。議者准意以示之法度。撰者體物以極其名數。述者承流以資其引伸。奏者奉詔以俟上裁制。建稱各殊。立言之本。固無涉也。必爲優劣。實窮於辭。浦起龍至謂直言爲論。韻語爲贊。強立區域。未免有識竊笑者已。蔚宗論制後。制贊散見當篇。誠爲贅設。然考隋志史部。稱范本書爲卷百二十有五。別有四卷。謂之讚論。疑論後之贊。初本別行。殆以擬

史記之自敘。漢書之叙傳者也。又有漢書讚十八卷。或裁取前書爲焉。不與後書相切。唐志次蔚宗後漢書讚十三卷於雜史。儻文之誤耶。左氏傳多引仲尼公羊。又旁證諸子。沈子是先說。有可竊取。固不必言盡已出矣。太史徵說於賈誼。以明始皇得失。晉書擇言於制曰。以說諸帝事行。皆其比也。二傳解春秋。雜經言以成傳。太史首敘伯夷。全致其慨慕之思。蔚宗敘黃憲。雜引頌美之語。則傳卽論也。又差若與類矣。此豈論後無重贊之誼。卽傳外殆亦有無勞申論者。宋濂之修元史。不爲論譔。自以比次之書。是非得失之數。已詳事中。難與爭能於作者。遂謙不敢輕於立說。斯足賢已。若持此爲史法之良。假如志有未顯。誼有未章。無片語爲之發明。抑焉足備後人之考鏡耶。昔子長作史。本諸文談。凡所發明。多沿先說。及載之篇章。不爲析分。以一家之學。父子相紹。無取於別白耳。許善心撰梁史。本之父亨。本傳述敘云。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稱名按者。並善心補闕。異乎古之爲學者已。雖然。向歆父子。說術不能盡同。其於先說。曲徇而無敢爲幹。蠱斯違其心之安。掩襲而概施以矚。括斯嫌於名之僭。則善心之例。自可循守。勿替已史記述秦事。悉本古說。其文有異出。并兼采以附始皇之末。古人之不自專輒。亦後之所宜取法也。其後漢書志五行。檻仲舒。別向歆。劉說多與董錯。咸著於篇。亦意存矜慎。不敢謬有點竄。或轉疑悞學徒耳。知幾毛舉求疵。殆以不狂爲狂者邪。

(七) 敘例

敘例之原本於書。敘及左氏之發。凡知幾敘例篇云。孔安國有言。敘者所以敘作者之意也。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敘。敷暢厥誼。降逮史漢。以記事爲宗。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敘。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敘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蔚宗。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炫文采。後來所作。佗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敘。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爲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敘。課成其數。蓋爲史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譬夫方朔始爲客難。續以班固賓戲。揚雄解嘲。枚乘首唱。七發。加以傳毅七激。張衡七辨。音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恆說也。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踰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唯干寶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粲之著元明紀。孫盛之修魏氏春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若沈約宋書志敘。蕭子顯齊書敘錄。雖皆以敘爲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干寶蔚宗。理切而多功。鄧粲檀道鸞。續晉春秋。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誼甚優長。斯一二家。皆敘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依蔚宗。貪天之功。以爲

已力。異夫范依華嶠、班習子長，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唐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唯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號曰列宗，此非言之難行之難也。」乃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既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以後爲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酒也。又敘傳篇曰：「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爲傳，然其所敘，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蔑爾無聞。至司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放文園之近作，模規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循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茲體無改，然自敘之爲誼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卽爲實錄。而自敘乃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春秋所諱，持爲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祖父不肖，爲州閭所鄙，答瞽頑舜神，繇惡禹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爲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盛矜於己，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然則人莫我知，君子下恥。孔子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聖達立言，時亦揚露己才，或託諷以見情，或選詞以顯跡，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門人言志，由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敘也，始以誇尙爲宗。至魏文帝敘典論，歷述平

董卓脫張繡諸盛烈。善射擊精彈碁諸瑣事。葛洪敘抱樸子。盛陳涉覽之博極淵山。撮要之精比珠玉。又踰於此矣。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一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閹閹。孽門寒族。百代無聞。而辟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戴德之述邾氏所祖。子長之記振鐸所封。並爲曹氏之初。魏書敘記云。始均入仕堯世。宋書索虜傳言。李陵顯聞漢時。俱稱拓拔之始。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揚氏之寓西蜀。胃纂伯嶠。班門之雄朔野。家傳熊繹。恐自我作故。失之彌遠。蓋詔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佗親人。斯悖德。凡爲敘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按知幾二論。其言辨矣。而於敘傳之作。徒矜其細。無涉立言之本。良所未安。凡書之有敘。所以挈持其大綱。其隨條立例。所以疏通諸細節。今所行諸史。惟魏收撰魏書敘傳。文闕不具。餘惟沈約宋書。李延年北史二家。步武馬班而已。沈李綜論書例。與馬班之條疏篇目者。又微不同。要取明本心。固無二致。而備紀事行者。所以表立言之非敢自苟也。上溯先世者。所以證家學之有所由紹也。斯不過附史以見。實無當史之本經。昭已晰已。知幾顧謂史記上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綿長。其自敘始於氏出重黎。終於身爲太史。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年。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事。自敘遠徵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及。踰本書遠矣。施於家牒。猶或可通。列於國史。多見其失。豈特未得其神。並形而失之矣。文選顏延年北使洛詩。永明九年策秀才文。阮嗣宗勸進表。後漢二十八將論。張景陽六命。注引謝

承後漢書敘。似分繫篇目。仿馬班爲之者也。唐志敘本書別有錄一卷。蓋卽謂敘耳。魏志華歆傳。世說德行方正二篇注。所引華嶠漢後書譜敘。並言華氏事。證以本傳三譜敘傳目錄之文。是選述先事。實敘傳中語。非本之三譜也。而皇后之立紀書志之題典。本傳所表明。迨並本之敘傳。於篇目次第。略不復言。是嶠亦祇揭其大意。倘開沈李之先者邪。隋許善心梁史敘云。敘傳論述一卷。別爲敘論一篇。託於敘傳之末。原善心之意。以敘述家世者爲傳。以綜敘書旨者爲論。於文之體貌。似析之至精。軌之馬班。未睹其能合也。且使其言上起太嶽。下訖陳時。則傳入梁史。於誼奚取。若專述梁事。表揚先臣。則裁篇別出。於法未協。糞合之敘論。兩者交譏矣。魏澹撰後魏書。別爲史論及例一卷。隋書本傳。不言詳敘先世。斯猶差瘵於善心者矣。又敘例散見當篇者。雖謂之論可也。太史五帝本紀論。稱擇言尤雅者。凡紀傳之擇雅。皆可以此語繩焉。非例之屬邪。左氏傳撮春秋之例。亦隨文附著。是其比已。於十表篇首。數陳凡要。著明得失。與篇終贊說。復何以殊。強割繫之篇首者爲敘。篇末所繫爲論。此古所未聞也。東觀漢紀。易論爲敘。必循名以求。其爲煩惑。抑孰與歷之。又史家篇卷。不勒都目。遷史自敘。固書敘傳。當篇小目。具存末簡。重牀疊屋。誠無取乎爾。及隋史記。兼繫目錄一卷。蓋出於後之好事所造。非其舊也。覽晉書華嶠傳。稱所撰漢後書有敘傳目錄。是目之入錄。嶠實創爲之邪。知幾論題目。以謂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繁者唯書姓氏。若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是也。必人多而姓同者。則結定其數。

若兩龔之錯出於王貢及鮑。兩夏侯之錯出於睦及京翼李。兩王之取殿於趙尹韓張是也。如此標格。足爲詳審。至蔚宗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以周易六爻。誼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自茲以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鄰國。編於魏史。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職官。至於江東帝主。則云僭晉司馬叡。島夷劉裕。河西長則云私署涼州牧張實。私署涼王李暹。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末具列。必如收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盜賊傳。亦當云僭西楚霸王項羽。僞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一具言。無所不盡者也。法令滋章。古人所慎。若范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尋當篇之析目。託始詩書堯典禹貢。以目撮其誼。而禮之題篇。詩之區類。易之十翼。下至孝經之十八章。皆其流也。史氏本之。於是有傳紀志表之別。儒林循吏之分。關雎鹿鳴。以目領其辭。而易之析經。上下春秋之敘君十二。下至論語之離篇二十。皆其流也。史氏本之。於是史公附綴曹叔於管蔡。別次汲鄭於循吏。而於齊臣僅舉其世族曰管晏。魏冉乃臚其爵命曰穰侯。秦疾與甘茂合傳。獨徇其俗曰樗里子。張蒼忽陳其官守曰丞相。夫豈有所憎好。故變文以加之褒貶哉。苟取可區異篇章。事之爲詳略。辭之爲華樸。於誼無取。殆非其意之所甚措者也。班史題目。始稍留意。故傳凡合三人爲篇者。必兼詳其名。自三以上。始不之及。惟敘諸劉賈澤澤。從其所封。

國謂之荆燕吳。此錄宗室特殊其例。以有異特傳。難可援劉交之題楚元王爲比。又繫出不一。難可援高五王武五子爲比耳。考隋志霸史。范亨燕書。其佚散見於通鑑考異者。有武宣記。文明記。散見於太平御覽天部者。有烈祖後記。此改本紀爲記者也。正史何法盛晉中興書。其佚散見於文選注者。殷仲文桓公九井詩。述桓元錄。謝靈運述祖德詩。述陳郡謝錄。阮嗣宗勸進表。述劉聰錄。庾元規讓中書表。述潁川庾錄。謝修下忠貞墓啟。述濟陰卞錄。散見於北堂書鈔者。設官部述會稽賀錄。瑯琊王錄。濟陽江錄。陳郡袁錄。太原王錄。順陽范錄。散見於史通者。因習篇述劉隗錄。書事篇述鬼神錄。此改列傳爲錄者也。夫記之建號不足。示存大綱。錄之立稱。不足取備曲末。詭爭新乎耳目。羌莫究其指歸。彼於迹貌之外著。猶舛謬若斯。儻進求古人精意之存。詎克有所深悟。按謝承之撰後漢書。不勒帝紀。而隋志仍次諸正史之篇。夫治亂之要。胥帝紀所宜致詳。傳志之屬。所以備參稽耳。今削除綱領。泛及叢雜。則誼近故事。烏得復以馬班類例相繩哉。古六藝。如易之有周服。書之有歐陽夏侯。詩之有齊魯。禮之有二戴。春秋之有公穀。凡諸傳說。始俱別行。而其奉以爲張本。同出於經。故雖不併合之本經。無所嫌也。後漢著錄。出承前者。惟傳東觀。假如謝承志存補苴。效馮商之續太史。斯當襲其故稱。以示有所循守。如要刪自命。同周書之別行。斯當別出機杼。何用珍此殘縑。又王隱晉書。何法盛晉中興書。知幾謂二家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夫三易言天。皆以程其人事。至於書有洪範。春秋之書災變。則又以證人事之得失。

焉。然言理者貴探微以成其顯。徵事者貴摭實而去其虛。左公好奇。始矜語怪。綜覽所錄。互有短長。論石言則足祛細人之疑。論伯有則足明鬼神之狀。此其長也。若晉侯不祿。幾見於大厲之壞門。曹國將亡。禍萌於衆鬼之謀。社苟天所廢。人難爲功。任運以行人道。必絕於義烏取。乃一一具書。此其短也。蔚宗博采。勒成後書。方術傳述王喬飛鳥。左慈變形。蠻夷傳述槃匏狗族。廩君虎化。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其爲失理。抑又甚焉。持稗官之恆談。入太史之副錄。其爲誣濫。未可巧飾矣。且事悖經常。豈特談鬼。惟人亦然。知幾云。自魏晉以降。著述多門。裴啟語林。邯鄲淳笑林。劉義慶世說。沈約俗說。皆喜載調謔小辨。嗤鄙異聞。雖爲有識所譏。頗爲無知所說。斯風一扇。國史多同。魚豢魏略言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晉書述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宋書記劉邕榜吏以膳痂。南史書朱齡石戲舅而割瘡。於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爲雅言。苟使讀之者爲之解頤。聞之者爲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焉。蓋小說家言。體裁自殊三史。故青史載筆。終不與尙書比肩。共春秋參立也。昔太史書事。如高祖從武負蕢酒。韓信出淮陰。胯下。亦錄彼細行。登諸篇章。要取節微以知著。未嘗逐末而忘本。意興攸寄。觸物成文。茲實純任天然。要不鑿以爲說。持爲立言之恆意也。譬詩之有興。必泥物以索其情。情已先荒。同易之有象。必逐事以窮其變。則變不可極。族史無識。宜見晒已。陶淵明自言讀書略識大意。識意者能權於輕重之數。豈快於苟簡之爲歟。李夢陽之法孟堅。習爲趨蹌。所爭在語勢之伸縮。與辭旨之巧拙。是猶伶人之演故事。雖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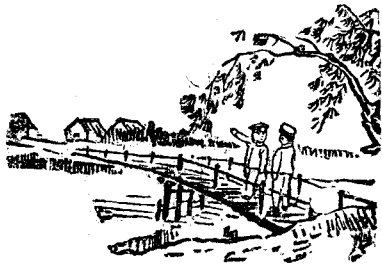
古之似終失已之有也。侯朝宗之師子長。王爲寫生所摹。放在項羽本紀。及封禪書。是猶滑稽之善諧談。雖曲得事之神。終非理之寓也。二子之讀史。不得咎以苟簡矣。揆之輕重。亦果能盡得哉。宋儒譏文爲玩喪志。爲此輩言耳。又曰。讀史令人心粗。爲有奪於耳目。理爲所蔽。心潛與爲推移。心之病粗。儻亦根志之先喪者乎。夫編年紀傳。同於春秋。然覽歷史本紀。子長志在春秋。體則仍放左氏。范陳志在左氏。益大違於春秋。至歐陽修史。始準春秋之體。而編年自荀悅漢紀。亦全法左氏。至朱子纂綱目。始依春秋。則一家之中。復各異派。特善師古者。貴識其意。無貴襲其貌。此固文之通例耳。昔荀悅漢紀。高祖篇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誼。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知幾述于寶晉紀之釋五志。體國經野之言。用兵功伐之權。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文誥專對之辭。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知幾復申以三科。禮容用舍。節文升降。則敘其沿革。君臣褒儻。國家喪亂。則明其罪惡。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旌其怪異。夫忠烈貞孝之書。道誼之達也。體國經野之謨。褒儻喪亂之戒。法式之彰也。禮文沿革之故。古今之通也。用兵攻伐之略。功勳之著也。才力技藝之殊。賢能之表也。至於文誥專對。禮度由焉以明。則道誼之極。成敗由焉以判。則法式之林。而所謂禍福感應者。聽於天而人無所補苴。或難取備法式。誣其人而天唯所鄉背。或難取衷於道誼。是干之滌流事紀。已不逮荀悅以誼裁制之圓。劉之兼采怪神。又不逮于寶詳於說人之美矣。大氏史氏之記。取存政教之得失。民俗之美惡。所謂其事其文也。因以極古今之變。探

道誼之歸。使較焉以著。則孔子竊取之微旨耳。事之有其功。人之成其賢。世之資其法式。又惟於道誼審其離合。荀氏五志約言之。固厪道誼之達。古今之通而已。章學誠云。孔子筆削春秋。復以微言大誼口授其徒。三傳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其後史遷著百三十篇。乃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至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其學始顯。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相與傳習其業。以垂久永也。則道誼之參離。淵乎以微。殆難爲眇見寡聞道歟。魏晉以來。史體濫漫。絕無古人筆削嚴謹之致。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諭之故。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日月記注之先後。不勝擾擾。文亦繁蕪。復沓。盡失遷固之舊。豈盡才力不逮。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繁富也。太史自敘。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所從來。深恐後人不知所云。特筆以標之。所謂不離古人。考信六藝。皆百二十篇之宗旨。或殿傳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復自明。既而陳壽蜀志。錄楊戲所著季漢輔臣贊。記之傳左。戲所贊。壽不傳者。皆注疏本末於辭下。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蓋放固地理藝文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史氏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悵。畢載則言有所妨。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誠法之至善者也。宋范冲修神宗實錄。別爲考異五卷。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亦別爲考異三十卷。目錄三十卷。釋例一卷。元脫克脫遼金二史。別各繫以國語解。史注疏別可得言焉。陳壽之注楊贊。范馬之撰考異。比諸外傳。釋

例比諸內傳。知幾稱鄧粲晉紀始立條例。撮略漢魏憲章殷周。則司馬所放也。而目錄實章句之變。語解象故訓之作。非不憚爲煩勞。懼乎師失其傳旨趣日晦耳。其史幸爲師儒所服習者。遷史自裴駟集解。今與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誼並行。固書自應劭作注。今在顏師古注所甄錄。類闡其家學。方駕毛孔焉。李賢援其例以注後漢書。準之六藝。猶毛詩故訓傳耳。若裴松之之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齊陸澄之注漢書。多摘子長異說。劉昭之注續志。以補馬彪所略。此外傳之體。取互文以見意也。唐何超之撰晉書音義。審音辨字。頗有發明。此故訓之體。取隨文以著義也。徐無黨之注新五代史記。尋文考義。明其褒貶。此內傳之體。取書法以標例也。吳仁傑撰兩漢刊誤補遺。以發班范之疑滯。殆循鄭康成箋毛詩之意。胡三省撰通鑑釋文辨誤。以疏別衆本之違離。汪克寬撰綱目考異。以條注傳寫之差互。殆猶鄭注三禮之兼存古文古論之備述。魯誦讀。以及通鑑之有王應麟地理通釋。以鈎合於古今。綱目之有幼學集覽。徐昭之考證。陳濟集覽正誤。馮智舒質實辨正。以詮釋其名物。並故之屬。明張之象太史史例。剖析文字之詳略。劉義仲通鑑問疑。定著體例之得失。呂夏卿唐書直筆。整比事言之要刪。尹起莘綱目發明。劉友益綱目書法。疏通義旨之予奪。並傳之屬。倪思班馬異同。而劉辰翁爲評。倪書猶公羊之采。未修春秋。太史之附秦史別錄。蘭臺之兩載。仲舒向歆五行異說。劉評同裴注三國之隨事發正。並外傳之屬。而熊方法馮商之續太史。褚少孫之補子長。別補後漢書年表。則蒐討闕遺。固亦內傳之流也。吳縝法何休之左氏膏肓。

穀梁廢疾，作新唐書糾謬。五代史纂誤，則駁議違失。固亦外傳之流也。至明張自勳綱目續麟，以春秋舊法，糾誼例之訛。芮長恤綱目拾遺，以通鑑原本，辨刪節之失。皆沿吳縝之頽波焉。知幾知史體之原於春秋，尙書顧不悟史注之類於箋傳何邪。且察於事紀之謂故，精於誼類之謂傳。參以殊文之謂外傳。顧譏切松之不刊同異，恣其擊難。陸澄摘字增缺，標爲異說。劉昭注補彪捐，事言非要。是韓嬰之說詩，公穀之說春秋，亦未免廣庸音矣。復過推劉孝標之注世說，善於攻謬，博而且精。是呂步舒之排董，亦可云善守師說矣。然則非特史尙三長，卽注人亦未宜鹵莽從事也。

按原作一氣直下，不分段落，今爲劃分爲四章。每章又分爲若干節。每節註明題旨，以清眉目而便領會云爾。編者識。



日本湯本求真氏，本為西醫專家，後覺西醫仍未臻完善，悉心研究漢醫十八年，就研究所得，著為是書；對於漢醫學上之闡發貢獻，一般讀者早有定評。黃巖周子敘先生，譯成漢文，以餉國人。馬君武先生題謂：「發宇宙之秘密，謀人類之健全。」其價值可知。

皇漢醫學

日本湯本求真著
黃巖周子敘譯

全三卷
各一厚冊
精裝三元半
並裝各三元

①譯文力求準確。

②病名藥名及生理解剖化學諸名詞，皆譯以我國通行之名詞，並附英德文原名，為原書所無。

③脈學名詞，略採西醫最新之學說與古說互相發明者，逐條附錄，以便參證，亦為原書所無。

④原書藥物用量，悉合以我國用量，詳為注明，俾合實用。

特點

中華書局出版

文苑

文錄

與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者書

張爾田

其七 論李義山戀愛事蹟

在滬暢談極歡。聞公言去歲曾見某女士所作李義山戀愛事跡考一書。有某君者。不以爲然。作文評之。見下附錄公又謂某女士所據事實似多本於拙輯玉溪生年譜。而書中所列參考引用書目則未及拙輯云云。此書與評文。僕皆未見。其內容如何。所不敢知。但僕非主張提倡戀愛者。拙譜於義山豔情諸作。大都沿用前人舊說。各標所出。未嘗自作一解。僕於碧城詩下。曾有一例曰。義山好以仙情艷語入詩。有實有本事者。亦有別有寄託者。細審實不易分別。苟所解於通體不甚融洽。固不如仍舊說之爲愈矣。此例實通貫全書。至於前人判作艷情。經僕糾正者。尙不勝縷指。原書具在。可以覆按。如果不信。可將義山諸詩。取朱鶴齡姚培謙屈復程夢星馮浩諸家及僕所箋。列爲一表。自當瞭然。但有不可不辨者。則艷情自是艷情。而戀愛自是戀愛。兩性間發生不可解之關係。方謂之戀愛。若艷情不過人類廣泛好色之感情耳。此種感情。人皆有之。孟子云。食色性也。人不能離食。卽亦不能廢色。萊公忠鯁士。而有吳綾一束之歌。淵明淡蕩人。而有白璧微瑕之賦。偶然作數首艷體小詩。此乃文人結習。無足怪者。蓋情感之爲物。不能無

因而生。要假託於物而後起。雖原因未能一例。而總以託色而起者爲最強。及其既起也。而縑之如抽絲。上九天。下九淵。不特他人無從指一人以實之。卽自己亦且無從指一人以實之。下等動物。感情單簡。往往注重於一物一事。諺所謂單相思者也。若人格愈高。則感情愈複雜。抑且愈普遍。惟其複雜普遍。始無時間空間之隔。而能使異時異地同情感之人讀之。詠歎淫液。恍然如我所欲言。此香奩無題之詩。所以流布於世也。偷實指爲戀愛。則直是其人一篇犯姦口供耳。於讀者有何干涉。吾人斷無對於法庭上姦夫姦婦之供詞發生美感者。則其作品雖謂全無價值可也。曩見梁任公先生有楚詞研究一文。謂屈原係戀愛一女。說得屈原如此不濟。豈不可笑。故吾謂義山集中其女性諸詩。除柳枝數首外。但可謂之艷情。而不得實指爲戀愛。至其艷情託何而起。所指者爲誰。此惟義山個人能言之。吾人實無權爲之代答。必若強吾人代答。則亦祇有渾而言之曰艷情而已。雖然。詩無達詁。古有明訓。馮孟亨詳注中有一例曰。文有一定之解。詩多博通之趣。茲編也。我自用法耳。若前輩之精研。同時之濬發。各有會悟。不妨異同。自當並行。以俟後賢審擇。此真甘苦之通論。何則。研究文學本與研究其他實學不同。研究其他實學。如謂砒霜食至某程度則人必死。此一結論。殆無一人能作翻案者。至於文學。則不然。同一詩也。此解之而通。彼解之而亦通。說得愈圓活。則文學乃愈有趣。若皆說成十成死句。更有何趣味可言。今日學界最喜以西洋術語向中國學者頭上隨手亂安。戀愛二字。在西文上固亦未嘗無汎愛廣愛意味。但若以中國

文法論則戀愛與艷情一虛一實含義實不能全同因其微有差別展轉傳播遂生誤會而古人受其冤者多矣僕有恆言各國有各國慣用之術語苟不至極端相同程度千萬不可亂用否則將來整理必加一層困難僕固非爲拙編辨謗也幸裁擇之不宜弟張爾田拜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附錄 評雪林女士李義山戀愛事蹟考

張蔭麟

李義山詩有一部分素稱隱僻舊日箋註大都以寓言遭際或隱諷時事解之雖間有微中而類多牽強近有雪林女士著「李義山戀愛事蹟考」上海北新書局出版定價三角半謂李義山與一女道士及兩宮嬪曾有舊日所謂「偷香竊玉」而雪林女士用今語稱爲「戀愛」之關係其隱僻之作卽「夫子自道」之詩謎云作者懸斷之「事蹟」多從詩中推出什九缺乏歷史的根據雖其自序中謂此不過爲一種假設而正文中處處用肯定口氣動謂已得證明蓋其想像之敏活遠超過其判斷之謹嚴也夫歷史的批評只能以作者生平之事跡解釋其作品不能據作品中之細節以推斷作者生平之事蹟蓋文學作品（除明言爲記實者外）與歷史記錄殊科其中所表現之情感所陳敘之事實不必爲作者所親歷卽所謂「自傳的」作品亦僅能予人以作者之生活或性格之「普通印象」蓋真事與幻境已經作者融和織合非有直接之史證無從知其中何部分爲作者之自傳此理之至明也設有人據紅樓夢中「歷魔法叔嫂逢五鬼」一回或「訴肺腑心迷活寶玉」一回而作曹雪芹傳讀者當無不失笑而雪林女士僅據義山「無題」「明日」「曲池」「如有」諸詩乃能知義山「與宮嬪聚首以至分手的情形層次井然」（1）夜間至窗下用琴瑟玉珂爲暗號（2）因隔院尙有文宗楊妃等不敢驚動故上下時躡足屏聲（3）進由斜門幽

會則在小閣中爲防人衝進起見，有時下鎖……」云云。此書最大之功用，蓋在使人解頤矣。雖然，雪林女士此書，不無一二獨得之見解，又當分別論之。

(一) 作者謂義山曾與華陽觀女道士宋某有交游（甚或有戀慕之情），此事實之可成立者，集中有「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詩」云：「偷桃竊藥事難兼，十二城中鎖彩蟾。應共三英同夜賞，玉樓仍是水精簾。」又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詩有「淪謫千年別帝宸，至今猶識蕊珠人」之句，可爲確證。然作者據「淪謫千年別帝宸」一語，斷定宋氏爲宮女出身。（又引聖女祠詩別論）則未免神經過敏。淪謫千年，謂宋女乃謫降人間之仙子，帝宸指天上之帝宸，故下句云至今猶識蕊珠人。蕊珠宮，天宮之名也。此贊頌女道士之詞也。若謂指其出身後宮，則何得有千年之別。出宮入道，乃由淪謫而趨於解脫，與淪謫恰恰相反。又聖女祠三詩，作者謂與女道士之戀愛事有關，而聖女祠即隱指女道士所居之華陽觀云。按此說極爲牽強，其不能成立之故有二。

(1) 義山集中屢舉女道士之姓及華陽之名，原無所忌諱，何爲忽隱藏其名，而以聖女祠代之？(2) 華陽觀在長安城永崇里，而聖女祠（五律）詩云：「杳霽逢仙跡，蒼茫滯客途。何年歸碧落，此路向皇都。」此可見義山之游聖女祠乃在其赴長安之途中，則其祠不在長安，可知也。吾意聖女祠三詩皆過其地而誌一時之感興與想像，與集中華山題王母祠一類之作品性質相同。作者謂「只是全詩豔麗芬芳，似寫兒女情懷，義山既特繞數百里的道路專誠叩謁聖女祠，不應這樣輕佻。」不知聖女祠之所在地既無可確考，義山是否「特繞數百里道路專誠叩謁」吾人實無從得知。若夫游楚澤而思夢神女，渡洛水而期遇宓妃，在舊日文人之想像中，原非過分悖理之事，又何訝於義山之輕佻哉。

碧城三首。惟第一首描寫仙界景象，語意尙可瞭然。餘二首則實「不知所謂，不敢強解」。雪林女士謂乃言女道士與義山失和而別有所愛。此解「莫見洪崖又拍肩」一句可矣。然「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兩句，則又何說？女士乃曰：「女道士之厭棄義山，或因他言語不慎，所以義山有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不知的辨護。」其想像之巧，敏實足驚人。無論按上下文，此二句絕無辨護之口氣。且義山又何以武皇之事自比，與其牽強無寧闕疑也。

(二) 作者謂 (1) 敬宗納瀟東二舞女，名飛鸞輕鳳。(2) 二人乃姊妹，姓盧。(3) 敬宗崩，鸞鳳復爲文宗(敬宗弟)所納。姊妹中之一人生子，卽蔣王儉。(4) 其後開成四年太子被讒死，上意追悔，「卽取坊工劉楚才等數人付京兆榜殺之，及禁中女倡十人，變永巷，皆誣毀太子者。」新唐書莊恪太子傳 鸞鳳卽在十人之列。義山所戀之宮嬪卽鸞鳳二人，並舉義山詩以實之。按持此

論時，雪林女士所處之地位，視舊日紅樓夢索隱家更爲困難。蓋舊日索隱家謂紅樓夢中某人影某歷史的人物，某事影某歷史的事實，雖爲幻想，惟彼等認爲紅樓夢所影之人物及事實，如高士奇及湯斌毀五通祠之類，皆於史可徵者也。而雪林女士認爲義山詩所指之事，其本身卽成問題。關於第一點，作者取證於杜陽雜編，其書本不可據。至若敬宗之納鸞鳳，蔣王儉之爲鸞或鳳所生，開成四年所殺女倡十人中之有鸞鳳在內，皆無歷史的證據。不過作者由義山詩中推想而得，蓋作者非根據歷史以解釋義山詩，乃據義山詩以建造史事也。此種建造實以下列一大前提爲基礎，謂其所引證之義山詩皆直敘歷史事實。此實無法證明者也。夫豈惟未得證明，且有反證。(1) 舊唐書文宗紀載文宗卽位所兩次放還以前所進舞女，則文宗之納鸞鳳，其事之或然性極小。(2) 雪林女士見義山詩有「新得佳人字莫愁」之句，遂謂鸞鳳姓盧。又見梁武帝河之水歌言莫愁「十六生兒

字阿侯。」遂謂義山詩中言阿侯乃指鸞或鳳之子。又以文宗除莊恪太子外只有蔣王儉，因斷定蔣王儉爲鸞或鳳所生。不知義山詩中之言阿侯並不指其爲莫愁之兒子。無題一首云：「近知名阿侯，住在小江流。腰細不勝舞，眉長惟是愁。黃金堪作屋，何不作重樓。」則阿侯實一女子之名。試問蔣王儉何得「家在小江流」何得「腰細」「眉長」而「黃金堪作屋」耶。然作者謂義山無愁果有愁，曲中「十番紅桐一齊死」之句，乃指開成四年殺禁中女倡十八人之事，則極有可能性。若十番紅桐指此十人，則謂「景陽宮井雙桐」爲指此十人中之二人，亦頗有理由。惟二人不必爲敬宗所幸之飛鸞輕鳳耳。又燕臺詩中之一「桃葉」桃根雙姊妹，其與「雙桐」亦不無蛛絲馬跡可尋。此數點之闡明，實雪林女士書中之主要貢獻。惟其餘則未免穿鑿附會耳。

培風樓詩存自序

邵祖平

余幼多疾病。志學之年。不獲以羣籍自策。日惟取唐宋以來詩人之作。諷詠而已。誦之期年。精神啟沃。體中轉佳。中間志氣之抗墜。性情之通滯。幾前後相徑庭。每自驚喜而歎曰。夫詩之所以爲詩者。效蓋至是乎。年二十。始稍稍出里閭。理行役。尋陽出入路所由。而匡廬在焉。匡廬天下之雄秀處也。其崖巒所磅礴。雲物之鬱滃。長松飛瀑。朝夕異態。嘗攀臨不能有所發。然致思所得。固已私之篋中矣。自是歷歲有作。篇什稍夥。游學金陵。吟詠尤密。竊維詩者窮達所交。倚哀樂之節。文若裘葛之於冬夏。俾人以不至大苦者也。極寒酷熱。人鮮不病。然而御裘葛者。雖病或加輕矣。極貴至賤。窮哀過樂。生死旦暮之所環伺。其危殆至不可口諭。使真知詩者遇之。吾知其或免矣。且人之生也。遊不能侶鹿豕。居不能友木石。以感焉。以觸

焉。能無戚戚于中。惘惘于外乎。戚戚者無以聲之。惘惘者無以狀之。此天之僂人。人類之大苦也。烏足貴之。綢察往昔。溫厚若三百。蘊藉若漢魏。奇放若太白。雄駭若東野。昌黎之莽蒼。次山之樸拙。玉溪之工麗。聖俞之平婉。山谷後山之精嚴。香山放翁之爽磴。其受才雖不同。其於聲其窮達哀樂之情。則一也。知其意者。且暮遇之。故一人之詞。衆賢皆備。而不爲泰。衆賢同去。而不爲約。不知其意。雖且摹其體。夕肖其聲。無益也。魯男子曰。我將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莊。子曰。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斯二語盡之矣。余受性樸昧。游惰成習。至於心知古人之意。自顧不後人。年已三十過一。未有寸成。而忽遭先君子之喪。萬緒悲涼。生人之苦。未有逾是。舊日所嗜唐宋諸家詩。舉莫予解。而三十以前所爲詩。四百餘首。隨予南北行者。僅七八年。盡刊之。則多疵累。棄去之。又良不忍。遂取而痛刪之。得二百十餘首。都爲一集。嗟乎。余方富於春秋。固當亟究羣學。通世變。以蘄益人。益己而免於棄物。志緒總總。日不暇給。又何爲有刻詩之舉。其亦存志念之起伏。備行役之蹤跡。因而防極貴。至賤窮。哀過樂之。或至而求倖免乎。則余亦不能自知矣。詩存寫定後。抵書陳散原先生求序。不十日而序來。感其言微有不類余者。因自敘其學詩原委於此。且以質散原云爾。己巳八月。祖平自識。

敦煌劫餘錄序

陳寅恪

一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

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見以來。二十餘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咸有所貢獻。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於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夫敦煌在吾國境內。所出經典。又以中文爲多。吾國敦煌學著作。較之他國。轉獨少者。固因國人治學。罕具通識。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經典。涵括至廣。散佚至衆。迄無詳備之目錄。不易檢校其內容。學者縱欲有所致力。而憑藉末由也。新會陳援庵先生垣。往歲嘗取敦煌所出摩尼教經。以考證宗教史。其書精博。世皆讀而知之矣。今復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請。就北平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八千餘軸。分別部居。稽覈同異。編爲目錄。號曰敦煌劫餘錄。誠治敦煌學者。不可缺之工具也。書既成。命寅恪序之。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其發見之佳品。不流入於異國。卽秘藏於私家。茲國有之八千餘軸。蓋當時唾棄之賸餘。精華已去。糟粕空存。則此殘篇故紙。未必實有繫於學術之輕重者。在今日之編斯錄也。不過聊以寄其憤慨之思耳。是說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請舉數例。以明之。摩尼教經之外。如入婆羅夷經所載吐蕃乞里提足贊普之詔書。姓氏錄所載貞觀時諸郡著姓等。有關於唐代史事者。佛說禪門經。馬鳴菩薩圓明論等。有關於佛教教義者。佛本行集經演義。維摩詰經菩薩品演義。八相成道變。地獄變等。有關於小說文學史者。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首羅比丘見月光童子經。

等。有關於佛教故事者。也。維摩詰經頌。唐睿宗玄宗讚文等。有關於唐代詩歌之佚文者。也。其他如佛說諸經雜緣喻。因由記中彌勒之對音。可與中亞發見之古文互證。六朝舊譯之原名。藉此推知。破昏怠法所引龍樹論。不見於日本石山寺寫本龍五樹明論中。當是舊譯別本之佚文。唐蕃翻經大德法成辛酉年。當是唐武宗會昌元年出麥與人抄錄經典。及周廣順八年道宗往西天取經。諸紙背題記等。皆有關於學術之考證者也。但此僅就寅恪所曾讀者而言。其爲數尙不及全部寫本百分之一。而世所未見之奇書佚籍。已若是之衆。儻綜合並世所存敦煌寫本。取質量二者相與互較。而平均通計之。則吾國有之八千餘軸。比於異國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讓焉。今後斯錄既出。國人獲茲憑藉。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問題。勉作敦煌學之預流。庶幾內可以不負此歷劫僅存之國寶。外有以襄進世界之學術於將來。斯則寅恪受命綴詞所不勝大願者也。

馮著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

陳寅恪

竊查此書取材謹嚴。持論精確。允宜列入清華叢書。以貢獻於學界。茲將其優點概括言之。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爲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爲當時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

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謂真了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說。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種同情之態度。最易流於穿鑿傅會之惡習。因今日所得見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僅存。或晦澀難解。非經過解釋及排比之程序。絕無哲學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聯貫綜合之搜集。及統系條理之整理。則著者有意無意之間。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境。所薰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此弊至今日之談墨學而極矣。今日之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爲之改移。幾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爲長嘆息者也。今欲求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能矯傅會之惡習。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幾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揚。爲之流布者。其理由實在於此。至於馮君之書。其所用材料。亦具通識。請略言之。以中國今日之考據學。已足辨別古書之真僞。然真僞者。不過相對問題。而最要在能審定僞材料之時代。及作者。而利用之。蓋僞材料亦有時與真材料同一可貴。如某種僞材料。若逕認爲其所依託

之時代乃作者之真產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偽時代。及作者。即據以說明此時代。及作者之思想。則變爲一真材料矣。中國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諸學等經典。皆非一時代一作者之產物。昔人籠統認爲一人一時之作。其誤固不俟論。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時之所作。而不知以縱貫之眼光。視爲一種學術之叢書。或一宗傳燈之語錄。而斷斷致辯於其橫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學之通識所致。而馮君之書。獨能於此別具特識。利用材料。此亦應爲表章者也。若推此意。而及於中國之史學。則史論者。治史者。皆認爲無關史學。而且有害者也。然史論之作者。或有意。或無意。其發爲言論之時。即已印入作者及其時代之環境背景。實無異於今日新聞紙之社論。時評。若善用之。皆有助於考史。故蘇子瞻之史論。北宋之政論也。胡致堂之史論。南宋之政論也。王船山之史論。明末之政論也。今日取諸人論史之文。與舊史互證。當日政治社會情勢。益可藉此增加了解。此所謂廢物利用。蓋不僅能供習文者之摹擬練習而已也。若更推論及於文藝批評。如紀曉嵐之批評古人詩集。輒加塗抹。詆爲不通。初怪其何以狂妄。至是後讀清高宗御製詩集。頗疑其有所爲。而發此事。固難證明。或亦間接與時代性有關。斯又利用材料之別一例也。寅恪承命審查馮君之書。謹具報告書。并附著推論之餘義於後。以求教正焉。陳寅恪謹具。十九年六月十一日。

編者按北平國立清華大學教授馮友蘭君著中國哲學史已成上古一卷。並已列入清華叢書。由神州國光社印行。不日即出版。

云。

詩錄

庚午上巳日水榭禊集分韻得花字

李景莖

改曆昧節序。及時驗風花。杏紅重三近。料量知不差。違俗存楔辰。何恤非笑加。觴詠陪羣賢。小邦慙作家。貪此林竹美。而無管絃譁。識字本不祥。被除事皆賒。緬想永和年。北伐方盛誇。蘭亭一涯水。臨文寓歎嗟。俛仰千載後。相尋多覆車。已矣佳兵人。及早歸滌瑕。

舊歷歲除感賦

葉恭綽

中。年。度。歲。如。登。山。捫。蘿。附。葛。陵。諸。巖。螺旋。箭。激。往。不。止。世。運。何。者。爲。循。環。人。生。有。涯。智。復。限。羊。腸。節。節。窮。躋。攀。耽。留。火。宅。久。游。戲。貪。曠。執。着。疇。能。刪。譬。如。昆。岡。玉。化。石。女。媧。百。鍊。翻。成。頑。吾。生。秉。質。本。寧。澹。吐。棄。煩。濁。除。清。孱。廿。年。束。縛。兼。蹉。跎。正。似。冷。蕊。纏。榛。菅。昨。非。今。是。敢。自。信。有。淚。空。爲。斯。民。潛。孤。絃。獨。張。竟。誰。和。飛。鷁。倦。退。宜。知。還。方。今。剝。復。際。時。會。天。行。人。事。誠。相。關。劫。灰。會。見。起。沈。陸。洪。水。或。者。淹。瀛。寰。一。身。憂。樂。豈。足。計。所。惜。萬。姓。淪。痾。瘵。灰。心。忍。事。百。無。裨。往。竊。高。厚。眞。慚。顏。盡。忠。補。過。儻。有。時。大。昭。挂。壁。嗟。難。彎。毛。錐。未。中。草。露。布。荆。布。奚。乃。誇。風。鬢。春。條。初。蘇。冰。雪。繁。斷。壑。止。水。增。潺。湲。遨。頭。久。已。斷。塵。夢。癡。願。寧。冀。回。春。慳。狂。謀。

謬算姑自詭。十駕漫馳追天閑。晨鐘告我且休矣。好袖凍手來花間。

浣花曲十二解

吳芳吉

何明禮浣花草堂志。唐冀國夫人任氏女。其母嘗禱於神祠。神授以大珠。覺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九生女。稍長。奉釋氏教甚謹。一日。有僧持衣求洗。女欣然濯之溪邊。每一漂衣。蓮花應手而出。驚異。求僧不知所在。因識其處爲百花潭。

【一】浣花女住浣花溪。溪流縈繞錦城西。白石粼粼波澹澹。如親玉骨與冰肌。

【二】本明珠兮墮塵世。自妙齡兮嫻二諦。俗論貞靜慈祥誰得知。芳心惟有佛前寄。

【三】浣溪花好艷春陽。浣女凌波明素妝。浣處清幽塵不到。浣餘佛誦吐蘭芳。

【四】有母有母終年疾。日日茶湯溪上汲。愛親敬佛禮無殊。佛法無邊孝第一。

【五】精衛銜枝可堙海。愚公命子可移山。嬰兒子節姜詩嘏。在我誠心堅未堅。

【六】古怪龍鍾何處僧。瘡疥滿肢膿滿體。手持破衲臭如餿。漫向人家祈浣洗。

【七】鄰家姊妹却遮藏。儂心自咬不嫌憐。蜀言鯉魚隊隊銜浮膩。砧杵時時覺妙香。

【八】我佛檀那梵言靡不施。我佛般若梵言誰能有。飄然應手出蓮花。斐然蓮花紛應手。

【九】一洗一朵優鉢羅。蓮花青一洗一朵鉢特摩。蓮花紅洗出朵朵芬陀利。蓮花白洗出朵朵拘某陀。蓮花

黃蓮花

【十】青紅黃白花無數。手不停。漂花不住回看雲樹遠。微茫僧與衲衣不知處。

【十一】蓮花泛泛水潭潭。一顆蓮心一佛龕。喧動鄰娃爭拾取。觸身幻化那能簪。

【十二】潭上千秋傳韻語。潭邊古渡足容與。信仰堅誠例有徵。祥靈詎獨浣花女。

按此篇格調在仿英國詩人克茨

John Keats 之無情女詩。La Belle Dame Sans Merci

見本誌第五十四期譯詩。惟彼多鬼趣。此雜

仙心所不同耳。

送培德中學第二班諸生卒業

繆鉞

國運悲。花落橫流。嗟水深。危舟期共濟。世網莫同沈。洛下治安策。隆中梁甫吟。高蹤懷二子。勗爾百年心。

貞節思元亮。清狂歎牧之。千秋空自許。四載愧人師。論學憶寒夜。含情傷路歧。勉持敦厚教。長與古人期。

春感

戊辰

覃壽堃

坐看京塵逐電車。閉門風信了春華。江魚朔雁三千路。紫蝶黃蜂五萬花。遠道蘅蕪徒有夢。勞人萋楚總無家。年年寒食清明雨。惆悵鞭絲帽影斜。

怪底西山睡未醒。春陰雨雪尙冥冥。一麾晉鄭頭應白。語見職國策百戰燕雲草不青。無賴看花過韋曲。何人破淚到江亭。羲和肯放乾坤老。忍死摩天割彗星。

初晴走馬拈花寺。小雨褰衣積水潭。橫草古今一邱貉。翳桑生死萬家蠶。詩從古壁評新體。酒藉春衣抵

宿酣忽憶吳娘歌舞地遊人誤却好江南

玉帳牙旗柳色開千絲萬縷雨花臺山頭廷尉憑驕子江左夷吾仗妙才終古燒痕留野火滔天禍水捲
蘆灰鶯飛草長愁何限未待邱遲折簡來

喋血宮牆計已非乞盟隣左願終違曾聞驛使分羹去更向空倉索米歸起陸龍爭誰罷戰圍場鹿盡忍
言肥東風冷暖變朝暮早疊春箱換舞衣

下策淘金塞漏卮奇方揮刃向瘡痍看朱成碧更生幻轉綠迴黃未有期鶉首關河天落漠旄頭星月夜
淒其桃花如雪春如水何處南枝與北枝

三年蒲柳草橋村屐齒招尋久未論出塞輪蹄窵路險登樓烽火陣雲昏出記聽來澤雁疑新鬼墮盡
風花有血痕兵滿民間同一哭苦教芳草怨王孫兵藹民間可奈何爲騷心舊句

斗大春城不作春黏天桃李困沙塵分飛冶葉鶯無主去住空梁燕自嗔如此雕欄拚獨醉祇應禪榻謝
橫陳東皇簾幕沈沈裏愁絕園丁話苦辛

感懷二首

十七年
十月

吳宓

落葉堆階綠轉丹秋陰黯黯漸催寒無根豈意情爲累有志徒傷力已殫勞喘真同牛馬走枝棲未比鷓
鷃安投身便向清池了得失盈虧等量看

剝蕉幻夢層層盡。飲鴆心情惘惘非。愁極竟無人可語。理深終使願長違。文章適性絕閒日。羅網牽身阻道機。鍛羽韜光驚老近。哀歌空自怨芳菲。

題陸丹林紅樹室時賢書畫集

陳三立

掃除聖法等秕糠。坐視傳薪國粹亡。剩有癡兒角餘技。對凝神血作光芒。

譯詩

莎士比亞招隱詞 *Shakes Peare "Under the Greenwood Tree"*

徐震堦譯

青林之下。誰與偃臥。載歌載謠。好音相和。盍來乎。盍來乎。子之居此。無有寇患。惟有風霜逼歲闌。有違勢要。負暄是樂。力田瞻身。不跛過足。盍來乎。盍來乎。子之居此。無有寇患。惟有風霜逼歲闌。

擺倫輓歌曲 *Byron "O Snatchid away in beautys bloom!"*

徐震堦譯

盛年遽摧折。焉用豐碑爲。行見薔薇花。當春吐葳蕤。風搖墓柏兮影離離。離憂甘首疾。徙倚青溪旁。積思飢亂夢。躑躅以相羊。步履驚汝兮夜臺長。

明知淚無益。死者詎聞知。持此相譬解。寧能已我悲。嗟汝勸我忘懷者。顏色顛頓兮淚痕滋。

摩雅感舊 *Thomas Moo.e "The Light of other days"*

徐震堦譯

迢迢清夜裏。轉輾不成眠。愁思牽墜夢。都到枕函邊。憶兒時。笑與啼。當年情話尙依依。橫波眼。昏如醉。昔
日芳心今已碎。迢迢清夜裏。轉輾不成眠。愁思牽墜夢。都到枕函邊。
昔我素心人。情好久要結。何言謝紛紛。翩如寒林葉。身今似步遲遲。宴罷華堂客散時。燈已燼。花已落。人
去獨留空錯莫。迢迢清夜裏。轉輾不成眠。愁思牽墜夢。都到枕函邊。



學衡雜誌社
中華書局 啟事

學衡雜誌辦理五年。已出六十期。茲因時局及種種關係。不得已由第六十一期起。暫改為兩月一期。年出六期。他日仍望恢復原狀。今茲期數雖減。內容當益求精美。藉酬愛讀諸君之雅意。

改定價目表
(郵費在內)
國內及日本 每期三角
全年(六期) 一元八角
歐美各國 每期四角半
全年(六期) 二元七角

民國二十年三月出版

學衡

不 准 轉 載

編輯者 吳 學衡
發行者 北平清華園郵局轉交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

價 費須先惠

誌 費		冊 數	冊
(內 在 費 郵)			
日本	三	角	全年六冊
歐美各國	四	角半	二元七角

廣 告		特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普通	普通				
一面	二十元	四十元	一百十元	二百元	三百八十元
一面	廿六元	七十元	一百卅元	二百五十元	
半面	十一元	十五元	一元	一百九十元	
	三十元	五十五元		一百元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及論前)其餘為普通

標商冊註

